

★別來無恙·土捲來★

# 西風

卷之二十一

乘郵輪海行三十日 謝學祖

學巫三月記 林維新

橋錢 余新恩 愛因斯坦論原子彈 第一章

從重慶到加爾各答 徐世燕

美歐文化的分歧 錢文英

華盛頓芝加哥巴杜加 傅景常

我所知道的美國人 黃嘉德

## 現實的生活方式——丁瓊

安撫飛鶴前言 楚知微

「飛刀」驅霧器 郭棟材

萬國郵政大會 詹石湖

兒童救濟基金團 汪家正

中國農業政策 聶雲鶴

理想的城鄉和鄉村 顧啓源

通訊錄 蔡元培

流犯餘生記 黃嘉音

人生社會

正造牌雨衣

雨衣  
由宇牌  
Raincoat

2  
0.5  
153.0



總行·上海漢口路二二〇號 電話：一五二三二

# 中南

## 營業項目

存款 放款  
押款 匯兌  
各種 儲蓄  
各種 信託

# 銀行

本埠支行

八仙橋

靜安寺

福煦路

## ★第十三期要目★

★歡迎定閱

每戶先付一千

元，九折優待

報助

導你

明腦

通知續定，購

文頭

進清

通知續定，購

費包裝費照算

九折優待。

黃嘉音主編

新型半月刊



- ★封面畫：原子炸彈的威脅（蔡振華作）
- ★星座：大世界的小事業（光社）
- ★燈塔：促進未來中美邦交（黃嘉音）孫總理有子（胡悲）想
- 到榮譽軍人（唐牧）

- ★望遠鏡：我在美國飯店做工（惠苓）訪印第安村（朱維衡）明腦。欲將用醫即
- ★顯微鏡：抗戰八年的司令台（梅幼雲）西北樂土（艾村）天進清
- 津人要活下去（勞榮）陌生的松鎮村（金鑫）女音樂家慰勞展醒
- 空軍（孫讓）

- ★走馬燈：英美國實行投票革命（阿特里著，星聚譯）原子炸

- 彈時代（勞神）德軍尙未全部投降（劉剛）日本的命運（莫

- 名）歐洲一片噓噓聲（余範）

- ★光：藥物化學新進步（施果）科學家復員（慕鳴）人體的水

- 泥（國生）

簡潔！明快！

生動！活潑！

扼要！精闢！

- ★集光燈：感恩的憶念（李萬方）

- ★文藝評介：歐洲的反軸心作家（國元）諾蘭之家（K.H.）

- ★心理修養講座：忘憂祛病（彭國元）

- ★讀者徵文：遙遠的憑弔（魏徵）陰暗角落的細菌（希路）

- ★人生信箱：良心上有點不安（徧徨者）只想一死了之（浪

江）

★歡迎批發

上 海 亞 爾 培 路 二 弄 十 三 二 半 刊 社

# 西風創刊九週紀念現金萬元懸賞徵文啟事

西風在重慶出版了十五期，適值西風創刊九週紀念，我們特發起創刊九週萬元懸賞徵文，收到各方面的稿件已有百餘封，原定於卅五年一月揭曉。想不到抗戰正好在這時勝利地結束了，我們匆匆由渝遷滬出版。不料為了交通困難的關係，許多地區還都不能通寄書刊。我們為想使收復區的廣大西風讀者，也有參加這次徵文的機會，特把辦法略為改變，並把獎金酌量提高，把徵文的截止期改遲幾個月。我們希望到那時候，全國郵路都能暢通，各地讀者很快地可以看到徵文結果的發表。徵文的題目和辦法如下：

## (一) 題目：

### 「抗戰中國的一個故事」

凡是與抗戰時期有關的事實，不論是個人的，家庭的，機關的，團體的，以至國家的，祇要能够反映中國的抗戰，或抗戰時期中國生活的一部份者，都歡迎寫出。如前線將士堅苦作戰的實況，敵人的殘暴野蠻，傀儡媚敵的醜態，逃難的苦況與險遇，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魚肉人民，教育家，文化界鬥士與公務人員的艱苦生活，奸商的囤積居奇興風作浪，以及農工商學各界各種職業部門的生活情形，都可以選為材料。題目可以自由選定，題材必須以事實為根據，內容要翔實動人，要寫得使讀者讀過以後會頭腦更為清醒。總之，要製成一份對讀者有益的，衛生的，可口的，營養豐富的精神糧食。

## (二) 字數：限五千字以內。

## (三) 期限：自即日起至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三十日止，

外埠以郵戳為憑。

## (四) 資格：西風讀者，均有應徵資格。

(五) 手續：來稿請用有格稿紙單面繕寫清楚，並於稿端註明作者姓名地址職業年齡，來稿寄『上海亞爾培路二三二弄十八號西風九週徵文編輯部』。稿件請自留底稿，不論錄取與否，不論附郵與否，概不退還。

(六) 獎金：第一名獎金一萬元，第二名獎金八千元，第三名獎金六千元，並各贈西風全年一份。第四名至第十名按每字一元致贈稿費，並各贈西風半年一份。其餘錄取文字，概奉稿費每千字至少八百元。

(七) 揭曉：徵文結果當在西風第八十七期即三十五年六月號中發表，並將得獎及錄取文字分別刊登西風月刊中。得獎及錄取者當另函通知。

本公司營業種類

進口部經理項目

各式冷熱氣設備

建築材料及房屋

各種五金及油漆

農業用各種機械

汽車五金及橡胎

船舶建造兼修理

印刷製袋製盒機

最新蛋白質衣料

無線電機及零件

電器及冷氣工具

汽油及柴油引擎

採辦印遜之棉花

出口部代理項目

棉花廢花及回絲

豬腸羊腸及牛腸

各種竹木藝術器

珠寶翡翠及手飾

毛皮成皮及羽毛

國藥原料及成品

地產部經營項目

房地產買賣經租

房屋設計及估計

內部修理及裝飾

各界問訊及指教

本公司極表歡迎



司 公 恩 三

SUN WAY & CO.  
93 CANTON ROAD. TELEPHONE 13131

# 西風月刊第十八二期目錄

編者的話

(三六六)

專篇 · 通訊

乘運輸艦海行三十日

張學祖

赴美實習人員旅途生活

(三六七)

橋鎮

英國一個富有詩意的村落

(三七二)

從重慶到加爾各答

徐世燾

華盛頓·芝加哥·巴杜加

(三七八)

抵美印象

傅景常

學巫三月記

(三八〇)

河內二十日

林維新

我怎樣學習馬來文

(三八三)

做畫家的衝動(卡呂)

(三九三)

西風特稿

丁 璞

現實的生活方式

(三九四)

站在心理衛生的立場說話

(三九五)

新放射黴菌素之發現

曾君翰

比盤尼西林更新的藥品

(四一二)

醫學 · 生理

號

安排飛箭射銀蟾  
到月宮去

陸知徵

造物的奇蹟——蜘蛛

彭國元

(三八六) 生物造出來的用途最多的東西——(四一六)

(四一七)

家庭樂隊(卡呂)——(四二〇)

思想 · 文化

愛因斯坦論原子彈

勞神

一個大科學家對人類的警告

(三九九)

美歐文化分歧

(四〇三)

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

(四〇八)

冷眼 · 旁觀

我所知道的美國人

黃嘉德

美國民意測驗十年經驗談

(四一八)

科學 · 自然

月

年

中

國

民

三

五

十

月

號

# 西風月刊第十八二期 目錄

怎樣克服疲乏

消滅人類的痛苦

何凱

吸引力(卡呑)

(四四九)

長篇連載

心理·修養

情緒週期

精神煥發與無精打彩

蕭莎

流犯餘生記(四)

黃嘉音

驚險鉅著

(四五〇)

不要等待明天

韶光易逝

藍萍心

從練習生到編輯

不顯

(四三九)

應付患難要訣

十條法則

梁少剛

兩枝筆的生涯

聾公

(四三四)

軍備·戰爭

「飛刀」驅霧器

撥雲霧而見天日

郭棟材

兩情但依依

海心

(四三六)

社會·暴露

兒童救濟基金團

救濟和教育的工作

汪家正

不白之冤的痛苦

(四六四)

奇特的心病

怡人家直望我

吳銘偉

(四六五)

公務人員生活苦

捉襟見肘的生活

倪定中

(四六七)

理想的城市和鄉村

促進人類居住的幸福

顧啓源

我每天走向光明

李青

跳出火坑者的話

(四六八)

上 海 西 風 月 刊 社 出 版 發 行

603439

# 編者的話

去年我國有一些專門技術人才由政府派往美國實習。

他們啓程之後，曾陸續把旅途情況寫成通訊寄給本刊。本期發表乘運輪船海行三十日，從重慶到加爾各答，和華盛頓、芝加哥、巴杜加等，就是他們供給西風讀者的一些臥遊材料。余新恩醫師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曾為本刊經常撰寫專篇，甚得讀者歡迎。年來因為環境關係，擱筆已久。茲應編者之請，繼續寫稿。本期橋鎮一文介紹英國一個富有詩意的村落，令人神往。月來南洋各地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本期特選登馬來及安南通訊各一篇，以鑿開心南洋情況之讀者。

丁瓊先生的心理特稿現實的生活方式由心理衛生的觀點上分析一些特殊的心理現象，議論透闢，值得一讀。

在思想文化欄中，大科學家愛因斯坦討論原子彈對於世界前途的影響。這是原子時代的人類所不可不注意的問題。美歐文化的分歧暢論美國人的樂觀主義和歐洲人的悲觀主義，是一篇研究民族性和風土人情的佳作。

安排飛箭射銀蟾敘述人類怎樣在努力企圖解決地球和月球的交通問題。在科學家的不斷研究和實驗之下，月宮旅行終究會由夢想而變成事實的。

現代醫學進步，一日千里，現在繼盤尼西林之後，又有『新放射微菌素』之發見。科學家對病魔的鬥爭日益劇烈，人類的健康和生命也日有保障了。

『情緒週期』是心理學和生理學最近的發見。這種知識對於人類是很有利益的，因為我們可以安排我們的日常生活，去適應這種潮汐般的情緒起伏，使我們的工作更有效成績，生活更加美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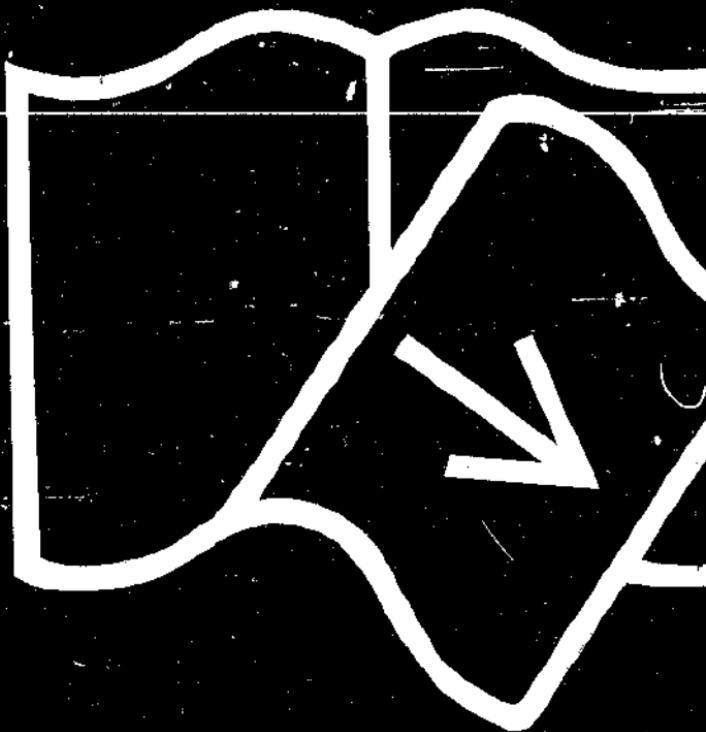
『飛刀』驅霧器是二次大戰期間航空上的重要發明。這種新設備使安全的飛行更獲得一層保障，真是航空界的佳音。

兒童救濟基金團介紹歐洲在兒童救濟方面的一些新設施。我們希望各國人士對於兒童的福利能夠更加關懷，努力增進，替下一代的人類打定一個堅固的生存基礎。

本刊去年在重慶曾以『抗戰中國的一個故事』為題，舉行創刊九週紀念徵文，已經收到了不少應徵稿件。徵文結果原定卅五年一月揭曉。茲因勝利來臨，本刊將提前出版，為使收復區的讀者也有應徵機會起見，特將征稿日期長至卅五年四月三十日。（詳情見本期目錄前啓）

讀者踴躍賜稿，是幸。





原件短缺

祇要身體舒適，和在靜海和靠岸的時候，我才多看海和沿岸的風景，不要以爲海上全是成堆的浪花。有時，海面異樣的平靜，海水是無比的深藍，一如寧靜的湖泊，微風吹起一陣陣的無垠的波紋，強烈的日光在海面反射出一片金黃，使你不能睜開眼睛；可是陰天的太陽照在海上，恰如褪了色的花藍布發出那不愉快的紫色。

在印度洋常常可以看見三三兩兩的飛魚在海面滑翔，牠們並不是愛飛，實在也是爲了避免海中的敵人，這是熱帶特有的魚類，鯨魚也有，不時露出一條脊樑，噴出粗壯的水柱，這是牠們在做呼吸呢！沿途都可看見跳出海面的海豚（Porpoise）然而都不及在大西洋所見成羣結隊的翻來覆去那樣好看。最大胆的鱉魚，我看見牠就在船旁漫游。

(三) 警報與緊張 印度洋當然還是危險區域，所以一直都有一艘軍艦護航，每夜，甲板上實行燈火管制，並且會舉行乘船演習兩次。演習時，先由船中各處擴音器發出警報，命令各人就地不動，其次命令各人速返船房，配帶水壺（水壺應當常是裝滿淡水帶在身邊的），最後命令出船，分集各船房的乘船站準備下海。演習時各砲位也是演習。

一天，各人都找到了他的安樂窩，忽然警報大作，水手們都用最敏捷的脚步跑向各人的崗位，褪下砲衣，大家

不知道將要發生一件什麼不幸的災禍，船上斷絕通行，各人從頭到尾都不知道原因，祇是摸着救生帶，面面相覷，後來，從一個船口拖出一包行李袋，這是一位Q.I.的，上面燒了一個大洞，還在冒烟。這才知道是火警。

進紅海的第一天，警報又忽發，船也向後急轉。後來知道是有人落水，全船緊張的情勢才緩和下來。從發警報到放下救生船把人救起，前後共計十七分鐘，當事人又是一個Q.I.，由於他打瞌睡不經意的結果。

(四) 紅海中的海葬 進紅海的前一天適逢星期日，甲板上舉行禮拜。當時全船停止吸煙和一切其他遊戲，隨艦牧師以紅海爲題，因爲紅海地臨基督教發源聖地，並講述當年摩西領導以色列人過紅海的故事，順便提及紅海之名來由有二：一說兩岸居民皮膚紅色；一說兩岸山石爲石炭石，早晚太陽斜射相印成爲紅色。

進入紅海以後，算是到了安全地區，想想應當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誰知在第二天，交通部池君，以不堪旅途勞頓竟在船中醫院去世，池君原爲中印交換生，在加爾各答會染瘧疾，船中復得貧血與心臟病。去世前一日，曾徵求同人輸血，有十餘人應徵驗血，以血型不同，僅三人合格，方擬於次晨九時輸血，而池君已於該日侵晨二時許逝世。嗚呼！池君，赴美未成，而竟爲國犧牲矣！

當日上午十時半在船尾舉行海葬，全體中國乘客，船長及艦中各高級長官與一部份水手都整齊服裝參加，葬禮

於哀樂聲中開始，池君身裹白布，上覆大幅國旗，由池君親近友人抬入，宣讀祭文後，以中英文報告生平，隨由同船美人致哀辭，最後由隨艦牧師祝福，另由水手鳴號，同時將屍體傾斜入海，船繞池君一週，儀式莊嚴隆重而淒涼，在每個容貌嚴肅者的心靈上從此印上了沉重的一頁。

**(五) 蘇彝士到直布羅陀** 到了蘇彝士，已經是下午，船作片刻的停留，辦些必要的手續。甲板上站滿了人，誰不想看看這有名的運河，請來的領港說我們是這次大戰以來經過運河的第一艘美國 CG (Coast-guard) 運輸艦，也是第二艘海軍運輸艦。

運河，河面很窄，僅能容大船一艘通過，河道是那麼修直，船行極慢，途經湖泊三個，其中一個是世界有名的苦水湖，運河北端為塞得港，港口立有開墾者的銅像，右手指向運河，不知道在炫耀自己那當年的堅定的毅力呢，還是表示歡迎船隻的通過？船在此，作第三次停留，飽飲淡水和汽油。

船停留中，不少埃及小販駕着小船到我們船旁來招攬生意，可恨我們不能下船，他們也不能上來，大家用繩索拉來拉去，也是別開生面的生意。印度的盧比和美金他們都用。當然他們希望能夠儘量多敲美金，手織品當然趕不上國內的湘繡。然而富有特殊人物色彩的情調，大家不願放棄機會爭相購買，我也買得一條大花樟布，花了十五元。

美金，另外換得了兩個埃及錢和一張義大利的五 Lire 紙幣，有的竟把一張掉布索價五十元美金，烏鵲之黑，天下一般。

進入地中海以後，希望能在歐洲海岸有個短時停留，最少可以領略到一點歐洲風光，誰知船一直都靠着非洲航行，看見的總是一些荒山。回憶盟軍北非大捷以前，地中海該是如何一番景象，如今，身臨其地，却是風平浪靜，幾隻海鷗在這裏，那裏出沒海波而已。

水面的平靜，並不能保障水面以下的安全，所以船的兩側都放下了像小飛機似的掃雷器，全船震震作響，更是增加了船中的嘈雜。

船經直布羅陀，這裏停泊的船隻似乎不及塞得港來得多，然而氣勢的雄偉確遠駕乎塞得港之上，直布羅陀港突出於地中海北面，一面為峭壁，一面為斜坡，雖僅佔地兩平方英里，却是個天然港口，不像塞得港全屬平地，祇得以人力的修築。

**(六) 大西洋岸** 經過了熱帶，現在我們是在大西洋的溫帶中航行，天氣漸漸轉涼，赤膊，短褲已不多見，為了增加乘客的健康，每晨還得分批在船頭舉行早操，船中發起對奕和橋牌比賽。下棋沒有中國人參加。而參加橋牌比賽的却相當踴躍，中美參加的共有廿多對，初賽結果以交通部二位得分最高，在決賽中我們也得到了亞軍和殿軍。

抵美的前三天，船中發表將於六月廿二日下午抵弗吉利亞諾福克(Norfolk)軍港的消息。規定限於當晚分批全部上岸，以傷兵婦女在先，全部行李都須自己攜帶（婦女例外），不需物品預先自行棄之入海。得到即將抵岸的消息，誰不增加幾分興奮，爲了減輕行李的重量，在開了底艙提取行李以後，每人送入大西洋的禮物不在少數。

抵美前兩天，適逢艦長完成週遊世界一周紀念日，船中舉行化裝遊行，和特別的慶祝會，一人身扮麥哲倫，接受艦長爲麥哲倫榮譽之子(Glorious and Illustrious Son of Magellan)其他乘客有環遊世界一週之艱苦旅程者，另由艦長發給麥哲倫榮譽之子的證明書一張，但必須能講述環遊中一個艱苦離奇故事。慶祝會中有同仁彈奏秦代古琴，盟友驚讚不已。六月廿二日下午六時抵埠，我們於軍樂聲中離開加爾各答，復於軍樂聲中抵達大西洋岸。抵岸時已有三部（農林、交通、經濟）代表各二人來接，卅日的勞頓於熱烈的握手中化爲烏有。（卅四年六月廿四日於華府）

## 人生

金石

人生像條美麗的紓曲的小弄，兩端有着燦爛的花朵，美麗的蝴蝶，誘人的果子；我們來不及要到弄口去，以爲那邊將更爲美麗。但是當我們一路前進，漸漸兒樹木枯萎了，花兒凋謝了，蝴蝶跌落了，果子不見了。當我們到達時，原來是一片荒涼的沙漠。——  
J. M. Keyner



★英國一個雅靜美麗，富有詩意的村落。

## 橋

## 鎮

余新恩

### ——留歐印象之廿七——

橋鎮（Old Jordon）是在英國本州，離着倫敦不很遠，極雅靜美麗，富有詩意的一個村落。居民不很多，但都過着一種幽逸的生活。英國大詩豪約翰米爾頓（John Milton）和英國桂格會（Quaker）著名教徒也即是美國本薛凡尼亞州的創始人威廉·皮（William Penn）的故居，也都在此；至今遺址猶存，令人見而起敬。

這位老太太向人捐到一筆款子，在倫敦適中的地方，租下一幢房子，為這團體的會址。每星期日的下午聚會一次，大家唱唱歌，並請人演講，以後就是茶點談天。在平時，她就用來為幾個中國學生補習英文，但完全是盡義務的。這團體也是任人參加，中國人當中，以研究生居多，英國人當中，都是會到過中國的。

我每在星期日的下午，若沒有旁的約會，總願意去參加這個團體。星期日在倫敦，實在是與平日迥然不同。除在一個春季，我們有一個團體，特擇了這個雅靜所在，在去作數日的聚會，一方面也是去遊憩。這團體成立在倫敦，已有悠久的歷史，由一位曾在中國服務數十年的某英國醫生的太太發起，並自任主持之責。她和她的丈夫皆已白髮蒼蒼，年逾七十，但精神健旺，熱心非凡；尤愛好中國人，因他們早年就來到中國辦醫院和學校，現在告老回國，但不能忘懷中國，因已不啻視為他們的第二故鄉。

了一些點心舖之外，店舖都關着門。記得有一次，我將由南區搬到北區去住，在南區租屋，總是連飯包在內的，但在北區，普通都只單租屋而不包飯。在我所居附近，有個地道車站，即在站旁有一家中等大小的飲食店。我是星期日那天搬的家，房東既不包飯，本預備去這家飯店去進食。誰料到儘遇了一個閉門羹；平日營業，星期日却要閉門休息。再說電影院吧，到了星期日，不但不加演場數，反較平日減少場數，第一場也往往要在五時以後。所以像倫敦雖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一到星期日，反像是個小城那樣安靜，一切趨於停頓狀態。

在倫敦若沒有朋友，那麼星期日將是最寂寞而不容易過的一天。若擇星期日去買東西或逛公司，那也祇得吃閉門羹。不過這種閉門羹，有時倒是值得一吃。有位朋友說得很實在：你要是向他置得那般美麗動人的店窗去一看，幾乎沒有一件東西不想去買的。所以最好是在晚上或是星期日去光顧這些店舖，那麼你就是口袋裏有錢，也無法買到。結果預備明天一定去買，於是記好了店名和地址。到了明天，不是爲了事忙，沒有工夫去買，就是完全忘掉；即使真的跑到這店舖去，第二次的欣賞或會不及第一次那般的興奮，結果也往往就不買了，這倒是最經濟而又能滿足慾望的至上辦法。

英國人過星期日，除了約會或去郊外公園游玩外，也有人喜歡在家裏，尤其在冬天，圍爐看書。爐前取暖也

是件樂事，尤其生的是壁爐，看着那火光，也有點如看落日晚霞的意味。但是今日文化的進步，許多東西都改變了，於是電爐就替代了壁爐而盛行了，因既省事，而又迅速清潔。但是人工到底是不及自然的有樂趣。電爐雖可生熱氣，但不能有壁爐的火光看來變化無窮，那樣的另有意味。因此，現在倫敦的電爐，都另外還裝置了一堆假煤石在前面，一陣一陣的紅光轉流不息，儼然像生着壁爐，格外的覺得暖和舒適。無論如何，這也是一種英國人愛好的星期日的生活。

留在異鄉，如果每星期日這樣安靜的過去，不免會感到生活枯燥而無聊。這裏就有朋友的好處。如上述的團體，充滿着和悅故鄉的情緒，却能得到不少快慰。

星期日在人家包飯所吃的，也與平日不同。平時晚上進餐比較豐盛，但在星期日的晚間却是非常簡單，也就只有冷食。原因是房東或傭人在星期日下午，也要休息或出外遊玩，就沒有工夫來預備盛餐；所以星期日，吃的，玩的，反不及平時來得豐富方便。

這次我們擇了這季節，在橋鎮作數日的歡聚，是很有意義的，因可將平日忙碌緊張的心情，予以適當的調劑，裨益殊大。

我們在一家旅邸住下，房間精巧雅緻；另有一間室，佈置有鋼琴和沙發椅，生着壁爐，特爲我們聚會用的。橋鎮是著名的桂格會教徒威廉卡的故居，所以居民中有許多

該會的教徒，就是這所旅邸也屬於他們。早餐的時候，旅客咸圍着一個長桌進餐；惟在食前，先由該旅邸的女主管人念一段聖經，並不作禱告。

其中一天是星期日，在所居附近有一所教堂，也就是桂格會的教堂，我們就進去坐着。這是我第一次進桂格會教堂。人們漸漸的來了，坐滿了；與其他教會不同的是沒有甚麼儀式——沒有牧師，沒有禮拜秩序。大家靜靜的坐着，鴉雀無聲。祇要誰隨時受到了聖靈的感動，就可以立起講道，或做禱告。那天果然有好幾個人起立這樣做，並有人代中國求福。

步出禮拜堂，是一片草地，種植着許多花草樹木。威廉下的墳墓就在其中，但很簡單。許多有關紀念他的物品，聽說都已由美國運回英國來了。

在橋鎮另一角落，是英國大詩豪約翰米爾頓（一六〇八—一六七四年）的故居 Milton Cottage。室內佈置一切如舊。內有一個女管理員招待遊客，並收門票。室中陳列着米爾頓的手冊，寫成的不少名詩。女主管員如背書般的述說米爾頓的生平以及他平日起居生活的情況，一如既往者然。她並指着一本名詩道：『當年米爾頓的詩，五百鎊都沒有人問津，但是今日，五百鎊，五千鎊，再大些錢，不愁無人要呢！』

有一間室裏，陳列着米爾頓生前所用烤豬肉排的鐵鉤，水壺，廚房用具等等。一切在當時很平凡，現在都價

值千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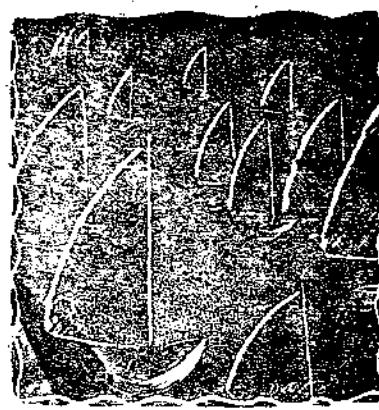
在離詩人住宅返旅邸途中，看到一塊引人注目的木牌，寫着『世界玩具園』字樣。我們的好奇心促使我們進去看。打鈴半響沒有人開門，終於出來一個老婦，看見我們這大批人馬，慌了手腳，不愁沒有一筆意外的進款，却愁地方狹小，不能全體容納。原來只是一間小屋，裏面放了近十個玻璃櫃，櫃內放置了一般國家的玩具小模型。收藏方面與它豪稱『世界』的範圍遠不相符，根本中國的就很少，許多國家裏常見的都付缺如。室內只能容數人而已，而且轉身不得。這也就是世人自大的通病，往往一點地方，就給它起個很大的名字；好像一小間工作室用兩個工人，就自稱為工廠，那麼有數千工人的，將怎樣來稱呼呢？

橋鎮是桂格會的大本營。桂格會的教徒是反對戰爭的，但是各處都在戰爭。就好像英國有一種反對以動物作試驗的團體，街頭的廣告板上有很顯著的宣傳，但為謀科學的進步，這種試驗是不能廢除的。無論何者為對，在相互權衡上，只有一條路走，二者却不能兼顧。

橋鎮除了這些算為名勝外，其他就是青草樹木，美不勝收。英國有着不少像橋鎮這種地方，交通又極方便，火車汽車均可直達；在老年人是個安度晚年的勝地，在年青人，也是假期調劑生活的適宜所在。一些人們能享受到健康和高壽，可說是這種地方的厚賜。此行的確是不虛的。

由重慶到加爾各答原有直達的客機，我們這批去美的實習員因為人數較多，在重慶搭機不易，乃決定先到宜賓，搭乘美軍的運輸機飛印，宜賓距長江上游九九〇里，因之代替了過去的順流到上海搭船，我們這次却是溯江而上，走着個相反的方向，舟行四日，也算是長征的前奏。

由考試到啓程經過了半年多的準備，我們終於在卅四年六月廿五日踏上征途，帶着顆興奮的心辭別了親友，於五時許驅車抵太平門碼頭。載我們去的招商局江濟專輪，向江北野貓溪，這次江濟輪的船位全由出國實習人員包下，各人的船位等第由代表抽籤決定，川江的淺水輪船位不多，因之我和多數人員一樣抽到的是『話統』，就是在船上任何個空的角落裏自己想法去找地方安身。這天我們因為到得稍遲，較好的地位多已為捷足者先佔，找了許久，



★由重慶來加爾各答九小時的飛機航

程，我們却走了廿多天，可是旅途充滿愉快，又增多了不少新的見識。

## 從重慶到加爾各答 徐世馨

### ——一個中國工程師的旅美通訊之一

才在船尾覓得一席地。日裏半天烤着太陽，而風逆向的時

候，煙囪裏吹來的煤灰又吹得你滿頭滿腦。但晚上沒有『飛機』和『坦克車』的進攻，比睡在船艙裏安逸。船上的伙食四日收費四千八，可是質量均差，每餐只得半飽。

船本定廿六日晨離重慶，可是臨時發現鍋爐漏水，趕修之後廿六日午後二時方啓程。汽笛長鳴，船終於開了，我們倚欄眺望，望龍門過去了，儲奇門過去了，珊瑚壩過去了，這戰時的陪都終於慢慢地消逝在我們的眼前。對這逗留了也不算短的重慶雖然沒有什麼留戀，可是以後或許沒有機會舊地重臨，因之臨別不免感到些悽愴，我默默地觀禮這抗戰的中心地繼續壯大，永遠向前邁進！

川江輪船早行晚停，我們這次因為搭的是專輪，所以沿岸名埠均不停留，只在天黑後拋錨。第一晚泊巴縣之漁

洞深，第二晚泊永川縣屬之松溉鎮，第三晚泊瀘縣。廿九晚可抵宜賓，因到達時間已晚，將在船上留宿一宵，故在船上共爲四日五晚。因爲沒有其他搭客，船上秩序尙佳，我多半時間在眺望兩岸風景，尙不感寂寞。將離開祖國，對祖國的一切似乎甚麼都倍感親切，何況這錦繡山河又確然使人留戀呢。祖國的山河是可愛的，可是人爲的方面却顯得落後，因之到今日河山破碎，受盡了人家的欺侮，戰後我們必須建設起來和他人抗衡，願我們今日艱苦的跋涉，都能學到些真實本領，俾回國後完成這重大的使命。

岷江和金沙江的江水向下流，會合成了長江，在這三江的會合點，聳立着宜賓城，古稱敍府。江濟輪逆水而上，好像老牛拖破車，顯得吃力非凡。三天過去了，到第四天的下午，才看到宜賓的影子。電廠，機器廠，電器廠，造紙廠都過去了，宜賓城在夕陽照映下歡迎着我們。七時船泊碼頭。

宜賓為川南大縣，商業甚盛，自電廠完成後，來此設廠者亦不少。市街建築因未經轟炸破壞，頗嫌古舊，不及瀘縣之充滿朝氣，人云有破壞然後有建設，實含至理。登岸後先到電瓷廠辦事處會屬三廠，經人事處通知已籌備膳宿招待，惜在此僅過一夜，未免有負盛意。宜賓特產有草蓆，蠶油，燻肉，糟蛋等。草蓆不如浙產，蠶油燻肉未嚐，糟蛋則一般酒味殊不合胃口。巡遊一週乃返船就宿。

肆林立，惜以時間關係未能暢遊。瀘縣特產有酒，桂圓，紙傘等物，而尤以麴酒爲最著，過此而不吃酒大有不算來到過瀘州之概，我雖不嗜酒，爲了應景也喝了一杯，可借門外漢，對個中滋味仍不能領會。合江產荔枝，在此也嘗到，味甜含水份亦多，但終不及產者爲佳。川中瓜果種類繁多而上品甚少，此又一例。此外並購紙傘一把，上繪天女散花圖案，頗富東方色彩，預備把它帶出去。瀘縣一般物價均較重慶爲高，居重慶的人常對物價管制效果懷疑，可是到了外縣一比，可知重慶的管制還是比較最有成績的。

飛，第一架第二架相繼起飛了，第三架於五時許到達。中航公司甚為客氣，每機只搭廿七八人，行李重量也沒有限制，我人和行李共重七十公斤。護照經特檢所檢查，乃排隊登機。中航公司航行此線者均為道格拉斯廠雙引擎運輸機，載重三噸，內部僅帆布櫈一列，可坐五六人，其餘均坐在行李上。宜賓到汀江約需飛行四小時，可是我們這一架據說是迷失了路，飛到了雲南驛機場，加了油再繼續上路，共走了五小時三刻鐘，直到晚上十一時一刻才到達汀江機場。而後我們飛的第四架機却早已到了一小時，說者

謂沒有坐過飛機，這次讓你們過過癮。可是高空的滋味並

不好受，飛機的昇降有些像在電梯裏的感覺，顧鑑倒還好，可就是冷得難過，我上機時預備了外衣絨線背心和毯子，儘穿上了還覺得冷。在機場出了不少汗，一到上空就結成冰，四週都是陰冰冰的冷得難挨。在航程的前半段還有興緻向外瞭望，到了後一半可就在糊裏糊塗中過去，有幾隻飛機，機師在啓行前就告訴我們，把身體擦乾，換上乾的衣服就好得多。到了機場，飛機下降，溫度又上升，一下子好像由冬天到了夏天。因氣溫之驟然變更，有些覺得頭痛，下了機不久也就好了。同機廿八人，除了三位女士外，其他都只有冷的感覺，似乎沒有什麼人嘔吐。據云裝載兵士每機須搭六十人，因之現在坐廿八人很是空敞，這在航空公司當然認為是特別優待，可是人多了或許可以反暖和些。一一〇號機機師是外國人，副機師和無線電員都是中國人，他們自汀江到了宣賓只下機進了頓簡單的午餐，而飛機所裝的貨也在這時卸下，等午餐一畢又跨上機座回汀江了。靠了這批勇敢的工作者，軍火汽油器材就不斷的飛過了喜馬拉雅山，接濟中國。今日雖然史迪威公路已開，可是空運的噸位還是佔了大部。在雲南驛加油的時候，我們曾和副機師談了一會，據云該線氣候以冬季為最惡劣，有一次中航機在廿四小時內失蹤三架。那天飛行的高度據云最高時會達一萬六千餘呎，怪不得這般寒冷。一時汀江機場在望，在探照燈照射下安然降落，我們是踏

出國門了。

汀江是一個隨機場而勃興的地方，平常居民和商店甚少。機場面積甚大，飛機昇降通宵不停。引擎的怒吼，吉普車的來往，探照燈，車燈和飛機上燈光交織着一幅緊張的圖畫。在這裏才使人覺得戰時的火藥味了。下機時有交通部代表徐夢笏來接，指點各項應辦手續，方便不少。

這次F.E.A. (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出去的沿途有人照顧，確是比去留學的便利得多。在航空公司進了一頓簡單的自助餐，乃往登記護照，海關檢查也很客氣，只是登記了所帶銀錢數目及筆錄等貴重物品，書籍圖表綑在一扎，第二天送回，其他連翻都沒有翻。這一半當然F.E.A.出去的比較還受他們尊重，一半也是過去到的五六百人還沒有什麼違禁的物品發現，人數一多也懶得查了。查舉行李又至登記局領取入境證，在這一連串的手續中，都由徐君陪同辦理，我們這一批已是這天的第四批，等一切辦完已是四點多，他送我們坐上了車才回去，真是盛意可感。這天海關和登記局都因我們延長了工作時間，通宵辦公，手續雖麻煩，可是到處很客氣，他們認為這一切服務都是應盡的責任，和國內一般的冷面孔，自以為大權在握，什麼事都得求他，真不知相去幾何。

軍車送我們到了營地，公路平坦，車駛行甚速，三十英里一小時即達，而東方已呈微明。連日在船上只睡了幾小時，該睜又徹夜未眠，雖然疲倦不堪，可是這種旅行的

機會確亦不易多得，現在我們是睡在帳幕中過着軍營生活。

到了國外第一個印象，就是別人都確實地做到了軍人第一，可是我們的衛國健兒却連飯都吃不飽，這實在是一件使我們自感慚愧的事。美國對在海外服役的兵士飲食和起居的供應真可以說是做到十全十美，只就和我們同車的休假美軍，他們沿途所受到的招待來談一下。說來慚愧，我們因為掛的是他們專車，全時路局在我們車廂外面寫了 Chinese Cadets，致使我們這批平民靠了一身制服沿途沾了不少的光。

美國的兵士經過了相當時間的服役，就可得一個短時間的休假，由政府供給旅費，使你可利用這時間回家團聚，或者到你想去的地方儘興暢玩一下，等假期一滿又歸營服務，這種制度對士兵生活的調劑很有幫助，頗值得我們摹仿。這次和我們同車的美軍，多半在中印緬戰區服役，其中還有不少黑人。他們忘記了長時期在深山荒野中的沉悶單調，利用這寶貴的假期去加爾各答——這是大英帝國的第二大城，是使每個來印度的人心嚮往的地方。火車是早就接洽好的專車，等你到該換車的地方，空的列車已早停在月台裏恭候了，這軍郵專車隨車有服務官照應，並掛有 Canteen 一節，每到大站即發售糖果紙煙，價錢要比市價便宜一半多。此外沿途比較大的地方都有免費的咖啡可可和三明治，換車的地方且供給豐富的午餐，所

以你只要帶了輕便的餐具和毛毯，就用不到顧慮膳宿的問題了。沿途起卸行李的土人也是軍部長期僱用的，你只要記清他腕章的號碼，把行李交給他再到目的地去尋，毋需行的不便。到了加爾各答他們一定會受到更好的招待。等期滿回營又努力工作，以求第二次的機會，士氣得以因之提高，中國人所謂哀兵必勝，他們却是樂兵必勝了。

印度的廣大土地雖多半荒蕪，可是英國人在這裏的工業却已樹立了相當基礎，其規模是目前在我國後方的可憐工廠所不能相比的。車進入加爾各答近郊，兩傍煙囱林立，都是看上去規模相當大的工廠，利用了低廉的原料勞力，大量的英國投資，在這裏生息，同時也使這帝國殖民地日趨現代化。印度有家很大的 Tata 鋼鐵廠，有了它，印度密如蜘蛛網的鐵道網舖設起來了，到今日鐵道沿線的電桿都是用鋼管，而國內視如珍寶的洋鐵皮這裏却普遍的被應用着，連簡陋的農舍上面也蓋着洋鐵皮。我們的戰後工業建設真該急起直追才好。

印度人的地位到現在仍是很低卑，譬如沿線各處明明懸有『盟軍免費食堂』(Free Food for Allied Troops)的牌子，可是印籍兵士却不許取食的。但是那個又能說他們不是在為盟國的勝利而努力呢？亡國的人民是苦痛的，印度的自治運動在殖民地中比較上算是熱烈，可是西姆拉會議却又失敗。替前途罩上層黯光。印度的民族宗教甚為

複雜，要團結起來怕比中國還要困難。中國人自私和缺少合作精神說來痛心，這次同行的雖然都受過了高等教育，可是沿途這些劣根性仍表現無遺，吃飯的先後和啓行的程序都可引起部與部間，組與組間之爭執，到了後來，除非由美方規定，幾乎每件有先後的事，都得每次抽簽決定。說者謂缺少了個領隊，致你管不了他，他管不了你，但實際上本性不改，無論怎樣還是弄不好的，要談戰後建國，這實在是個根本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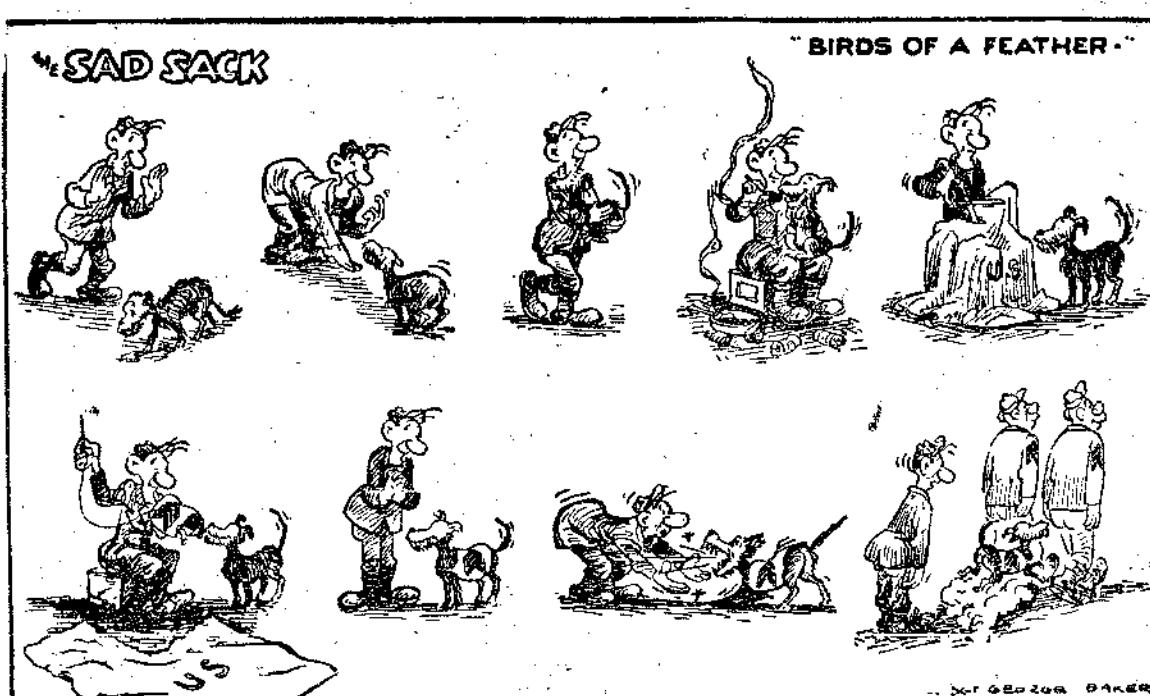
車於十七日中午駛抵加爾各答東站，美軍卡車又早在站等候。加爾各答的俏影在忽忽一瞥之下又漸漸消逝，十輪卡車在平滑的柏油路上疾駛，把我們帶來距城四十里的營地，在這裏我們又將歇一下腳，等候海船送我們到更遠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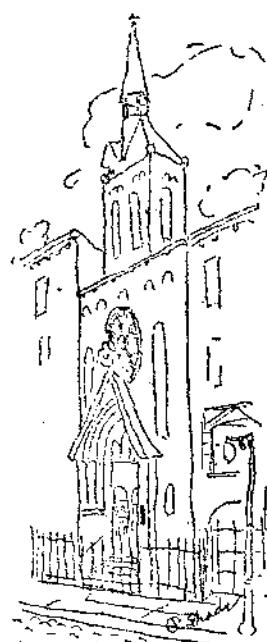
自汀江來到加爾各答中間須幾次換車，可是因為美辦事的聯繫很好，一些沒有麻煩，做了一步，第二步已替你預備好了。實在，說穿了，別人只是由認清了自己的職責，把事情當事情做，而我們却把事情看作公事，做官的非搭官架子不可，這樣工作的效率就不能相比了。

由重慶來加爾各答九小時的飛機航程，我們却走了廿天，可是旅途充滿愉快，又增多了不少新的見識，比起坐飛機一下子到了我覺得是有意思得多。陸上的旅程到此告一段落，現在是等候坐海船的滋味了。

卅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於加爾各答營地

## 階級觀念 轉載自洋客週刊





★美國人的生活，不能從電影裏看出來。  
他們那種親切的態度，使我忘却鄉愁。

## 華盛頓·芝加哥·巴杜加 傅景常

——美 國 通 訊 ——

在炎熱的加爾各答候船幾逾一月，終在五月廿二日搭到了美國運輸艦，途經歐洲及大西洋。海行是寂寞而單調的。

六月廿二日，船抵美國東部，在諾福克(Norfolk)登岸，翌晨即抵華府。華府並不摩登，洋房舊的多，新的少，大致和上海差不多，但不及上海熱鬧。在辦公時間，街上冷清清的，不容易看見人。汽車很多。因為華府是個政治中心，所以沒有鬧開闊的跡象，不像重慶，一天到晚，總是人山人海。

白宮也不及想像中的『標緻』。從外表上看，不過是一座半舊的白色房子，也並不出奇的高大。門前有三支噴泉，默默地噴着。附近的國務院，是美國國務卿辦公的地方，也並不莊嚴。因此覺得洋人之所以不想做官，大有原因在，中國人的想做官，也大有原因在。

華盛頓有一個怪現象，就是街上百分之八十是女人，羣雌弱弱，像個女兒國。美國出征男子達一千萬，誰無妻子，誰無父母，誰無姊妹？有的久戰沙場，音歸無日，有

的衰草白骨，徒爲夢的對象。華府婦女表面上嘻嘻哈哈，實際上也許並不如此。

在華府逗留過餘，曾去逛國會，裏面都是偉大的銅像。還有左一團右一團都是些小組會議在開會，遊人走過不加干涉。但遊人也守秩序，噤不作聲。國會辯論時，還可任人旁聽。白宮也可任人參觀（惟有時間限制），可惜因奉命匆匆到芝加哥去了，沒有福氣去，只有華盛頓的故鄉浮農山(Mount Vernon)倒去了一趟。凡華盛頓生前所穿的衣服，所用的小刀雜物，所乘的馬車，廚房寢室等等，都保存着。假日遊人不絕，皆來瞻仰這一代英雄的古蹟。回想我們中國，有宋六陵，有成吉思汗墓，古蹟不少，名勝不少，歷史久，古物多，然而因爲交通不便，又無人保存，所以伴着這些名勝古蹟的，怕只有妻妾芳草鬼火飛螢罷！

七月三日抵芝加哥，住芝加哥青年會。電車無論是天空的或地上的，徹夜狂叫，鬧得人睡不安靜，正和華盛

頓的火車整日整夜叫鬧完全一樣。哈哈，學交通的，大概光得學耐性來聽車子的咆哮！

芝加哥是全美第二大城，人多車多烟多。幾天前去郊外參觀自然科學博物館，整整兩天還沒有看完。裏面各種科學實業的結晶，都匠心獨運地展覽着，令人如入寶山，美不勝收。從前看書知道芝加哥的博物館偉大，現在親見才覺得『偉大』兩字，實在把它形容得太平凡了，簡直是『可驚異的』。裏面有煤礦，坐升降機下去，到了煤層裏，像入一怪洞，四週是煤，漆黑得可怕。那裏有電車，坐在裏面，黑暗中，只覺得車在轉彎，在震動，不知要被拖到那裏去。忽然間車停了，原來是個礦場，裏面有開礦機器，有人在解釋給觀眾聽。聽完，車子又在轉彎抹角。此番突然開朗，如由地獄遽入天堂。原來已到了一間咖啡館。仔細一看，這咖啡館原來還在博物館裏面。有一處叫做『昨日的街道』，裏面一切的佈置都是古式的，原來是摹彷芝加哥舊日的街道而建的。小碎石子路，老爺汽車，小店舖，黯淡的燈光，與外邊的富麗堂皇和摩登的街道恰成一強烈的對比！

七月十日晚乘火車離芝加哥往巴杜加(Paducah)，翌晨抵達，即入巴杜加機廠實習。這裏是全美最完善的鐵路機廠，是世界第二大廠。我們從早晨七時上班（美國日光節約時間，其實是六時），十二時下班，午後十二時四十分上班，三時四十分下班。早上太早，中午幾無休息，連

續八小時，不折不扣，又是終日站着，着實有點累，回來就呼呼睡去了。然而洋人對於我們，熱心已極，也非常誠懇，什麼都給我們安排好了。我在祖國，到一新地方，從未受過這樣熱烈的招待。還有工人們見我們來，自動地，自告奮勇地跑過來作自我介紹說：『我名叫某某。我願意引導你參觀一切。我希望我對你有所幫助。』

這個拉我去看某種機件，拆開來解釋着，滿頭大汗。那個又拉我看別種機件，似乎我們去看他們工作，去聽他們解釋，他們覺得很榮幸似的。還記得從前在浙贛鐵路玉山機廠，工人那種冷漠與歧視的態度，相形之下，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在街上走，那些工人職員們都老遠的招呼我們。（他們認識我們，而我們不認識他們。）昨天我正在家裏寫信，一位女郎跑了來說：『我的男朋友要請傅先生和歐先生（我工作時的伙伴）坐汽車玩去。我們希望你們能賞光。』我不知所措，正要問個明白。她說：『他住在隔壁，他也在廠裏工作。那天你們到廠裏去，他會看見過你們。』於是一哄而去，由那位女郎駕駛，她的男友在一邊指手劃腳指給我們看：『這是什麼橋。』『這是什麼河。』興高彩烈，眉飛色舞。汽車兜了一個大圈子，回來時已是暮色蒼茫了。他們還說：『對不起，耗費了你們的很多時間。』說起禮貌，我們這禮義之邦，似乎反不及他們遠甚。去買東西，付錢時店員總是很謙和地說：『謝謝你，下次請再來。』早上初見，無論是上司對下屬，或下

屬對上司，都要問好。他們的生活，有一部份似乎相當放縱，但有一部份卻的確值得我們效法！

巴杜加是一個幽靜的小都市，環境頗似上海舊法租界的西部，恬靜幽美。娛樂場所只有電影院與球場。我的寓所即租在機廠附近，每週租金六元。房東太太是一個慈祥的中年婦人，每天清晨起來，掃地弄菜，侍候丈夫，有時還得下鄉搜集蔬菜。傢具褪漆自己漆，一切自己做。她說她是一個好廚子，在機廠醫院裏每日須供數百人的菜餚。她說：『雖然苦，但是我喜歡做，因為我喜歡工作，不喜歡遊手好閒。』總而言之，他們或她的生活，不能從電影裏來判斷。那房東太太每日並須整理我的房間，每天換被單，換手巾。她說：『我要儘可能的使你感覺舒適，假使有任何困難，請立即告訴我。』親切的態度，使我忘卻鄉愁。

短短數個星期的觀察，覺得美國人對於華人的印象，大致都很好。

### 電 傳 紋

英 華

在蘇格蘭警場(Scotland Yard)中，指紋已由無線電在世界一部份地方播送着，試行藉此以捕獲國際騙子。自一九四五年九月以來，蘇格蘭警場已在進行英國與澳洲間互換無線電指紋傳影的實驗，所有技術上之困難已告解決。起初，自澳洲航郵寄來大批指紋照片中選出一張。將此照片由無線電播回澳洲；二十四小時內，蘇格蘭警場即接獲辨識該指紋之電報，內中臘列有關該各項詳情。

# 平論

## 思想文化學術半月刊

編輯 劉大杰 陳育士 傅統先

(上海亞爾培路二三三弄十八號平論社發行)

第八期要目 (卅五年一月一日出版)

新年政語 劉大杰

世界和平的新基石 王國秀

科學與自然 顧毓琇

文化運動的新路線 傳統先

教育是否政治的尾巴 林漢達

論外蒙古問題 吳思勉

談判與武力(通訊) 沈有乾

第九期要目 (卅五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論國共合作 劉大杰

日鮮管制新方案 王成祖

國富與民生 唐慶增

關於婦女的希望與憂慮 陳衡哲

活教育的人生觀 林漢達

論恭喜發財 袁嘉音

軍人與戲院

過去各期尚有少數存書，欲購從速

★我怎樣學習馬來文。



## 學巫三月記 林維新

### 爪哇通訊

初見面的朋友每每問起到南洋多少時候，纔則問說會不會講馬來話。前一個問題是容易回答的，不管兩年，兩年半，或三年四年，都得一氣就說完；後者的問題便有點糟了，說會呢，實在是不會，要說不會，那未免太難為情了。到了爪哇這些時日，怎麼這樣簡單的幾句話還講不出，人家做生意的，一年半載便會說了一大套，有的竟還會提筆來寫，這可奇怪了。其實，這也難怪，我們從事教育的人，根本就少有練習講話的機會，以我個人來說，在學校裏操的是普通話，在家裏用的是福建話，出門去，假如和中國人接觸的話，國語儘可通行，再不然，還不是說些家鄉話。因為這樣，來了十年八年的人，馬來話一句也說不出的，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哩！

教師是一位我們附近的鄰居，平日同我們也有過從。他本來是在一個機關裏做事，不過公餘還兼一點外課，聽到我們有意學習馬來文，便一口答應，表示樂為贊助，這使我們的理想更加迅速的實現。老師身材矮小，長得胖胖的，說起話來帶有幾分幽默。是一位僑生，會住過新嘉坡，英文頗有根底。據我看來，他的中文程度也不算差，不過起初他總說他漢文不好，不能作直接的翻譯和解釋，恐怕會給我們許多不便的地方。其實，他是想不採用中文，可以使我們加快的進步，這個秘密是到後來才給我們揭破的。因此他一開頭便來了一連串的馬來話，弄得我莫

明其妙，有點像鴨子聽雷了。妻平日兼理家事，和土著的僕役總要應酬幾句，加以她的耳朵和舌頭生來靈巧，比較我來得有把握，於是每當教師向我發問時，她總在旁邊偷偷的笑，表示很驕傲的樣子。

常聽人家說：巫文是頂容易學的，較之中英文差得多了一，但起先我還不知道究竟容易的在甚麼地方。第一天上課時，老師開頭就說，普通人學巫文都不難，你們學過英文的人更不成問題了。他給我們一人一張紙，上面打好些馬來文的字母，開始教我們讀。我看，哦！原來就是英文的廿六個字母，只在發音上有些差別而已。例如 A，英文字母讀成『ㄞ』音，馬來文讀爲『ㄚ』音，E字讀與英語之 A 字同，I 字讀如英文之 E 字。O S 等則與英文讀音無異。馬來文的發音較爲容易，譬如 AE IO 這幾個母音，無論作成那個字，放在甚麼地方，總是讀成一種音，不像英文有 Long Vowels 和 Short Vowels 等不同的讀法。第一步我們稍有成績了，便進到第二步學些普通應用的字彙和簡單的語句。因爲馬來文的發音容易，所以拼法也容易，大凡能讀出的字，多半也能够寫出，即使有錯，也是些微而已，頂多再來一次，便可以去掉一切困難。例如吃東西的『吃』，巫文叫 Makan (馬干)，此即 Ma (馬音) 和 Kan (干音) 二音合成就者，餘可類推。至於句子，因爲在文法上的結構比較簡單，所以學起來也並不覺有何麻煩。老師特別的提醒我們；他說，操馬來語時，

只要你能像你操英語時所用的文法排式講出來，差不多要比普通人來得高強，一定不會做成太大的錯誤。這時升白，所謂容易便在這裏，嗣後我應用這個定理，果真效力。譬如舉一句最簡單的話來說：『我到那邊去，文是說：『I go there』，巫文也就是『Saja pigi sora』 (Saja = I, pigi = go, Sora = there) 這不過是一個最平常的例子。有人認爲馬來文根本沒有文法可說，實則亦不盡然，我們僅可說巫文的文法來得簡單淺白，至少在動詞方面，是不像英文有甚麼『現在式』，『過去式』，『未來式』等等的拘束。巫文裏雖然也有介系詞 (Prepositions) 之應用，但不像英文那麼複雜而又難於分辨，即以名詞論，英文之單數名詞變成多數時，慣例很多，馬來文則易如反掌，僅將原字加讀一次便得了，寫時以『z』記號便是代表多數。例如『小孩』這個名詞巫文叫 Anak，寫成多數時，便等於 Anak z。這是隨便舉例說明而已。但看來在文法上雖是容易，實則猶如其他語言，巫語亦有粗淺及高尚之分別，上等的文法，並非短期內可學得成功的。

正如他種語言一樣，巫文亦有其各地之習用語。如『你』一字，Kao, Loe, Kowe, 等均可代表。但 Kao 和 Kowe 在中西爪哇通用，Loe 字在中爪一帶就不慣用了。中爪方面如梭羅 (Solo) 一帶，因爲從前是王國，語言和其他地全不相同，不過馬來文在此地還得通用，因爲馬來文在荷屬，直如國語在我國一樣。

現在的馬來文中間也有很多是借用他國語文的。最多的是荷語，其次要算是我國的閩語了。例如洗臉盆，這裏叫 Bintang，肥皂叫 Saben（雪文之意），茶壺叫 Theekan 等等，完全是福建廈門的音調。這種形成，據我個人推想有兩種原因，一是有些東西，在荷印一帶根本找不到的，故不得不依照我國原有的稱呼，一是因為我國人僑居外地者，閩省人居多，歷史相當悠久，時與土人交接，久而久之，便發生語言同化作用。有不少土著受僱於國粵僑胞者，經過相當時間後，都能講出一口很好福建話或廣東話，而願意跟隨主人回國終生者，亦不乏其人。

談起馬來文，使我回憶起一件舊事，那是數年前，我還在國內學校的時候，時與一些僑生同學來往，聽他們講話，便有意跟他們學學（當然是玩的性質），所以有一次

## 西風月刊 由渝遷滬出版啟事

西風月刊現以抗戰勝利，決自第十八十一期起由渝遷滬出版。今後關於定閱批銷投函寄稿各事，均請直接向上海亞爾培路二三二弄十八號西風社接洽（電話七〇六九三）。又西風社重慶辦事處原設重慶神仙洞街一八八號，現決由三十五年一月一日起（至重慶華田灣新邨十一號西風社（重慶郵箱五〇三〇號，電報掛號八八八四）繼續辦公。如有未了事項，請逕向西風社重慶辦事處接洽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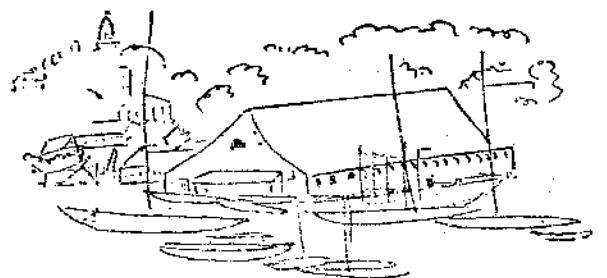
又西風重慶版書刊為優待讀者起見，擬於三十五年一月起，廉對折發售，請直接向重慶辦事處接洽可也。

西風月刊社謹啓

我就問他們「吃」馬來話是甚麼，他們說是「馬子」，我再問「吃大菜」怎樣講，他們說是「馬子大意」，（實則「大意」曰：是糞的意思，好惡作劇！我永忘不了這些頑皮的一羣），我謹記這兩個字，直至那年到爪哇來，有一次正是討論吃大菜的事情，我想顯一顯身手急將這兩字大呼出來，弄得所有在座的人笑得不知怎樣好，那時我才曉得上了一個大當。

在世界的語言中，巫語的地位及其重要性顯有不及他者，但在南洋，尤其是荷屬一帶，若非懂得巫語，確也有其困難之處。我正想切實下一番工夫，不料邇來體力日趨衰退，醫師囑須換地休息。近日要便用巫文寫成便條一張，交與老師，說明不繼續攻讀的原因，求請原諒。我很佩服她的聰明，所學有成。同時，想到我的障礙，不禁有感於中，孤居期中，隨誌一二，聊充紀念耳。

附白：本文僅為記載經過情形，並非討論巫文學術，間有涉及語術方面，亦係憑從聽聞而已，敬請讀者明鑒，並予教正，為幸。



★越人的不願再受法人的統治願望是當然的，仇視也是免不了的。不過，越南政府的勢力還不夠強大，自主自治的力量似乎也還不夠；所以，這種獨立運動的成敗要看越南人的悟覺性有多少深和他們的努力程度而定了。

## 河內——動亂中的安南首府

王秉權

十 二 日

(一) 從北海到河內  
在緬甸的時候，大家整天的咒罵指揮部(North Combat Area Command)辦事不力，一回到中國，體味一下 C.C.C. (China Combat Command) 的辦事能力，才曉得以前大家祇是吹毛求疵。

剛到廣東北海三、四天的時候，就開始接到美國四一二戰地醫院調離的命令，一下說是要調海南島，一下說是要調台灣，可是始終祇是『命令』而已。在每天等準備出發的緊張狀態下過了一個多月。一天晚上，南寧的 C.C.C.

總部來電說第二天派飛機接我們去海南島；第二天來了兩架飛機，飛行員說是昆明 C.C.C. 總部派來的，要接我們到安南的河內去，我們讓他看前一天南寧來的電報，並且告訴他兩架飛機祇够載人和行李，他自然也摸不着頭緒，聳聳肩說：『好吧，我們飛到河內去喝一點酒，也帶一點回昆明去賺一點錢；晚上，我們會到昆明總部，把你們情形告訴他們的。』當天晚上，南寧又來了電報，懷疑我們是在北海，或是已去河內。

自然，最後，在九月二十九日那天，我們終於在北海起飛了，一共來了七架 C 四十六式運輸機，我們祇用了六

架，另一架帶了一飛機啤酒（北海的啤酒從河內運去，每瓶一百二十元。）回昆明去。

從北海到河內一共飛了八十分鐘，起先的四十五分鐘完全在海上飛，有時那種美國的愛開玩笑愛刺激的脾氣在飛行員身上起着作用，他們把飛機降低得離開海祇有一百多公尺，掠近那些幾百噸的帆船，船家臉上的表情也看得清清楚楚的。

終於我們在安南的首邑河內的上空了。那些紅瓦鋪的屋頂，高大的建築，水台，烟囱中間顯露着一條條縱橫的街道；看來又整齊又靚麗。在機場快降落時就看到了成羣的日本兵，這是幾年以來第一次見到的用不到用武器對付的日本人，因此總覺得不能相信；下機時不禁摸着腰傍邊掛着手槍。

當時，河內日駐軍雖然還沒有正式投降，可是已開始爲盟軍服務——擔任運輸工作，飛機剛着陸，一羣羣的壯健的日本兵由官長帶着來卸東西。

飛機場還是完全由日本人照料，雖然有中國的佔領軍第×軍駐紮在機場傍邊，有穿着不太整齊的制服的國軍三三兩兩地在機場閒踱着。日本兵都住在飛機棚附近，飛機棚有五、六丈高，鐵皮的棚頂破爛爛地，還有些大塊的鐵皮哭喪着臉似的倒掛下來，露着大塊地綴着淡雲的晴空；這是在河內唯一能看到的戰事的遺跡了，棚裏停放着一架漆着中國國徽的美國製的教練機，傍邊却是一架上面

寫着『昭和十六年製』等字樣，破損不完全的雙引擎日本偵察機。在棚傍邊有兩個日本小帳篷，一個裏面放着一張大長方桌子，一些椅子，桌上有不少美國給養，似乎是『飯廳』；另一個帳篷裏放着一些小桌子，桌上放着一架法國式的電話機，四、五隻日本製的方形的乾電池，另外有幾張藤椅，這似乎就是機場的樞紐所在地了。

日本卡車運送我們的東西，機場在郊外，經過一座大鐵橋，車子足足在上面走了十五分鐘，坐在我傍邊的美國上尉（他和我坐在由飛機運到的吉普車上），一邊開車，一邊奇怪着爲甚麼盟軍不把這座工程浩大的大橋炸去。

一過了橋，就可以嗅到一陣法國的氣味；那些寬闊的馬路，高大的梧桐樹，法國式的建築。

## (二) 萊里桑醫院

我們住在萊里桑醫院(Hopital Lenessam)，又名『軍用醫院』Hopital Militaire 裏面。

我所服務的美國四十二野戰醫院來河內的任務是醫治法國的俘虜，我不會說法國話，因此在沒有到以前，滿以爲到這裏，將會過一些像在北海一樣的閒散日子；事實上却不是這樣的。

剛到醫院，正和那個美國上尉和中尉醫官商量怎樣佈置我們三個人的屋子的時候，就有一個美國少校來找我，請我去見一見當時駐紮在醫院裏的第六十軍的總部裏的參

謀長謝崇文少將。在幾星期前中國軍隊未開來以前，安南人給過該醫院的兩個法國醫生警告，聲言要暗殺他們，在第二天晚上那兩個法國醫生果然都在住處被暗殺；在我們到的前一天又有兩個法國醫生收到同樣的警告，信紙，信的格式，信的措詞都是一樣的，所以那個美國少校希望我能夠向謝參謀長交涉，請他在法國醫生宿處派兩個衛兵，也在四十二醫院門口加崗，謝參謀長答應在我們住的地方派崗位，却不愿意在法國人處派崗，理由是六十軍祇是在河內路過，並不負有警戒的任務。

我當時把這個意思轉給那美國少校，他聳聳肩，沒有所說甚麼就走開去。剛預備休息，又有人來找，這次是四個法國醫生，那兩個受警告的醫生自然在內。我在他們臉上真的看到一種恐懼；這次找謝參謀長的結果是：當晚加派巡邏兵四名，在全院巡查。

第二天那個院長和我由法國醫生領着參觀全醫院。醫院的規模相當的大；雖然他們指着一些儀器說太舊，是一九三六年造的，但却是我從未見過的，說慚愧也真慚愧。

剛到中國病房附近，可以聞到如豬欄一樣的臭氣。樓下是法國俘虜的病房，有幾個法國醫生一看見我就訴苦，說中國傷兵多廢臥，整天把大小便從窗口倒下，因此底下的法國人連窗子也不敢開。

病房的髒自然是想像出來的，活的人躺着不動看來和死人一樣；大部份都赤身裸體，有的在捉虱子，有的

在嘆氣。有一間病房裏有一個傷兵看見我們走過，指着他傍邊的一個張着口，臉，身子像黃紙一樣黃，仰天躺着的兵大嚷：『這個死了一天了，他們還放他在這裏！』那個美國醫官一面用力的吸着煙斗，一面喃喃地說：『這是恥辱！』到晚上五點鐘的時候，我去查了一下，那個死兵還是原樣地躺在那裏，這次那個活的不抗辯了，衰弱地嘆着氣；第二天，自然，他也死了。

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個中國上尉醫官，可是，我的天，他連院裏一共住了多少傷兵都不知道，回答說死得太快，無法統計，後來才曉得這裏由安南醫生負責，大家不通語言，胡亂打針，胡亂給藥，這樣，死亡率自然是極大的了。

第二天，負責河內醫藥的美國少校來和我商量，要我無論如何暫時當一下傷病兵管理組組長，據說是爲了上帝和中國國體的份上，這一下可苦了我，化了半天的時間，請了客才向當地的××軍借了幾十個人來，兩天之內才算把二十個病房打掃乾淨。可是死亡率還是不減，於是又找了當地二十個懂安南話的華僑來當翻譯。

就這樣我當了兩個星期的義務管理組組長，一共賠了兩萬多塊錢，一直維持到全部中國兵遷出來里桑醫院的時候爲止。

### (三) 錯綜複雜的政治情況

彿是河內政治情勢非常複雜的一種警告。

第二天，一個美國上校立刻來對大家講話，對我說：『少校，你最好也來聽一下，這對你的安全有關係。』除了照例的要注意對女子的態度，那些飯店，理髮店可以去一類的話以外，有三條極重要的規律：一、不准參預任何政治糾紛，他（上校）說：『這不是美國，所以，看見有人在討論政治問題，要站遠一點。』第二，如果有日本人向你敬禮，可以回禮，可是如果有日本人伸手給你，不可和他拉手，把手插在褲袋裏，或者放在背後，『我們是戰勝國，並且我們也不應該把過去忘記得太快。』第三，絕對不准攜帶武器外出，任何困難均須經由外交步驟解決。這自然更顯出河內政治情勢的複雜了。

二 在街上到處可見同時用中國字及安南字（用英文字母拼音），有的還用英文，寫着的高掛着的橫貫街道的白底紅字的標語，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打倒法帝國主義』，『不自由毋寧死』等；有的却帶着濃厚的日本味，如『越南是越南人的越南』，『越民主越南』等。那些紅底中央一顆黃星的安南旗到處皆是，頗引人注目；有的地方還用中、美、英、蘇四國的旗子把黃星旗鑲在中央。此外如畫着一個滿身肌肉的安南人扭斷鐵鍊之類的令人『慷慨激昂』的粗劣的漫畫也到處皆是。

越南的政策自然是完全的獨立，任何外人是都不受歡

大家都知道同時對任何國家都採取敵對的態度是愚笨的，在羣情激昂的時候，當然不免有不擇手段的行動，越南也不例外，我看見過一個法國女人，帶了七歲的女孩在六點多鐘天還沒黑的時候在街上走，結果該女孩被九個暴徒劫去，此外綁架之類的事情很多；每晚八時以後，街上就難

看到一個法國人的影子，那些大餐館的玻璃窗，玻璃門後面全用桌，椅堵上，顯得法國人是在戰戰兢兢的過日子。

不過，無論如何，安南人對獨立運動是熱心的，至少在河內看來是如此。在那條大街保爾白特（Rue Paul Bert）路上有一家寫着頂有日本味的『報道館』三個字的政府宣傳機關，裏面貼滿了報紙及宣傳的文字，當門口那架擴音機傳出無線電裏的安南語的鼓吹廣播時，聽眾至少有幾千人，連路中央都站滿了人，車子都無法通過。

那家河內最大的瑪列西伯劇院（Théâtre Municipal）現在也被用為宣傳機關，每晚播音機廣播着，許多安南人都去獻金台，把錢投入那隻形如香爐的有一人高的納金壺內去。此外各種集會更到處都是：街頭巷尾可以看到列隊背着木製的槍的十歲上下的小孩，唱着歌踏着正步。

同時法國政府也向安南的法國人廣播着，要他們繼續在安南守住各人財產，不必為越南的『恫嚇政策』而恐怕，據說他們（法國軍隊）會回來。

中國對越南的獨立，至少在河內的中國人士，都始興

極大的同情，不過爲了安南的一部份爲中國的佔領區，對越南的武裝士兵在夜間的出巡，沿戶搜查，爲了治安的關係不得不加以阻止，所以夜間時有衝突，這是很遺憾的事。

美國人在這裏對政治雖然不准高談闊論，可是有的人還是禁不住要談；有的以爲法國爲安南人帶來文明，並且安南一時無自治能力，因此對越南的獨立運動不表贊同；有些開明人士，認爲法國實在沒有再在安南養尊處優，奴役越人，以主人自居的權利，因爲這不但不合於新時代的理想，並且大家不能也不該忘記在法人統治下的前幾年有二百萬越人死於飢餓的慘酷事實。

是的，照當時河內的情形看，法國已經不是越南的主人，越南人對於法國人的不合作主義澈底的實行着，所以竟有法國人買不到菜蔬和糧食的現象發生。

每個民族都該有獨立自主的權利，並且在這次大戰中，法國對於越南也始終未能有所保護，因此，越人的不願再受法人的統治的願望是當然的，仇視也是免不了的。不過，越南政府的勢力還不够強大，自主自治的力量似乎也還不够；所以這種獨立運動的成敗要看越南人的悟覺性有多少深，和他們的努力程度而定了。

#### (四) 中 國 的 駐 軍

中國在越南的佔領軍，至少在河內的，在太體上看來是不錯的。可是有一小部份的官兵，似乎並不爲國體着想，做出一些頗可商量的事情來。

我們對於日本的處置太寬，即使在九月廿八日日本正式在越南區受降以後，還有時看見整隊的武裝馬隊『俘』雄糾糾的經過市區，有許多日本崗位也沒有撤消。初到時，日本士兵看見盟國（中國和美國）的軍官，都一律行禮，後來竟很少有實行的了。

中國軍隊的服裝太不整齊了。在河內竟有帶軍帽，穿白色襯衣，用背帶吊着軍褲，掛槍掛領章過市的軍官。此外，大概是沒有憲兵的緣故吧，竟有買東西不付足錢，嫖娼不給錢的事情發生。

最有趣也最使人哭笑不得的一件事要算是中國軍人和日本軍人做生意了。有一次，我在河內一家中國最大的飯館——新亞酒樓吃飯，看見一羣中國軍官（最大的階級是上校）和兩個掛上尉章的日本軍官謙讓地走進來，這自然已經令人看來够不快活的了。叫店夥過來一打聽，據說他們已來過幾次，原因是中國上校想和這兩個日本人交涉，希望能買一點槍枝和馬褲呢的軍服。起初總覺得不能相信，後來一打聽，才覺得祇是自己在大驚小怪，這一類事多得很，已是司空見慣的了。

這一類的事情還多，本來是預備把這些不快的記憶忘記掉，祇談些風土人情的，可是禁不住要寫出來；可見人

活在這動亂的世界中，就得和它發生關係，總不免為一些

『俗事』所困擾，也總不免多嘴多舌的來嘮叨一頓，即使會引起別人的不快之感，也似乎是顧不得的。

不過，自然，我還是要和讀者談一談安南和安南人的風緻的。

### (五) 街市・男女・中國人・經濟

河內的街道有的已經損壞，柏油路豁牙裂嘴的，很難看。可是這是一個乾淨，寧靜得像夢境一樣的明快，輕捷的城市；除了吉普車和少數私人汽車揚起一些灰塵，發出的一些擾人的鬧聲以外，簡直使人真的以為河內睡着了。真的，河內並不單是一個發亮的紫銅片，玻璃磚，旋轉着的理髮店的三色燈，高房子，地毯，酒排間，賣淫的女人，——等構成的一個大都市，它還有一種靜的美，因了戰事的緣故吧，河內和上海一樣，充滿了自行車和出租的三輪車，在柏油路上快捷無聲的移動着，這似乎把河內更顯得沉靜了。

越南和中國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有極多的相似點，越南有她自己的文字（用字母拼音），但店鋪的招牌及其他許多場所都兼用着漢文，廟宇在這裏也非常的多，在市中心區有一個小湖，名叫 Petit Lac，湖中心有一座廟，有一座橋直入廟內，廟外面掛滿着對聯；晚上廟裏面的燈光把湖水照得亮閃閃的，別有一種情趣。一到河內，就預備

進廟去看一下，但始終未能如願，真是一件遺憾的事。

這個湖的四周環繞着樹木，電車也沿着湖開駛；湖旁有幾家茶室，淡紅色的磚砌石欄，地板，一切都顯得十分乾淨，調和，晚上在那裏喝冰啤酒納涼，真有『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感覺，雖說找不到一枝松樹。

越南的茶室都帶賣細膩的糖食和糕點，也不像如重慶，成都的那些茶館那樣髒，都明窗淨几，一切看來都明朗而爽快。

也許爲了越南是個女權國的緣故吧，女子都非常開通，有時你看見女子，雖然大家言語不通，你招呼她們，她們會點頭爲禮，會說英文的時髦小姐還會帶着好奇心的理坐下來，問長問短的，鋪子裏的管賬的大部份是女子；尤其是布疋綢緞店，幾乎無法在裏面找出一個男人來。

越南女子的裝束很美。青年女子大都鬆頭髮，穿着綢質又開得很高長袖直拖着脚跟的袍子，有的帶着寬邊的細草帽，騎在自行車上，輕飄飄的，真是一種東西的美的混合。當然以布纏頭，黑牙的舊式女人還是有的；有的牙齒半白，這大概正和中國舊式女人的把裹了的小腳放大有『異曲同工』之妙吧。

越南的男子，在河內大都穿西服；看來沒有女子那樣勤快，大都很悠閒的坐在茶館裏，吃着零食，輕快的談笑着。懶似乎是天氣比較熱的地帶的人的特性，可是這總是

一種非常嚴重的缺點，有克服的必要的。

華僑在這裏的很多，大部份是廣東人，經營商業，都住在行難街，行帆街，廣東街一帶，盟軍來了以後，爲便利記憶起見，大家又把這一帶叫成中國街（Chinese Town）好像印度加爾各答的中國街一樣，我覺得中國人應該是世界上除了猶太人以外，最能不需要國家的支援而可以把生意做得很興隆的民族了。華僑差不多全會說越南話，據說祇要和安南人相處半年，誰都能很容易的學會安南話的；華僑和安南人彼此的感情非常好（如果因爲中國佔領軍在那裏，而使安南人和中國人的感情弄壞那是可惜的），通婚的也非常多。

華僑大半都營着飯館，海貨店；開金子店的也非常多；勤力刻苦是他們事業成功的秘訣。

物價在盟軍（這指中國佔領軍，因爲在十月我離開河內的時候，那裏一共祇有七百多美國人）沒有來以前，非常便宜，以後漸漸漲起來。金子漲得最厲害，我九月底到河內的時候，金價每兩二萬元國幣，至十月十七日我離開的時候，已破了五萬元的大關，理由是：河內的金子從西貢來，西貢有戰事以後，來源中斷；中國軍人和商人（從廣東北海來）的大量收買，我親眼看見有一個上校一口氣面不改色的買了四十兩金子。中國人在八年來做價抬高，到安南也一樣。這正和害了偷竊狂的人一樣，用鍊子鎖着還是不免躍躍欲試的。

其他物價的波動，原因很多；但最大原因是中國法幣和越幣的折換率的問題的刺激。我國政府與越南政府同意折換率爲五十關金對七十五越幣，佔領軍帶來大批關金，華僑商店不但作爲七十五越幣通用，並義務照五十對七十五率換予越幣；結果，商店拿五十關金買不到值七十五越幣的東西，當然祇得停止兌換；問題是不能不通用關金，否則要犯法，結果，自然祇能把物價抬高了。

現在，不曉得河內的東西漲到甚麼樣子，可是一定在漲，並且將繼續不斷的漲，這似乎是不會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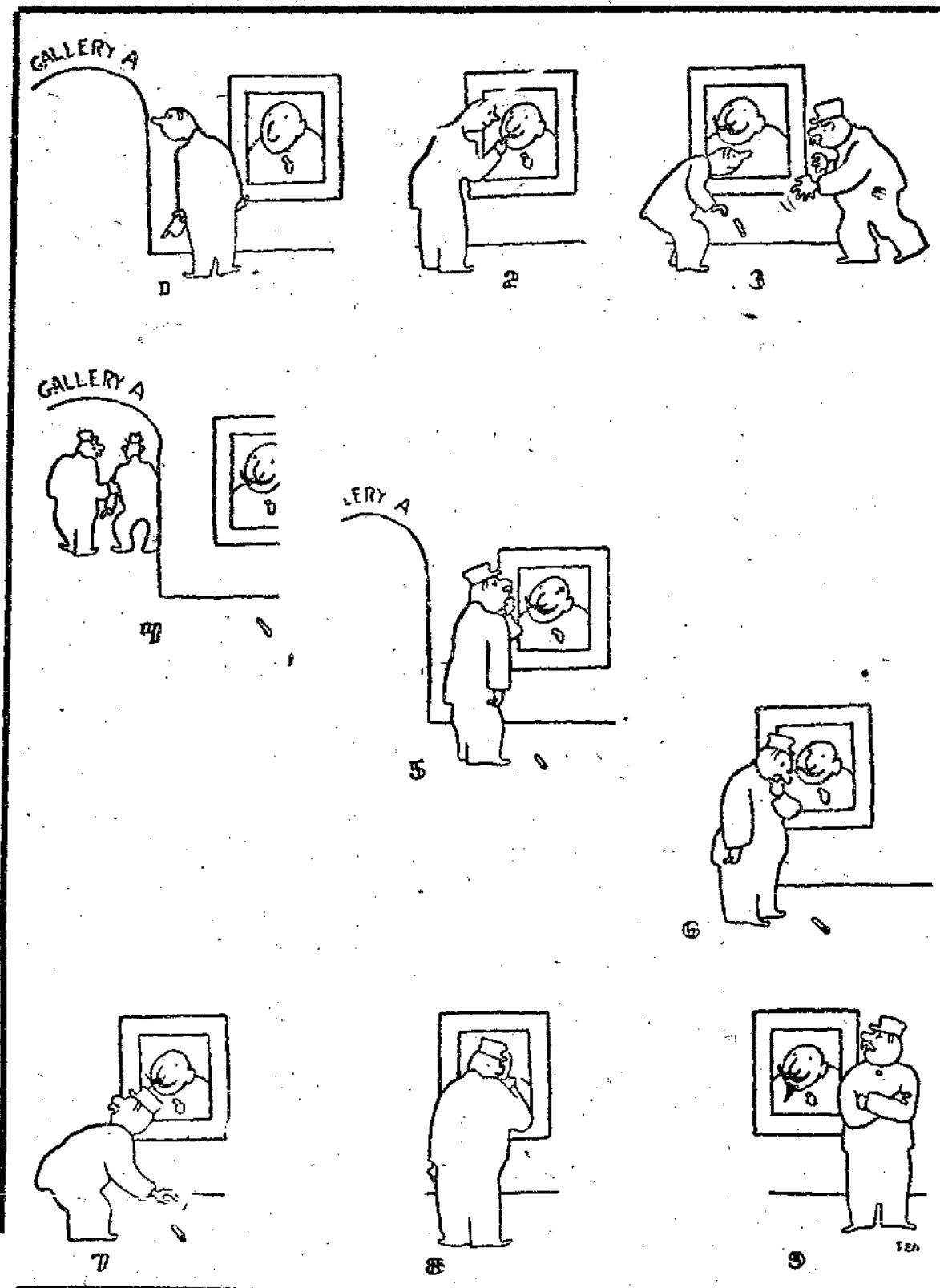
### （六）尾 巴

我在安南的首府河內住了二十多天，看到這個溫良的民族在生活習慣上許多有趣不同的地方，可是也看到饑餓，裹着席子的活人，死人，露屍，許多悲慘的事，正和我在中國，印度，緬甸看到的一樣；這證明死亡，灰色，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裏都活躍着。有眼光的政治家說，這都是世界縮小了；是的，它是縮小了，縮小到各民族國家間都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誰也不該再用別人的痛苦來做爲得到自己的幸福的踏腳石了。我們在爲自己的國家努力的時候，同時也不能忘記有許多其他的民族（安南是其中的一個）在東方也在受苦。

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可是我們有義務，每天，每時，每分，每秒鐘把世界向較好的世界推得接近一點。

做畫家的衝動

轉載自奇異世界





★現實的生活問題應該現實地來處理它  
解決它。不把時間消耗在無用的感情的  
激動中，不把精力浪費在空想的憧憬中  
，這就是心理衛生學上所強調的。

## 現實的生活方式 丁 環

——心理特稿——

人們往往容易把『現實』和『理想』對立起來。『這個  
人是很現實的』，這多少是意味着這個人的庸俗而缺乏生

活的理想似的。其實這現實與理想的脫節，還是根源於我  
們所生活的社會的病態現象的。祇有在不正常的社會現實  
生活中，人們才覺得他們的所謂理想祇是遙遠的可望而不  
可即的天堂。要是在健全的合理的社會之中，現實和理想  
是調協的統一的，理想可以成為推動現實更進步的活力，  
人們並且是可以一步一步把他們的理想來現實化的。例如

疾惡如仇的誠意，澈底消滅納粹的勇氣，羅斯福的理想是  
不難成為現實的。

至於從心理衛生的立場來說，『面對現實』，『現實  
地應付生活上的困難』，是成為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則  
之一的。我們強調現實地解決生活上的問題，決不是鼓勵  
一個人放棄他的生活理想而庸俗地隨波逐流地生活下去，  
正如心理衛生上所謂的健全適應並不是鼓勵人們鄉愿式的  
被動的敷衍環境一樣。我們所以強調現實的生活方式，正  
因為我們對於理想有高度的熱忱與信心。所以我們自始就  
認爲理想是人間的，並不是天上的。理想是可以實現的，  
並不是空想的。儘管現實是如何的醜惡，理想距離我們是  
如何的遙遠，但是我們還得面對現實，腳踏實地地現實  
蘇聯紅軍和美英盟軍扭轉了歐洲戰局的現在，祇要人們有

地去改革它，克服它所給予我們的困難與阻礙。讓理想實現到我們的地面上來。祇有心理不健全的人才空逞理想，逃避現實，讓自己陶醉在所謂理想的憧憬中。最近一位心理病態患者當她回復到常態的意識生活時給我一信，裏面有幾句話是使我非常感動的：

『……我是一個內傾性格的人。有含蓄的熱情而不易滿足。常為理智所拘束。非常自覺。自問還算清醒。喜歡分析自己。好像 Hamlet 一樣，自己的弱點和錯誤，雖極細微的地方，也能看得清楚。所以常常是不快活的。理想也還有一點，只是缺少行動的勇氣，所以常常不滿意自己——甚至有點自卑。總之，在幻想中任性，而實生活又極拘謹……』

在這段簡單的描寫中，實際上正包含了不少一般自命為常態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心理問題的——特別是遠離了社會和人民的智識份子們所普遍遭遇的心理問題。

所以在這裏值得我們仔細的來分析這個看上去似乎很尋常的問題。所謂內傾的性格，其特徵在於一切以自我為中心。這自始就是遊離了現實環境的。所以他們喜歡孤獨，愛遠離人羣，愛好腦力活動而厭惡體力的勞動，偏嗜室內工作而厭倦戶外的活動。這在以前的心理學中是和那以環境為中心的所謂外傾性格並稱的。但是在現代有些精神病學家們却認多數的所謂內傾性格為創傷性的內傾 (Traumatic Introversion)。我們要是觀察了嬰兒的動作，便可

以發現沒有一個嬰兒不是外傾的，他們的興趣永遠追隨着環境的變動而轉移着。他們的一切的感覺與動作，都是靠着外界的刺激而分化起來組織起來和發展起來的。祇有在嬰兒期或以後的生活中遭受了創傷性的打擊，人們的興趣才轉向自己而成爲內傾的性格，所以這就成爲創傷性的內傾。內傾性格是我們脫離現實的最初的信號，我們應該隨時驚覺我們自己這種性格的發展。特別是在現實與理想隔離得相當遙遠的現社會中，從傳統的遠離現實的教育中被教養起來的智識份子，一脫離現實的內傾性格是更易于發展起來的。例如說到所謂熱情應該是行動的動力了，為什麼又爲所謂理智所拘束呢？在這裏要是一窺問題的實際，我們往往可以發現所謂熱情，有的是祇限于個人的浪漫的情操，有的也是反抗傳統的熱忱，更有的是站在勞苦羣衆的圈子外面的一點同情的感情作用。但是這些所謂熱情，都是較雜的散漫的甚至是少有點衝動性的。而所謂理智，其內容也往往是未經淨化的，有的是傳統文化所影響我們很久而依然能約束我們行動的價值標準，有的是我們未經消化的新的思潮，甚至還有我們根據一點直覺而發現的新的認識。這些所謂熱情與理智的本身，已經是那末雖然並陳的了，那末這二者間的矛盾與干擾，自然是無可避免的了，于是有所謂情感與理智的衝突。其實情感的本身已經是不穩定的情感，而理智的本身也已經是互相矛盾的理智。這一來，一會覺得自命不凡，一會又因自己的弱

點與錯誤而不快活；一會思想追求理想，一會兒又望現實而却步，始終沒有能把握現實，面對現實進而變革現實。正如她自己所說的，所謂『理想』逐漸成爲『幻想』。在這裏我們不難想像到一個智識分子馳騁于幻想而對於現實生活又手足無所措的那副窘態的。她在信裏曾經附了一首詩，那在文藝的價值上我是不敢置詞的，但在心理方面是如實的反映了她這些矛盾的。

『崑崙頂上的星何燦爛，

愛琴海裏的夜闌姍，  
望中原長嘆！

X X X X X

劍出鞘兮心不安，  
重磨漢鐃兮秋水添寒，  
着征袍無奈婢娟！

X X X X X

精頭留影煮鶴天山，  
此心無意唱驪鸞，  
舉空杯再度人間！

舉空杯再度人間！』

『中原』誠然是令人長嘆的，但是止于長嘆是不會把『崑崙頂上』和『愛琴海裏』的美景搬來的。幻想美景而對現

實長歎是自然會感到生活的空虛了。『劍』已經『出鞘』了，而內心還在猶疑而至于『不安』，想『着征袍』又以『婢娟』爲感，這也是徒增矛盾。結果祇有無可奈何的『舉空杯再度人間』了。

不過要是說到『面對現實』，誠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然，何以許多的人寧願以心理病態來作爲逃避現實的遁藏呢？這是因爲我們主觀的心理生活方面，在解決現實的困難時，還不僅是客觀的來解決問題，並且多少意味着自己價值的衡量。成功所給予人們的愉快，主要是增加了自我重要性的自覺。所以能忍受挫折，接受失敗的經驗的人，必得是真能虛心的超脫了狹仄的自我估量的人。

一隻狐狸看到另一隻狐狸高踞在葡萄架上得意的大啖葡萄而說葡萄是酸的，阿Q受了欺負不敢還擊而以『兒子打老子』來自慰，這正是因爲避免失敗的自覺，因爲承認了失敗他是會連同失掉了自我重要性的。也正因爲要逃避這個困難的現實，所以不得不找出一個理由來自慰。既然說葡萄是酸的，那末我的吃不着葡萄便沒有什麼可憾了；既然『兒子打老子』，那末我依然是勝利者啊！找出一個片面的不合現實的自己想望的理由來解釋自己心理上的困難和缺陷，這在心理學上稱爲 Rationalization。這個字有譯作『理性化作用』或『合理化作用』的，其實這種心理作用正是不合理的，非理性的，因爲所謂理性與合理，祇是片面的，不符合事實的，自己所想望的病態心理而已。也

有把這個字譯作『文飾作用』的，不過通常所謂文飾多數是指意識的造作，而這種心理作用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却是不意識的，所以是不自覺的。我們說現社會的腐惡是由于我國數千來社會落後的遺毒，我們的埋怨祖先不一定是指意識的想逃避我們現實的責任，我們是會真的在意識界認為這是我們努力的頂點了，我們的努力是可以使我們滿意了，祇是祖宗累了我們，所以我們是無可如何的，我們不需要更紹易轍作進一步的改革了，我們可以『以不變應萬變』了。必得要我們真能客觀的檢討我們這種心理作用，不自囿于小我的價值估量，坦白的接受自己失敗的經驗，然後我們才能意識的看清這個埋怨祖先的想法是我們心理上的 Rationalization，實際上祇是『人謀不臧』而我們又逃避現實的病態心理上的遁詞而已。祇有這樣客觀的坦白的破掉自己心理上的『障』，才有承認失敗的勇氣，才有從實踐中糾正自己的錯誤的毅力，這就是我們所強調的現實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覺的我們總是容易表現我們心理上的這種合理化的作用的。有一次，我接到一封心理衛生的諮詢函件。其中的主題是要我答覆『女子的不貞是不是遺傳的』？這個問題起初是很使我驚異的。身體特質的遺傳，在科學上是有着客觀的證據的。至于心理特質的遺傳，我們是還不能發現這種遺傳作用的物質基礎和過程的。她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並且是受過比較完善的生物學的訓練的。所以在理智上說，她

並不是對於遺傳學的問題一無所知的。那末她為什麼會爲了這末一個問題而引起心理上很大的騷動呢？再仔細的分析她的來信，她說她是已婚的女子，她的母親曾經正式結婚過兩次，以後又隨着一個情夫潛逃他埠。而她們外祖母也是換了好幾次的丈夫的，所以她現在成日的爲這個問題而苦惱。她害怕母親和外祖母的這種多次結婚的行爲特徵會遺傳給她，接着她便非常急躁的描寫她是如何痛恨母親過去的行爲，責備母親給她心理上這種殘酷而嚴重的打擊，並且過分的着重的描寫她將如何忠於她現在的丈夫，不過母親的不貞會給她遺傳上的影響這個觀念却時時來襲擊她，使她時時在恐怖中提心吊胆地生活，甚至有時爲之寢食不安。我在討論 Projection 的心理作用時，曾經說過人們常常把自己被壓抑的慾望投射到外界去來作爲解決心理矛盾的一種方法。特別是有些心理上的恐懼，很多是人們自己被壓抑的慾望的化身。所以有自卑感的人，會時時害怕別人瞧不起他。爲什麼一個已婚的女子，會時時恐懼自己會有不貞的行爲呢？這是很值得檢討一下的，是不是會受了這種投射作用的影響呢？這是有待于客觀的自我檢討的。所以在我的覆信裏告訴她不貞行爲的遺傳是沒有什麼生物學上的根據的。並且告訴她人們恐懼心理的幾種來原和投射作用的意義，同時鼓勵她坦白的了解自己心理的問題。在她的第二次來信中，便可以使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看得清晰一點了。她出生在以前是偏僻的地方，而現

在是後方很重要的一個城市裏，在那兒過去對於婦女的貞操問題並不是很看重的，所以外祖母的幾次跟着情人跑過好些地方，在以前的家鄉並沒有引起人家的大驚小怪。母親在第二次結婚後生了她，便帶着她隨着父親到北方的文化城去就食。後來父親死了，母親便和一位非常年青的軍官在那兒同居着，那時她已在中學讀書了。一天她忽然發現母親失蹤了，留着話要那位軍官好好的照顧她，並且希望她和那位軍官結婚。後來她一打聽，才知道母親是跟着另外一位情人到國外去了。那位軍官一直供給她讀書，這就是她現在的所謂丈夫。爲了生活習慣的歧異和文化水準的不同，結婚生活使她感到無限的苦痛。但是爲了痛恨母親，她不願走上母親的覆轍，所以她想倔強地苦痛的維持現狀的生活下去。不過這些矛盾愈來愈深刻，不貞的恐懼的陰影就時時闖到她心上來。在這裏，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出所謂不貞的恐懼，祇是她的被壓抑的慾望的投射。當這種被壓抑的慾望愈來愈強烈的時候，投射作用也有時而窮，它以至不復能蒙蔽這種慾望在自己意識中的自覺，於是不得不再求助于合理化作用了。如其說這種不貞的動機

祇是天造地設的母親的遺傳，她不是可以不必去負這行爲的責任了嗎？遺傳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幾乎是命定了的，無法改變的。要追究這個責任是祇有讓母親來擔負了。這是她希望可以找到『不貞是遺傳』的學理根據的動機了。這自然不失其爲文飾的理由之一，可惜這個合理化的解釋祇

是片面的，不符合事實的，個人願望的想頭而已。在這種情形之下，爲什麼沒有面對現實的勇氣呢？母親那樣安排了的戲劇化的婚姻，她在道德上或理智上本來沒有必得負責的理由的。軍官幫助她的求學，她儘管可以『感恩』，但是並沒有斷送自己一身幸福去隱忍苦痛的婚姻生活的必要的。被迫的等於長期賣淫的夫婦生活，也並不是現代文化中所理解的貞操的真義。勇敢地把自己從不合理的婚姻生活中解放出來而提出離婚，這兒也並不包含着過去『不貞』一概念中所提示的在道德上貶值的意思的。外祖母有外祖母的時代和環境，母親有母親的時代和環境，她們都有她們所接受的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影響，於是決定了她們的行爲，這在無辜的她也沒有去承受這份所謂良心上的苦痛的義務的，所以也用不着把它作爲自己的行爲的解釋。現實的生活問題應該現實地來處理它解決它。不把時間消耗在無用的情感的激動中，不把精力浪費在空想的憧憬中，這就是心理衛生學上所強調的現實的生活方式。

### 筆 花 金 石

H. C. Andersen 每個人的生命是一本上帝親手所寫的日記。——

James M. Barrie 每個人的生命是一本日記，在那裏他本想寫下某一個故事，但結果却寫成了另一個。—— Tagore 讓你的生命輕輕地舞踏在時間的邊緣，好像一張葉子頂尖的露水一樣。——



★原子彈的戰爭如果發生，也許地球上三分之二人口，都要同歸於盡。

## 愛因斯坦論原子弹

史溫 (Raymond Swing) 筆述・原載大西洋月刊

譯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號讀者文摘

原子彈並不會產生一個新的問題，它不過使舊有的問題顯得嚴重而有解決的必要。世界上如繼續有驕武的強權國家存在，戰爭遲早必難避免。世界的擾攘不平在原子彈發明前後並沒有什麼兩樣，只是戰爭的破壞力略有不同而已。

原子彈的戰爭如發生，也許地球上三分之二人口都要同歸於盡。人類文化容或不至於消滅，因為總有許多聰明才智之士與典籍文物被保存起來，不難將文化重振復興。

但不管怎樣，這樣的戰爭無疑是必須防止的。

我決不贊成原子彈的祕密應當與蘇聯共有，我也不主張它應當交付給聯合國機構保管。這兩種措置都像是一個擁有資本的人需要另外一個人來幫助他辦事業，一開始就交給他資本的半數。那人也許就利用這些資本，獨自去辦了同樣的事業，他所需要的正是他人的合作。

目前僅美國與英國保有原子彈的祕密，蘇聯獨有向隅之歎，因此英美應先邀請蘇聯參加這個世界政府的籌備組織，如此可以消除相互間的猜疑與嫉視。籌備會不是一個正式的永久機構，但藉此可以使蘇聯切實明瞭，世界政府確是一個保障共同安全的組織。

這個籌備會可由美英蘇各派代表一人合組之。代表可以有多數的顧問，但顧問僅得於徵詢時提供意見。我相信三個代表一定能互相諒解而草擬出一個合理的組織草案。

人數一多，六個七個或更多一些也許反而把事情弄糟。

三強的組織就緒後，其他諸小國也應當被邀請加入這個世界機構。他們當然有不加入的自由，而且不加入也無損其獨立安全，但我相信它們一定會願意加入合作。小國當然也有權提出修改組織法案，但世界政府必須由三強主動組合，不論諸小國參加與否。

世界政府有權可以制壓一切軍事行動，此外還有一個職權，就是當某一個國家發生少數人壓迫多數人，釀成紛擾而有引起戰爭的趨向時，世界政府有權可以干涉，因爲非此不能保障世界和平，過去阿根廷與西班牙之事可爲殷鑒。

世界政府的建立可不必待三強國之內之自由情形達到同樣程度時再開始。蘇聯在事實上是少數人統治的國家，但我倒並不認爲他們國內的制度有威脅世界和平的可能。須記得蘇聯的人民缺乏長期的政治教育，他們國家的改革革新不得不賴少數人來推動執行，因爲大多數人實在沒有能力足當此重任。

現在世界政府的目的僅爲建立一個武力集中的權威，至於各國國內的組織機構並無改變的必要。三強國代表在起草組織法時，就是要研究如何能使三種機構不同的國家能互相合作，而收共存共榮之效。

我是否顧慮到世界政府將是一種專制暴政呢？當然我是想到的。但是我更懼怕的是這個世界會再來一次戰爭，

甚或不斷的發生戰爭。一個政府當然會作出種種惡事，但是一個壞政府無論如何總勝於原子彈的戰爭。假使這個世界不能以互相協商的方式來組成一個聯合政府，那麼我相信戰爭必難倖免，而且其禍必將無窮。繼續的戰爭勢必造成一個最高權威的國家，全世界必將被暴力所霸治。

現在我們還保守着原子彈的祕密，我們決不可輕易放棄，不能給蘇聯，也不能給聯合國政府。不過我們須認清楚，就是保守祕密並不是爲了鞏固我們的威權，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世界政府，盡我們的所能來獲致世界的和平。

我知道有許多人贊成這個世界政府的建議，但是他們以此爲最終極的目標，主張漸漸接近之。一小步一小步前進的缺點就是每進一步時，我們仍嚴守着祕密，沒有一種表示足夠使對方嫉視祕密者信任我們的誠意與決心。如此恐懼與猜忌繼續加深，結果國際交情勢必日趨惡化。所以有人以爲一步步前進是漸漸接近世界和平，實則他的所爲徒然促成戰爭的發生。我們的事情急不容緩，戰爭倘須避免，須要趕快設法避免。

★

★

★

我們的原子彈祕密也不會保守得很長久。有人以爲其他國家都沒有足夠的財力可以製造原子彈，但是須知其他國家有原料，有人才。有原料，有人才，再有決心，原子彈就可以製造成功，金錢是不成爲條件的。

我個人並沒有自認是原子能研究的始祖，我所工作的部分與原子能沒有直接的關係，而且我自認我沒有先見之明，我不能預知原子能的利用在我活着時就能成功，我從前只相信在理論上有這樣的可能，却不料柏林哈恩博士（Hahn）的發現早已奠定了原子彈的基礎。

不過我決不相信未來的偉大的原子時代可由「組織」的科學造成，科學之為物決不如組織一個大企業公司那樣簡單。組織化的行動僅可應用於已發明之科學，但決不能創造一種科學的新發現。你能想像一個科學家的團體作出達爾文那樣孤詣獨造的偉大發現嗎？

我也絕不相信如美國那種大規模私人企業組織足以擔當發展原子的重任。美國政府必須保持原子能的管制權，這並不是因為社會主義的需要，但原子能既然美國政府所發展成功，它實在沒有移交給任何私人或私人團體的必要。至於社會主義，我們要求的是國際性的如世界政府那種形式，擁有維護和平的强大軍力。否則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容易引起戰爭，因為社會主義比較起來更是一種集中的有危險性的力量。

現在我們還不能預測原子能究竟在何時始能應用於建設事業。目前研究成功的僅是比較大量的鈾原子的應用，小量的應用於開飛機或汽車不知在何時始能實現。而且我們也沒法預言除鈾之外其他普通的元素是否有被利用的可能。這種元素大概都有很大的原子量，不很穩定，存在量

不多，因為放射性的崩裂關係大部份早已消失於無形。由此看來，原子能即使能貢獻福利給人類，恐怕也很難在短期內成就。

在眼前，原子能對人類有危害而無福利可言。也許它的好處就是大家都相信它必須有益於人類。原子彈至少使人類感到毀滅的危機，因而和衷共濟，共謀集體的安全。倘若沒有原子彈的威脅壓迫，世界的和平無疑是不會如此迫切地需要的。

### 西風信箱投函簡約

(一) 西風信箱歡迎讀者投函。

(二) 詢問或探討範圍暫限於人生、社會、家庭、職業、婚姻、社交、心理、健康、修養、性教育，兒童教育諸門。

(三) 來函概須繕寫清楚，並須附寄貼足覆信郵費並寫明通信地址之信封。

(四) 來函答覆與否，編者有自由決定之權。

(五) 凡公開答覆之信件，恕不另行郵發。

(六) 公開答覆時，編者對函中字句，有修改權。

(七) 投函人之姓名住址，由本欄編者負責嚴守秘密。

(八) 函寄上海亞爾培路二三二弄一八號西風信箱。



★歐洲的悲觀主義是它未能領導世界的主要原因，美國的樂觀主義乃是使它成為世界的領導國家的原動力。

## 美歐文化分歧 鍾文苓

——論美國的樂觀主義與歐洲的悲觀主義——

卡爾勒 (Richard Coudenhove Kalerg) 原著

譯自一九四五年九月號星期六晚郵

### 作者介紹

本文作者生長在波希米亞，在維也納大學得哲學博士學位，是終身研究歐洲問題的學者，曾著有關於大陸文化政治各方面的書籍多冊。一九二三年起，任汎歐聯合會主席。留居瑞士七年後，與妻女同到美國紐約，繼續為自由與聯合之歐洲而奮鬥。一九四一年始，執教紐約大學，擔任歷史教授與歐洲聯邦研究會指導。

『美歐精神的基本差別究竟在那裏？』常常有人問我。由於這個差別，所以歐洲人認為美國人天真，而美國人則呼歐洲人為憤世者。各相信他代表一種較高的理想主義。實則大家都錯了。因為他們的分別，並非在於理想主義與物質主義，而在悲觀主義與樂觀主義。

這個問題，而我總不能給他一個滿意的回答。但是在美國住了這些年數之後，我終於明白基本的差別，乃在美國樂觀主義與歐洲悲觀主義之間的鴻溝。

歐洲人在美國，每看見有錢人家的小孩子獨自在街上遊蕩，越壁，攀石，爬樹，而雙親處之泰然，不免驚奇不置。年青的姑娘無人護送，深夜從宴會回家，而雙親絕無疑懼，令他們同樣覺得驚異。歐洲人不大能够明白美國的父親母親愛他們的子女一如歐洲的父親母親，所不同者，美國人乃是樂觀主義者而已。他們讓他們的孩子，大大小小，儘量享受彼等之自由，因為他們認為根本不足憂慮，信任他們孩子的幸福，而且深信不致有嚴重的事情發生，任何結局終歸美滿。充分表現在電影中的大團圓，正是潛意識的美國信條。至於一般歐洲人對此之所以愕然者，實由於他們生活在不斷的憂患之中，日夕担心大禍臨頭，不幸將至。

好些歐洲人在美國看見一般食物和其他物品的浪費，亦大不以爲然。在歐洲，拋棄一點麵包屑，都認爲是一種社會的罪惡。在美國可就兩樣。美國一隻垃圾箱足爲每個歐洲人驚異的泉源。他們在童年就學會保藏他們所收到的包裹的包皮紙和繩線。這種小心節省，自表面看，是一種傳統的經濟，而內在的原因，却是悲觀主義——恐怕有一天，他今日所浪費的正是那時所需要的。反之，美國浪費的習慣，乃是樂觀主義的另一表現——深信任何丟棄的東西，總會有別的更好的來替代。

歐洲人對付陌生人通常所採的態度是不信任，非待他逐漸獲得對方值得信任的明證，態度絕不改變。美國人却

喜歡信任別人，他樂於給每個人一個機會，不過，一旦發現對方不值得信任時，便馬上和他斷絕關係。在歐洲，要找一個正式的職業，證明書介紹書等絕不可少。在美國，却肯給被僱者一個試驗，一個機會，寧願在發覺他力有不逮時，立刻將他開除。

當你徵詢他們對第三者的批評時，美國人着實比歐洲人寬大得多。如果你問一個歐洲人他對某人的印象如何，他的回答定必有譽有訾，多半時候訾多於譽；換了一個美國人，那只有讚不絕口了。經驗告訴我，美國人的褒和歐洲人的貶，同樣不值得過份重視。舉例說，假使你問一個美國人對另一個美國人的意見，他簡單回答：『他是一個能幹的人。』那麼你可以肯定這份『能力』對於你實在沒有甚麼用處的。美國人這種最低限度的讚美，正與歐洲人的批評：『他一無是處！』有異曲同工之妙。

美國的經濟與政治生活同樣受樂觀主義的影響。假使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則你也決不會是一個民主的信徒。因爲民主是基於一種堅信，認爲普天下男女都是善良的，高尚的，智慧的。民主對芸芸衆生予以信任。民主深信人類將獲得自由而不妨害自由。政治與言論的自由和普及的教育，將保證多數人有智慧，可以選舉適當之領袖。美國的憲法是極端樂觀主義的明文。它的成功，證明他的作者並未過份樂觀。而今日的美國人，依然保持他們祖先的樂觀主義。

民主在歐洲大部份從來沒有像在美國那般成爲一種堅強的活力。歐洲人因爲對人性不信任，所以對民主亦同樣懷疑。許多歐洲的智士，好像都相信多數人既不善，亦不智，因此必須受少數有資格者所領導。此種意見普遍深植於反民主理論中，從歐洲君主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遺孽，到現代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

美國的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樂觀主義的表現。美國依然深信自由機會，因此亦深信資本主義。歐洲則懼於安全問題之未能解決，越來越傾向於社會主義。

當威爾遜和克里孟梭在巴黎和會席上發生衝突時，威爾遜代表美國精神，克里孟梭代表歐洲精神。威爾遜是一個樂觀者，他相信和平與自由的新時代即將展開，國聯將發展成爲一個世界聯邦，戰爭的禍根終於消滅。克里孟梭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相信德國不過在它無數次戰爭中失敗一次，其餘一切未變——德國精神依舊，國際強權政治依舊，人性依舊。克里孟梭認威爾遜爲一個夢想者，威爾遜認克里孟梭爲一個憤世者。

未來的和會當中，亦將發生同樣的誤會。歐洲有一種歷史的心境，美國則不然。歷史在美國人看來是死的。

在歐洲人看來却是永生。美國人生活在現實中，充滿將來的希望，歐洲却在偉大的過去的陰影中生存。美國始終面對可塑的將來，而不是凍結的過去。

提起歐洲，必得提起它的傳統，這種偉大的傳統，既

是它的福惠，也是它的禍殃。毀滅此種傳統，等於毀滅歐洲。對於美國，歷史乃是從黑暗的過去到光明的將來的，偉大歷程——從奴隸到自由，從野蠻到文明，從愚昧到開通，從貧窮到繁榮，從侵略攻奪到世界大同。

美國短暫而光榮的歷史，自然是它的樂觀主義的主要因素之一。因爲所有美國的戰爭和政治危機，無不獲得最後勝利，美國的確從來沒有失敗過。美國三世紀長久的歷史，乃是世界前所未有的一个進步的時代，與漫長的歐洲歷史相較，此僅爲一小片段。這新世界的歷史，代表進步與新興文化之光榮一頁。將以科學和民主爲基礎，在美國激勵之下，直達盛世華年。對於歐洲人，歷史是說不盡的，個人，國家，帝國，大陸和文化的盛衰興亡的故事。

在歐洲，每個人心裏都覺得，歷史上每一次興盛，遲早必隨之以衰亡，每一文化的昌盛都有期限。歐洲經驗過可怕的災難與荒毀，每一個國家都嘗試過失敗的苦味。短暫的光榮，隨之以漫長的國難。總之，歐洲的歷史決不足以激發樂觀主義。羅馬帝國的衰亡和它燦爛文化的毀滅，歐洲人永遠不能忘懷——誰都不敢說，這個悲劇是否會在我們眼前重演。

一般人相信極權政府的興起和歐洲民主的衰微，預示西方文明的衰落和一個新黑暗時代的來臨，暴虐與殘酷重現，愚昧與野蠻重來。史本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名著西方之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充分表現

此種對歷史趨勢的悲觀論調。它的結論與美國人認為世界正向民主發展和文明邁進，今日的獨裁試驗，將如春雪消逝等等，恰恰相反。

美國的樂觀主義，多半由於美國的祖先是一羣開拓者。要成為一個開拓者，非先成為一個樂觀者不行。數世紀以來，歐洲的極端樂觀者都渡過大西洋來建設他們理想的新世界。假使在斯洛伐克一個小鄉村裏，一個窮人有兩個兒子，一個是樂觀者，一個是悲觀者。決定去美國的是那個樂觀者——悲觀者留在家裏。千萬個希望富有，自由，和冒險的歐洲人，跨過樂觀主義的橋樑到美國來。因此，美國是一羣樂觀者所創造的，他們甘冒艱險，建設一個更好的世界。

很奇怪的，美國和歐洲觀點之差異，並非基於宗教信條之不同。基督教有充分餘地可以給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發展。樂觀者認為人子的創造，主在追隨上帝的典型。悲觀者認為人性已為原始罪惡所敗壞。至於孰是孰非，與其說是信條的問題，不如說是氣質的問題。基督教的一般性質，其實是慘黯多於明快，——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悲慘畫面，遠較復活者為普遍。

差不多所有在美國的基督教宗派，都是從歐洲輸入的。雖然如此，美國的樂觀主義依然輸入宗教思想中。美國人在他們的心底裏，始終認為世界無不可治的罪惡，以良好的教育治惡劣的本性，以醫藥科學治惡劣的健康，以

離婚不滿的婚姻，以開導治愚昧，以機會及生產治貧窮，以民主治壓迫，以世界組織治戰爭。他們假定上帝所創造的世界原本美麗，不幸壞人將它變為瘋屋，監獄和戰場。他們希望在美國激勵之下，利用科學，教育，民主和組織，最後能使世界重見光明。

所憾者，人生終須一死。這個事實使快樂家庭和人間天堂的美夢不能永遠維持。因為在快樂的人生觀裏，並未為死亡安排一個位置。所以美國人對死亡的態度是敬而遠之。歐洲人却以死亡為朝夕相見的人生伴侶，他們簡直給死亡重重包圍，他們覺得自己住在一个悲慘的星球上，受死亡與疾病，痛苦與貧窮和戰爭與其他災禍的威脅。歐洲的觀念多已放棄將世間改變為天堂的樂觀希望。歐洲只想減少罪惡，不想克服罪惡。

這並非說一般歐洲人對生活的享受少於美國人。他們享受快樂一如旅客經過沙漠享受一個湧泉。二者的分別在於歐洲人的生活恰似黑夜的天空，點綴耀的小星。美國人的生活是晴天一碧，只有幾朵烏雲，可是他們相信，一陣風過處，烏雲立刻可以吹得無影無踪。

以快樂為海市蜃樓，歐洲的英雄不信最後正能勝邪，雖明知其為徒勞，但也決心為正義而奮鬥。歐洲的英雄主義是希臘式的，不以快樂但以犧牲克服生之悲劇。美國的英雄主義却是一種大無畏精神，不知畏懼為何物。試舉一例以明之。在我和歐美人士討論關於故羅斯福總統的疾病

時，各種反應令我爲之震驚。在大多數歐洲人的眼中，羅斯福被認爲一個悲劇英雄。因爲他以鐵般的意志力和精神，克服他身體的苦痛。羅斯福和疾病奮鬥的故事，在歐洲將變成一個傳說的中心。在教科書上將以之爲例，說明偉大人物不屈不撓的意志。甚至反對羅斯福政策的歐洲人，亦認爲一個能克服如此肉體缺陷的人，足有魄力於危險開頭領導世界。

可是美國的感覺却是兩樣。在羅斯福各次競選中，他的疾病都沒有人加以注意。追隨他的人認爲這是一種缺點而非長處，不宜聲張；他本人悲劇不應在大衆面前搬演。而共和黨出於禮貌和體恤，亦未提出他們對手的弱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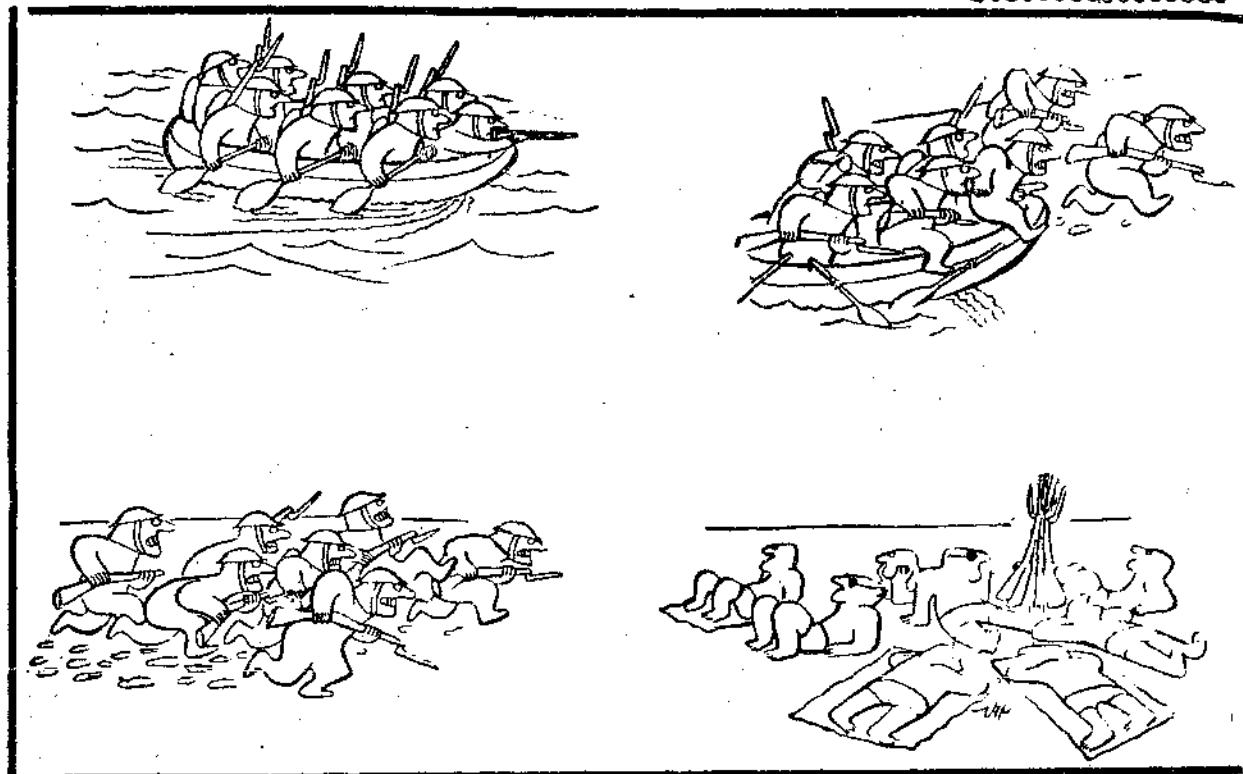
這一件事，足以說明歐美觀點的分野。而此種分歧將逐漸更形明顯。歐洲在衰敗與絕望之餘，將變得比以前更加悲觀。美國將於此次最偉大的戰爭中躍起，再度勝利，歷史上第一次美國被命運召喚，成爲世界的領導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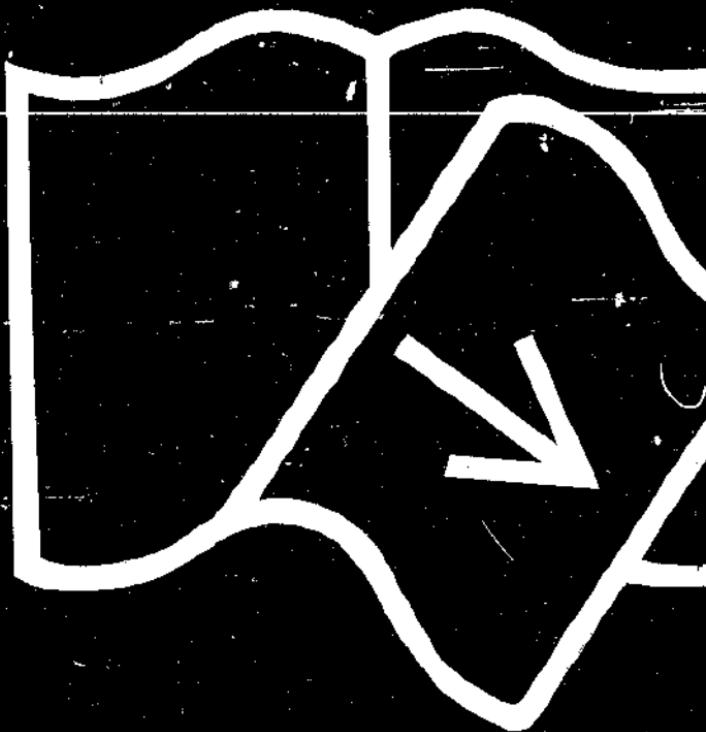
人類之將來，要看西方文化兩大分支歐洲和美國的關係如何。他們能進一步了解，則我們亦能多沾一些光。美國要了解歐洲，不能不了解它的悲觀主義，歐洲要了解美國，不能不了解它的樂觀主義。這是他們的相同而不相似的文化的基本趨勢，雖然美國亦有無數悲觀者，歐洲未必全無樂觀者。

歐洲的悲觀主義是它未能領導世界的主要原因，美國的樂觀主義乃是進行此項艱鉅工作的一種原動力。

## 登陸以後

## 世界奇異自載轉





原件短缺

擊，他所得的票數倒反佔百分之五十八。

美國的人民並不是始終消息靈通的。大眾的心中有許多『愚昧的區域』。美國人三分之一對關稅沒有明確的觀念，三分之二不知道美國反由英國獲得租借的貨品。美國人很少能够提出大西洋憲章的任何條款來。在幾個月前的一次測驗裏，五人之中有二人不曉得日本皇帝的名字，有的以為是 Fujiyama (富士山)，有的以為是 Harakiri (切腹自殺)。

我們必須把關於國內和世界問題的事實，不斷的供給美國民衆。已故的克拉柏先生 (R. Clapper) 曾用這麼一句話來表現美國民衆的特質：『不要把人民的知識估價過高，也不要人民的智慧估價過低』。民衆知道事實之後，通常總曉得應該抱甚麼態度，應該有甚麼舉動的。

美國人民另一主要特質是態度公正。過去有些人唯恐國內會發生『多數人的專制』的現象。他們想竭力保障少數人的權益。可是在我看來，美國歷史告訴我們，應該提防的不是多數人的專制。多數人是虛懷若谷的，事實改變時，他們也願意改變他們的信念。在美國，阻礙政治和社會進步的不是多數人，而是少數人。美國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實行，就是因為大多數人具有這種態度公正的特質。這可以在每一次的政治運動中看出來。如果一個候選人對其他的候選人恣意謾罵，加上言過其實的譯名，不管對方所做何事，均加以排斥，那麼，

他要獲得民衆的擁護是極不容易的。

一般美國人對於自治具有很顯著的本能——他們比較喜歡當地公民所主持的政府，而不大喜歡首都華盛頓派來的官吏所主持的政府。地方徵兵機關的工作比全國性的徵兵運動較受民衆的歡迎，其原因即在於此。

徵兵工作開頭就決定由人民自己辦理。地方徵兵機關的主持者不是專家，而是普通人民；他們隨已意斟酌行事，沒有染上美國官僚的習氣。他們的任務是把美國幾百萬家庭裏的丈夫，兒子，和父親抽徵去服軍役。這是一種很不討好的工作。當被徵召的壯丁越來越多時，你一定以為徵兵機關會受民衆的怨恨和非難吧。可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次測驗的結果，却頗出人意表：經四年戰爭之後，十個美國人中有八個認為地方徵兵機關的徵兵辦法很公平。

事實上，美國人對政治家或政府人員差不多都抱猜疑的態度。根據測驗的結果，美國人只有五分之一希望他們的兒子從政（在英國，情形恰恰相反，多數人贊成以政治為終身事業）。美國人從來不情願給予政府官員很大的薪俸。他們不主張提高國會議員的薪俸；他們認為國會議員現在的報酬已經太大了。我不知道美國人民為甚麼要使政府官員過着窮苦的生活。也許他們覺得在民主制度中，為社會或為國家服役該是一種義務，不應想到甚麼利益。

美國人愛好民主的生活方式，因此缺乏社會階級意識。自稱為上等階級的美國人非常之少。他們喜歡被稱為

中等階級。這是我們在一次測驗裏所發見的。我們所提出的问题為：（一）以你的收入而言，你認為你應該歸入那一類；（二）你認為你屬於那一個社會階級。三分之一的人承認他們應該歸入「收入較低」的一類；可是十分之九的人承認他們屬於中等階級。這種心理對於美國人的觀念和思想具有重大的影響。美國人很少覺得不如人，很少覺得沒有上進的能力。經濟拮据的人們缺乏一種絕望的社會意識，因此革命的種子在美國不易散播。如果美國有階級意識的話，那意識僅是「中等階級的意識。」

這是美國政治保守主義的一部分成因。可是如果你以為美國的中等階級對社會問題始終具有保守思想，你可就錯了。一般美國人的自由主義觀念比美國領袖所承認的還要多。例如，測驗的結果證明，關於花柳病的問題，在報章雜誌編輯，無線電播音台，和公共衛生當局鼓足勇氣提出公開討論之前，美國民眾早就希望公開討論了。遠在一九三七年，我們所舉行的一次測驗已經發見：一百人中有八十七人不但願意討論梅毒的問題，而且願意驗血，看看自己身上有沒有傳染這種毛病。當局如果早幾年知道這種情形，也許可以救活千千萬萬的生命。

現在美國有許多大城市的中學都準備開設講授性教育的課程。雖然許多父母相信灌輸性知識是家庭的責任，不是學校的責任，可是根據一九四五年春的全國各地測驗的結果，對於中學開設性教育課程的問題，贊成者與反對者

為四與一之比。在我看來，對於影響私人生活的種種問題，今日的美國人主張用更加坦白的態度公開討論。

美國人是現實主義者。他們不常耽溺於願望中。我認為上述的現象是值得重視的。在美國參戰的十八個月之前，多數的美國人相信對德日宣戰必不可免，遲早必會實現。當美國真的參戰時，人民抱着現實的態度，認為捐稅非增加不可；他們在一九四二年就主張實施一種所得稅制度，其規模之大，辦法之嚴格，是美國國會那年及翌年推行的制度所望塵莫及的。他們主張一個有兩個兒子的人，年俸二千美金，每年應付五十五元的所得稅。而在一九三四年夏，美國人民還不須繳付甚麼所得稅呢。

美國人不能欣賞高尚優雅的東西嗎？整個美國民族對於繪畫或音樂也許不能說有濃厚的興趣。可是，我研究民衆對電影——民衆娛樂的主要工具——的反應，結果發見他們最喜歡的影片大抵都是具有相當藝術水準的好影片。

美國人是情感豐富的民族。大眾的音樂就是他們富於情感的表現。美國人心腸很軟，同情被壓迫者和失敗者。我這關於大眾心理的十年研究，並沒有使我對美國人民產生幻滅之感或譏諷的態度。對於美國人，我有一點特別喜歡，就是他們能夠猜測得出誰會在競選中獲勝。在每次重要競選運動之前，我們總請選舉者預測何人可獲勝利，不管他們自己決定要投那一個候選人的票。信不信由你，大眾對於全國大選結果的預測，每一次都很準確。你祇須問他們誰會做美國總統，他們的答案總不會錯。



★欲到月宮，須用箭攻；  
數事未備，最欠食空。  
(食物與空氣也。)

## 安排飛箭射銀蟾

陸知微

譯自重慶英國新聞處專稿·羅教授 (A.M. Low) 原著

你什麼時候到月宮裏去？這個問題問得我有點發膩了。

幾乎每件新東西，像火車，輪船，尤其是飛機，最先都會被人嘲笑，且認為必無其事。的確，飛行僅是五十年光景的事，在那時一班『最好』的權威人士，還認為不可能，後來他們又說飛行並無軍事價值。

廿五年前，當我試着發表，我們將有一天可以舒適地坐在一架載客機裏，飛渡大西洋，同時還能看見我們的家，或和家人談話，那時我即被目為瘋狂。我只答：三百年前，一班小孩來看巫女表演，她用火燒自己，却毫無損傷。還有從前醫生說，每小時六十哩的速度就要毀人心臟，事實則大謬不然。

英國星際問題研究會 (British Inter-planetary Society) 所碰到的，正復如是。像燃料問題向來是會裏的一個大題目；可是五十年內，我們不會再靠今日的這些燃料。月亮是學會裏一個極饒興趣的研究支題，但它並不只是一個『月』會，也是個火箭研究會。會裏討論有一天這些原理應用到『正常的』空間旅行，人們的生活將受到多麼大的影響。

什麼叫正常？一匹馬，一輛腳踏車，一輛保持最高紀錄的新式車，還是每小時飛行五百哩的噴氣式戰鬥機，或是一架空間火箭呢！反動式噴氣發動機的原理，現正超出以前應用到的範圍，像運軍隊到幾百哩以外，或裝設戰艦魚雷艇上連珠砲，都已落後。就是在和平時期，全世界也會因之不斷的改觀，等到將來由英國往非洲一趟，會成為一次週末旅行，又愉快，又便利。或者說，白鴨子也將成爲冬季的動物，因為只要一小時功夫，在一具安適的空氣調節溫度器裏面，便可產生和暖的氣候了。

德國也有個星際問題研究會，十五年來德國政府一直予以有力的支持。會裏有許多天文學家，航空學家，化學家，物理學家，與無線電專家，而且都是科學新思潮的領導人物。老早，英國星際問題研究會開會席上，我們會聽到一位德國來賓說，他們會裏憧憬將來地球上的「殖民者」可用月亮做殖民地，可惜缺乏一塊合式的跳板去進攻。這些話，意味深長。同時，現在却還有人相信禁止以鎳錫等軍用品資敵，便可防止戰爭；也有人不了解戰爭並非武器問題。把這些一齊想來，委實怪有趣的。其實，幾年之內，所謂重要軍需材料都要過時無用。制止了普通飛機，有無人飛機——等到制止了無人飛機，又來了噴氣式火箭。

英國星際問題研究會，至少，沒有人有這種偏狹的見解。會員有一些科學家，一大批博士，還有探險家，數學家，最重要的是——大羣熱心份子。  
對克里脫(P.E. Cleator)的研究，感到興趣，才得成立的。克里脫做了第一屆會長。發起人尚有：希頓(A. C. Heaton)，雷曼德(Moore Raymond)，和羅伯慈(E. Roberts)，薩耶雷易(Willy Ley)，彼特利(Esnaul-Peltier)，比奎迪(Guide Von Piquet)與龐德瑞(G. Edward Pendray)諸人都加入了。

會員執委會可接受任何人入會。其中有責任會員，他

們有選舉和擔任職務之權。另有通訊會員和贊助會員，他們對會裏工作，頗具興趣，但未完全取得會籍。

研究會的宗旨是：『促進一切有關征服空間之研究，鼓勵及導示所有關於「地球外的開發」之事宜，暨實施有助於上述等項之各種事業。』

他們出版了一個月刊，和一個不定期刊，專載試驗火箭和這一類的新知識。常舉行月會，討論會，講演會。關於計劃，器械圖樣，各種設計大家都來作技術上的合理研討。實驗與研究工作，由研究室主任指導，有個會員技術委員會為之助。

到這次大戰爆發時，會裏的研究計劃包括下列幾項：設計一艘飛船運輸科學探險隊往返月球和地上，先在理論方面詳細研究，看這個『試驗』要些什麼先決條件。描繪並製造此種特用之航行工具的示範模型。再，實驗可用的燃料之熱量，和設計製造火箭材料。

戰事初開，該會即停止公開活動，打算一俟環境穩定，便繼續工作。

直到現在，他們的工作有些在作初步的研究，早先做過的實驗火箭也在分析中。何伯爾(Opel)，阿伯慈教授(Oberth)，龐德瑞，格林德(Grindell)，和大名鼎鼎的克利脫，這些人的工作都在進行，何伯爾因一九二八年在柏林附近表演他那輛每小時一百哩速度的車子，而全英馳名。以前他們做過一次這樣的試驗，把轎車子放在鐵軌

上，用貓代替駕駛人，讓火箭裝滿火藥來發動，走了大約一哩的四分之一，火藥全部着火，車子，鐵軌，那隻貓連那塊地，一齊爆炸了。

早先在英國還有次試驗，從本島上發出火箭，帶些信件到幾哩外的一個小島上去（Isle of Wight）。這次火箭正如初次無人飛機一樣，反轉過來，朝着看險的觀眾飛來，還沒着陸就爆發了。弄得機上的信件在狂風中像落葉般的飄散，這次失敗，實由於燃料太壞。

火箭燃料會經過許許多次試驗。液體氧同炭氫類都不是新東西，液體氧近更成爲普通商品。可是它給我們一些線索，去找新炸藥，尤其重要的，去找高速度旅行的新方法。大部份最初的液體燃料試驗，是把氧滲在汽油一起，在德國火箭學會幾次初期試驗裏，是滲和酒精，也能與氧配合而無困難。頭幾次用圓筒裝火藥試驗粉末燃料，都大大失敗；或者因此，火箭學會的原始工作雖對今日軍中火箭有極大的貢獻，而不爲人知。

軍中火箭，從技術上看，確是今日最重要進步中之一。它具有幾十萬匹馬力，但不够大。空間旅行的飛船要處理幾萬噸的燃料，問題就大得多了，費用就會要幾百萬。無疑的，初步試驗只能從小規模着手，帶着打信號的東西，讓地球上好觀測。講到帶人的火箭，控制原有困難，因要能速離地心吸力圈所需要的猛劇速度也有困難，幸由於液體燃料的發達，已經大爲簡單化了。

火箭需要高速度，不僅因廣大的距離中怕遇阻礙，而且它本身要在高熱度下才够熱。亟待解決的問題還多着呢。第一，當飛船將近地球和月亮一半路程的時候，到了『無引力』的狀態，早經有人提議過，應使飛船可以作輕輕的旋轉運動，以向月亮。那樣，駕駛人雖不受地心磁石等吸引，不致任離心力亂掉。

太陽光線發出過度的熱所生的種種困難，倒還容易藉反射作用克服。就是向來比較難解決的困難，從靜止狀態出發在八分鐘內，要達到每小時二萬五千哩的速度，現今知道並不如最初想像的那麼嚴重。德國會利用離心力機器作了好些試驗，表明這種速度人類還能愜意的吃得了。再深刻的觀察與圖解還可證明，那種怕飛船在中途碰上隕星的絕大危險，好像比橫過馬路的風險要少點，肇事率僅近乎百萬分之一。

多少年來美國和德國的實驗都很成功。但在用養氣配合酒精時期之前，頗令人難想到要把已知的燃料配合來用，這些燃料並未一一經過詳盡的試驗。火箭機給予我們一部簡明的技術發展史，引到『反動式』發動機此刻的成功。就是老早內燃機工作者所熟知的冷藏困難，現在業經應用良好的注水系統克服了。

火箭的故事很古老。首先，中國人把這個原理想出來，據說，他們是爲娛樂或標記之目的，非爲戰爭。偶然的，英軍在滑鐵盧之役有少許『火箭』部隊，但初次鄭重

介紹這個方法，要算遠在一四〇五年的艾司塔(Von Eichstadt)。

到一八〇六年，英人用過康格利夫(Sir William Congreve)所做的火箭砲轟巨洛業械(Boulogne)。還有記載說，俄人豈伯齊(Kibalchitch)判處謀殺俄皇亞歷山大第二罪入獄時，曾設計一架用火箭推進的飛機。至於創作的獎章應當無疑的給與美國工程師裴提(Betty)，他在一八六〇年設計一架飛艇式飛機，利用操縱火箭來駕駛。

一九〇三年俄人齊奧考斯基(Ziolkovsky)正式提出空間旅行的企圖，他的建議書還附有重要的技術紀錄。一九一四年美國戈達特博士(Dr. Robert H. Goddard)出版了他那利用高度火箭測驗空間的名著。自然，空間旅行這件事必定在他心意中蘊藏。這種工作與別國的研究多少聯繫，還不大清楚，不過從這時起，星際間觀測工作，已具備實際科學的性質了。

戈達特，阿伯慈，彼特利諸氏竭心盡力來深刻的研究空間問題。德國星際問題研究會一九二七年成立於布來雷(Breslau)。這年以前戈達特博士完成初次用液體氧加汽油的火箭飛行。但這些初步試驗都難望獲得真正的成功，因為必須把燃料裝在真空管裏，火箭才能發生作用。

大家很快的感到他們所用的燃料，不能在實驗室裏來研究。像液體氧加汽油比三硝基甲苯(T. N. T.)或任何類似的炸藥，要厲害得多。因此，德國火箭機總部於一九

三〇年遷到柏林郊外的雷利康多福(Reinickendorf)，在那裏修築了著名的火箭飛行場(Raketenflugplatz)。毫無異議的，今日的火箭緊靠着十四年前實驗家的成績而來。

五十年內新燃料，我不說是原子力，將比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任何東西，對空間飛船有更大無比的價值。那時研究天空航行的人碰到一個免不了的問題——『這就是成功了，又有什麼用處呢？』必不難回答。我老記住歸於法拉第(Faraday)的陳舊掌故。世界上一點一滴的電氣用具，都是由法拉第小小電光花的啓示。當他在皇家學會講演完畢之後，便有人問：『法拉第先生，這有什麼用處？』他回答道：『一個新生的小孩有什麼用處呢？』請你說。

和平時代軍用火箭也很有價值，可以幫助我們學習高速度飛行，用來傳遞郵件，還有擺在眼前的用途，就是能告訴我們上層大氣圈或同溫層的情形，比半世紀學到的還要多。對低層同溫層具備詳確的知識，我們即能預測好些星期前的氣候。這可使氣象學從猜謎進到實用而專門的科學。現在世人對宇宙線知道得極微少。火箭利用陰極線顯微鏡可取而代之，這成爲物理學家前所未有的最重要『武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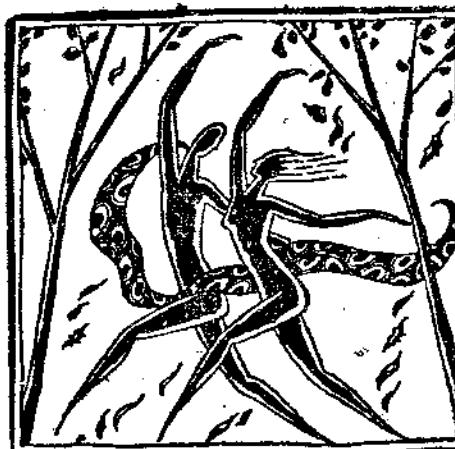
火箭全套器械不僅代表工程上的成就，而且是極其富有的巧妙天才。雖然複雜的用一架汽輪機去添燃料，再要一架駕駛旋轉儀，但不必另裝安全設備，只要材料好，沒訓

練過的人也能起飛。過氧化氫和過錳酸鈣化合，便產生高熱氣，用以推動加燃料的汽輪機。此刻控制固然決不精確，但不必懷疑遲早總會精確的。把一種特製器具裝上(A.D.F. fitting)，駕駛人便能知道爆炸前的位置。

月亮是一塊乾燥的大岩石，不毛之地，人類要去的話，預備幾個月的食物，空氣，以及娛樂的工具，現在簡直視為無法解決。一架空間飛船要達到每秒七哩的速度，才算成功。儘管想到這種飄搖不定的情形，而令人躊躇，想起來結果還是值得，人們必樂於嘗試這趟風險。

講到人類在月亮上生活，真是格外為難。由於氣壓太低，茶水要放在加壓器才沸，必須趕快喝，不然立刻就變冷了。火車可以用電開行，踏高蹠成為正常的走路。一年四季的氣候不復存在，日夜溫度變得很厲害。月心吸力很小，通常婆娑起舞，就像飛簷走壁一類魔術式的慢動作的電影一樣。木頭成為莫名的奢侈品，月宮裏一隻三和土塑成的床，比起地球上鴨絨褥墊還舒適。我想，高爾夫球要利用檣竿跳高來打，而且打的是小炸彈。因為原來地上打的高爾夫球只須輕輕一擊，便滾到三哩開外，難得找到。我不禁幻想將來有一日會有人說：『我以為這將成為空前最大的探險！』





★它是獵食線，結婚床，毒衣，  
報警網，逃生路——是一種生物  
造出來的用途最多的東西。

## 造物的奇蹟——蛛絲

彭國元

璧蒂(Donald Culross Peattie)原著  
原載一九四五年六月七月號自然雜誌  
譯自一九四五七月號美國讀者文摘

上去，黏性太重了。還有一種厚的當時發亮的絲，那子就包在這種絲裏——好像一床搖籃被。

蜘蛛拿着這根絲來適應牠的各種的需要。絲用做一根獵食線和一個大謙廳，一張結婚床和一襲壽衣，一個報警網和一張避火梯，當作手鎗又當作交通要道。它是現有的生物裏所能造出來的用途最多的物質。

有一種很粗的蛛網，用做網子的主要的架子，另外一

種，蜘蛛用來上上下下的。有一種乾的絲用做網子的輻射線，蜘蛛就沿着這個線跑出來迎接牠的大榮客人。牠替這

它確實是絲，這種蛛腺的產物，非常像蠶吐的紡織用的纖維。不過蠶絲與蛛絲是有化學上的不同點，而這些不同點是有利於蜘蛛的，牠的產物比較商用絲常是更細些，更柔軟些，而又更堅韌些。它可以算是世界上除開雪花以外，最多毛洞的，最纖細的固體了。

客人特別預備下一種絲，這種絲牠自己做夢也不想到要踩

然而蜘蛛的神奇驚人處，還不在絲，而在紡絲的那個小蟲。蜘蛛頗會測量角度並且等分之。牠們可以斷定，估計和調節壓力強度與物體擴張度。牠們應用支柱和撐子的原理，並『焊合』牠們的網的接頭——或是好像焊合的一種工作。

並不是所有的蜘蛛都織網。所有織網的蜘蛛裏最好的能手通常都是些雌性的。雄蜘蛛時常祇做些臨時的『單身房』，或是住在雌蜘蛛的巢裏。蛛網的種類或許和織網的蜘蛛的類別一樣的多。最簡單的是那種不成形的污髒的一團糟，普通的家蜘蛛做的，叫做『筐網』(Cobweb)。一種精緻些的網是草蜘蛛做的，織成一個薄膜似的平台，台的後面有一個漏斗形的掩蔽部；平常還有一個直立着的『筐網』豎在上頭來捕捉飛蟲，然後等蟲落在下面的『客廳』裏，就被黏得牢牢的。不久那位小女主人從那『斗室』裏輕快的走了出來，給牠特別的招待。

蜘蛛結網技術的最高峯是球狀網，可說是根據車輻原理解建造的，再結上一些圓圓狀的線條在上面。有許多種蜘蛛能造這種網，最普通的一種叫做圓蛛。

多數的蜘蛛都是夜間工作，不過，有一天我看見一隻在白天結網的。牠的名字，照我的科學書上說，是『米蘭達』，牠是黑色的帶着黃條子。牠已經結成了牠的三角形的架子的兩邊，用重而韌的線。一邊是垂直的，另一邊從頂上斜着伸下來。現在牠要開始結這第三邊了。牠的法子

就是爬上做好了的那根直線，邊爬邊放出一根線來，這根線的一頭聯在那根直線的底端。牠爬上去的時候，用後腳撩開這根線，不讓它黏在直線一起。牠這樣費盡氣力的爬到頂上，再從三角形的完了工的那一邊，沿着傾斜面下去，不像踩軟索的在線上走，而是吊在線下像樹籬似的慢慢溜下來。牠到了盡頭就停着，收回牠帶着的那根鬆鬆的線直到它繩緊了。然後牠用一種膠樣的東西從牠的腺裏分泌出來把它黏牢。牠這個三角紡織架就完成了。

做到這裏牠休息了一會兒，也真值得牠休息呢。牠現在需要解決做半徑線或輪輻的問題。牠走到三角的弦的中央，黏牢一根線，再下到底邊把那根線的另一頭黏牢。然後牠就爬上那根線的中央，牠用的什麼本事測量距離我們祇有瞎猜。這就是牠的輪子的軸心。在那裏牠黏上一根新線，又把它帶着爬上三角的頂端，收緊了又把它黏着。現在牠有了一根半徑線，如果連那根直徑算做兩根半徑那就一共有三根半徑了。這樣，每次都回到中央來起頭，牠一根跟着一根的做着半徑。

但不是平常的次序；牠不想把架子的一邊一回太加多了壓力。因此牠就先在這一邊放上一根線，再又在那一邊放上一根，在中心的右面做好一根，又到左面去做一根。後來休息一會兒，牠做了一個小台子，像花布紋的一塊小地方，這是牠將來的總部。牠又開始多加一些半徑。

當牠裝好了十九根半徑之後，米蘭達就在牠的總部外

面慢慢的走一個圈子，前腳踏在一根半徑上，後腳踏在另一根上，量量兩半徑之間的角度。最初牠很滿意，後來牠發覺一個角的度數比它應有的大了一倍。牠就飛快的加上一個第二十根半徑。或許米蘭達根本不知數目，但牠能量角度，這次是大約十八度，比我不用比例尺所能做的却要準確得多了。然後牠開始從總部向外繩上一根螺旋線撐住那些半徑支持牠的要加給它們的壓力，牠給那根螺旋線轉了四個半圈子。

後來，牠走到下邊一根半徑的盡頭，開始頭一次放出一種黏性的物質；我看見從牠的腺裏分泌出來像露珠般閃閃有光。它並且是有彈性的，所以不會折斷；闖進裏面去的可憐蟲祇有越掙扎越纏繞得緊。米蘭達把這種線放一些在網的下半面，一些在頂端，都是集中在一塊。於是牠就向中央走去，遇到那根螺旋的撐柱線牠就用腳把它扯掉像裁縫抽掉虛縫的針脚一樣。牠不想留下這根乾而好的救命梯子給蠅蚋之流來利用。牠把那根線扯掉後，跟着就用黏性的線代替着繞成圈子。到了總部，牠本人的住宅的近邊，牠就停止了。

最後這個小巧神奇的東西竟圓滿告成了，連休息的時間算上，一共四個半鐘點的辛勤工作。這是現在的生物界最複雜的構築。相形之下，鳥巢是多麼笨拙，蜂窩顯得那樣單調，簡陋。

米蘭達的工作受了三次蒼蠅闖入未完工的網的阻擾。

每次米蘭達都沿着一根半徑線飛奔過去，咬那不速之客一口。些許毒液就立刻使得那可憐蟲癱軟了。於是米蘭達開始把牠扭起來。纏繞的絲從牠的肚子裏湧出來像牛奶一樣，但是立刻就硬化了。牠的後腳有像梳子的爪子爬梳着絲線交給前腳，前腳再將絲線迅速的包裹着那已經寂然無聲的俘虜。當蒼蠅被裹得完全看不見了，米蘭達就又去工作。飯是可以等一歇再吃。

蚱蜢，蝗蟲，各種的害蟲都是我們的盟友蜘蛛的天然的獵食物品。鼠，甚至於蛇都有曾經被蜘蛛捕到過的，而且有幾種蜘蛛是能够弄死牠們。

對於有些蜘蛛，網子的絲線可以當做電話線用。雄蜘蛛來到網子的邊上撥動着網線等雌的來接他。或者雌的也撥動線來回答他，就在電話裏談情。

在秋夜裏有幾種小蜘蛛，顯然為到處逛逛的念頭所動，放出一根絲來在風裏吹着直到長得够帶得起來它的重量。於是它就隨之乘風而去。成千成萬的可以落在一片草原裏，早起的人那時就會看見草上完全鋪滿了一層亮晶晶的東西，一個古怪的景象，正是『游絲如雨』。

就連人都得到了許多的蛛絲的用途。有一種紡織絲是從馬達加斯卡島上的某種蜘蛛紡出來的；這種絲從活的蜘蛛身上抽了出來，扭成紗線，再織成疋頭。在美國，蛛絲用做有些望遠鏡之類的器材裏面的十字線。大約有十到十二位專家養着蜘蛛產生最好的絲為這個用途。這需要一種

粗細極均勻，強韌而無彈性的絲。最好的這種絲是一種包括可怕的「黑寡婦」在內的蜘蛛產出的。

黑寡婦是唯一真正值得我們害怕的蜘蛛，平常可以由牠的鞋鉗形的身體——大，黑而發亮，胸腹底下有紅色的沙漏形——認識出來。牠很少咬人，除非是護着小蜘蛛的時候，即使咬傷了，也多半能够好。

自然，就蜘蛛有毒液能使牠的敵人癱軟來講，所有的蜘蛛都有毒，但是蚊子和蜜蜂也都有這種程度的毒，而且更有意要刺人。有人永遠忘不了害怕蜘蛛，而幾乎人人說牠難看。在我看來，很多蜘蛛是非常古怪，而有些却是十分美麗的。如果你要害怕或討厭這類東西，那麼，對於把傷寒菌帶到你的黃油裏的蒼蠅你才應該有這種感覺，那才是合理的。蒼蠅的永世的敵人就是蜘蛛——你的不分晝夜的朋友和同盟。

華西大學牙科醫學士  
美國紐約大學牙科醫學博士

陳希和

診所上海海格路三五九弄七號  
電話七八一九三號轉

## 西風社新書

### 徵文選集

## 空遊

### ★要目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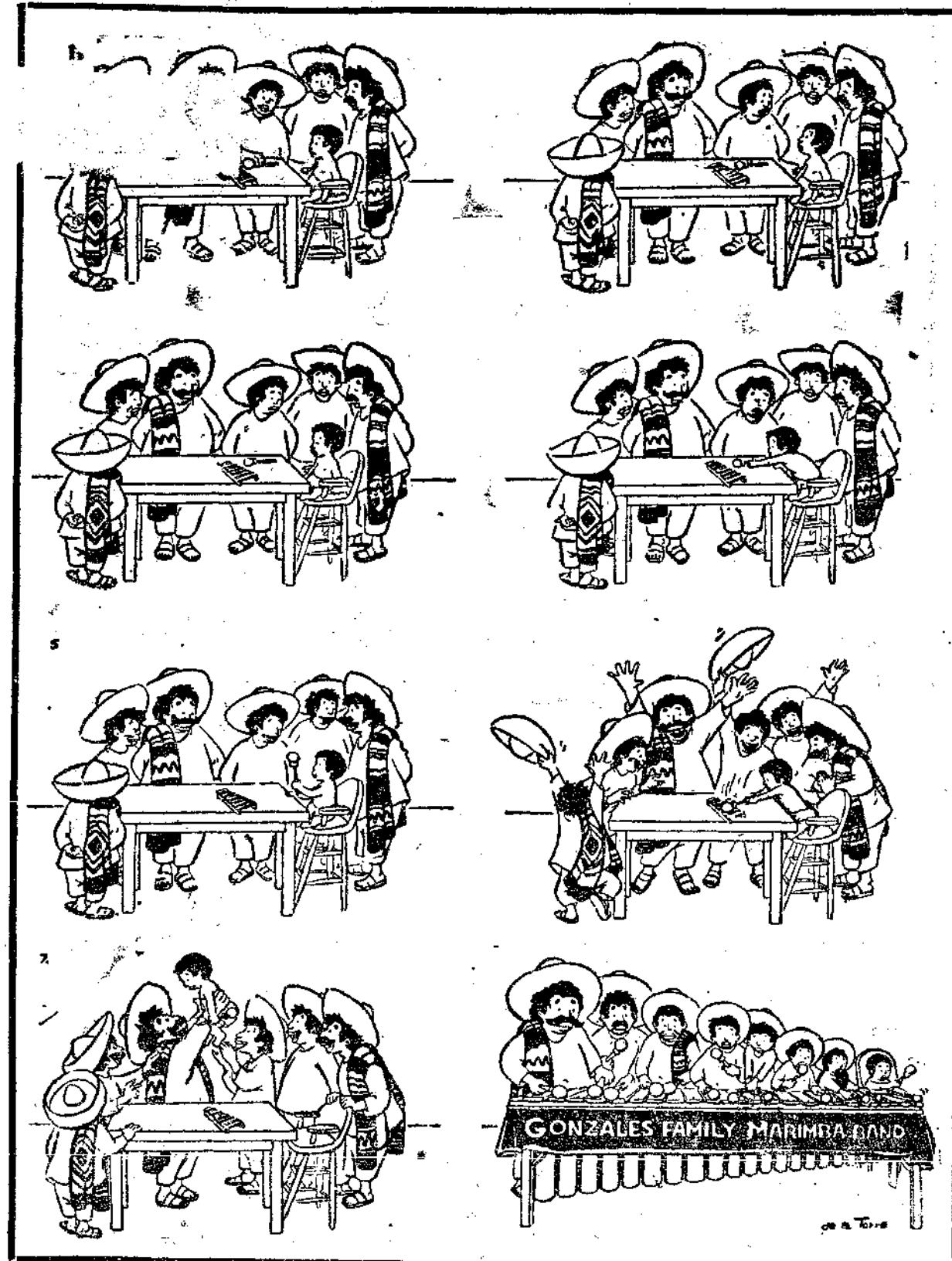
空遊	魯美音
我是心理分析家	丁瓊
社會工作員	吳楨
狗羊大夫	歐陽佐治
女記者生活	林茵音
我愛我的小病人	蘇會祥
幾時練能學得其用？	潘濟
國醫的內疚	步驥
我學做保姆	易思
杜死城	孫曉
楊三教師	董克英
電話西施	沈天鶴
看不見太陽的生活	王玉坤
白衣天使的供狀	潘濟
一個女嚮導的自白	易思

即將出版·敬請注意

西風社謹啓

家庭樂隊

客 紐約自載轉





★我們從土壤中發現了盤尼西林，現在我們又從其中獲得一種新藥，能撲滅那些毫不受盤尼西林作用的細菌。

## 新放射微菌素之發現 曾君翰

拉克里夫 (J.D. Ratcliff) 原著

譯自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出版之 *Liberty*

繼盤尼西林之後，還要算是一個最大的醫藥新聞的開始報導，不過要敘述詳細的情形還須待數月以後；也許不久各報紙上就會登載發現這種新放射微菌素新藥的神奇故事。

放射微菌素 (*Streptomycin*) 除了它本身的發現有特別的重要性外，它更為我們對所有傳染病的征服開了一條新路！它給予從事醫藥研究的人們找出一個治愈豬霍亂和荷蘭榆樹病 (*Dutch Elm disease*) 以至人類結核病的方法。

放射微菌素係在雷第格大學 (*Rutgers*) 的新澤西州農業實驗所工作的魏克士曼博士 (*Selman A. Waksman*) 所發現，他對於盤尼西林之研究很有貢獻，他生於蘇聯，

農業實驗所工作的魏克士曼博士 (*Selman A. Waksman*) 所發現，他對於盤尼西林之研究很有貢獻，他生於蘇聯，

一九〇一年到美國，畢業於雷第格大學，後來得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學位。

當他為一個年輕的教員時，他即對泥土微生物之研究感興趣。通常一立方厘米物內——如鉛筆端上橡皮頭那樣大的一點體積——含有大量之微生物：有二萬五千到五萬微生物；五萬萬細菌；二萬萬五千萬放射性微生物——一種在微生物與細菌間的微生物。在這麼繁雜的集團中，要生存就須競爭；這些微生物互相攻擊同攻擊土壤內其他的微生物。它們將土壤中植物的殘廢物化成肥沃的腐植土及蛋白質而放出氮。

泥土原被認為是傳染病之源，但引起傳染病的許多病菌在土中都找不到；雖然也有少數的病菌在土壤中發現如

產生氣壞疽及破傷風之菌及其他病菌，而其中却沒有能讓成廣泛的流行病的病菌。於是一位從事病菌研究者，對此現象下一預言性之重要結論：因為他注意到傷寒菌能在無菌水中（Sterile Water）活到五十二天之久，但在污濁的水中數小時內即死，這可能是由於一種與細菌敵對的東西將它們殺滅！

羅氏醫學研究院的寶波斯博士（Dr. René J. Dubos）也是魏克士曼的學生，他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他認為在土壤中必有一種特別抗肺炎球菌，鏈球菌，及葡萄球菌之物在，長久的研究使他得到一種普通土壤細菌所分泌的化學物，他稱之為『泰羅斯乃新』（Tyrothrinic），因其能破壞紅血球故不可注射到血液內。但它卻是防制常發生於膀胱、竇、及胸腔各處傳染病的唯一武器，它也能清除癰、癰及潰瘍，這些病常是數年難愈的。

因為上述工作的成就以致激起牛津大學的佛羅里爵士（Sir Howard Florey）去重新研究差不多已被忘懷了的醫藥奇物盤尼西林，它是自普通土壤的青黴菌中提取出來的；青黴菌素之療病功效正是佛羅里輝煌的成就。

土壤成了研究者最好的獵場，尤其是魏克士曼在這方面較任何人更有經驗，他領導着他全部實驗室的八個工作人員專從事於上項化學物之研究，他相信此種化學物是由微生物及放射菌屬產生的。

他們的工作辛苦而且有條理，幾次已近問題的中心：

寶波斯用土壤製餵法將培養好的致命細菌，每天餌入一個盛土壤的鉢內；他們預料假如土壤內含有侵併細菌之物，它一定會長得繁盛，等到它們繁殖相當多時，便容易分辨出來了。

不過以上的方法麻煩而費時間，還有一個較快的方法，只置一點土壤於一含有長滿細菌的皿內；看是否加入土壤而減少細菌的數量，如果細菌減少了，則可因此認出殺滅細菌者為何物。還有第三個方法就是取豌豆大一團土壤，用無菌水稀釋至一萬倍或十萬倍，再將此泥水洗入一盛有細菌所嗜的瓊脂皿內，因稀釋到如此高的倍數，土壤中的微生物就會長成清楚的集落（Colony）。不會混成一團，因此可以便利我們的研究。

這項工作的開始豫兆着以後很大的成功，魏克士曼與他的一個助手伍德洛夫（H. B. Woodruff）發現土壤中有一種微生物，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抗菌力，其名為抗生素放射黴菌（Actinomyces Antibioticus），魏克士曼稱它所分泌的化學物，為放射黴菌素（Actinomycin）。

這化學物效力之大，幾難令人相信，他被稀釋到一萬萬分之一以後，還可以抑制細菌的生長，它幾乎對人類所有之病原菌都有效，甚至它還可殺死引起皮膚傳染病之黴菌，放射黴菌素似乎比盤尼西林的發展及用途還大。

的確，每人對放射黴菌素都抱極大的希望，至少在它的毒性未驗出以前，他們都如此樂觀。果然後來發現了它

對動物和對細菌一樣有毒，小至千分之一磅，即可致人於死——這樣它的毒性至少比靖化物還毒六倍。

這個挫折更加速了魏氏等的工作，他們繼續努力，自實驗室附近的田裏挖了幾桶施了各種肥料的泥土；用這土壤標本做成許多平皿培養基，他們又發現了土壤中一種微生物，像是具有殺菌的能力，於是他們便把它分析出來，再從這分出來的微生物中，他們又析出了一種化學汁，這就是具有強大殺菌力的原素。

技術時時在改進，工作也在加速進展中；有一天他們在一平皿培養基上發現了一種紫色微生物的集團，集團周圍廣大的毀滅圈形成了一個清液的圓，周圍的細菌都被殺滅了，具有這殺滅力的微生物叫『刺文姪爾放射性微菌』(*Actinomyces Lавendulae*)，它所分泌的化學物，稱為『斯厥撲脫斯乃新』(*Streptothricine*)。

如果它的發現在盤尼西林以前，它一定會被譽為科學上的一個偉大成就；可惜它被發現在盤尼西林之後，它的地位就減低了些，不過它能治愈一般用盤尼西林無效的病，如它能治愈傷寒、副傷寒、痢疾等病，以及許多毫不受盤尼西林的影響的病。

當『斯厥撲脫斯乃新』剛自魏克士曼的實驗室研究出來，它就被另一種抗生素(*Antibioticus*)代替了——這是他們最大的成就，這新藥就在幾月以前為魏克士曼及他的助手栗茲(Albert Schatz)所發現，並稱之為新放射

### 微菌素。

這藥也是土壤中之一種微生物，叫新放射微菌(*Actinomyces Griseus*)分泌出來的，它們原有兩類：一來自厚施肥料的田裏，一取自小鷄之咽水中。

在最初這細菌之殺滅者原屬於一種，它對各細菌之作用比『斯厥撲脫斯乃新』還要廣，最重要的它幾乎全無毒性，諸實驗的動物都可接受相當大的劑量而無病徵。

一般研究者的動機，便是找出一種藥物，能將盤尼西林治療無效的病醫好。由於食了未滅菌的牛乳或乾酪而得的浪熱，是以前認為無藥可治的，現在已用這藥治療奏效了。這病的死亡率雖并不高，但它常使患者虛弱，而易受其他疾病之侵害。

有種流產熱病(Bang's disease)對動物界之損失極大，是一般飼牛者的一個最嚴重的問題——每年總要耗去他們約三千萬元。在沒有良法治此病時，美國各聯邦政府不得不借助於他們常用來治牛結核之唯一武器——殺戮病牛，在過去十年的根絕計劃中，兩萬頭牛都是這樣被宰割了。

放射微菌素對此種流產熱病菌也很有效，在平皿培養基上它顯示着宏大的毀滅力。於是魏克士曼及他的同伴們把它應用到動物身上。他們的實驗培養基是養料豐富的含胚鷄卵；研究者用小鑽把蛋殼一片啓開，然後接種浪熱病菌入卵內，將一半供實驗之雞卵內，置入新放射微菌素，

結果經此種處理之雞卵，證明可不受細菌之侵害。同樣用天竺鼠作實驗，結果亦甚為良好。

次一試驗是試它對副傷寒病的作用，這病用盤尼西林及磺胺藥類毫無療效，他們會用廿四隻染着副傷寒的小白鼠，其中十四隻是供作對照實驗用的，故未用新放射微菌素處理，結果這些都在二十四小時內死去，另外的十隻受了此藥的治療僅僅死亡一隻。

美國著名美若診所內的醫生們，做了一實驗，證明放射微菌素對土拉倫斯菌病有療效作用，在美國差不多每二年總有兩千個這樣病症的報告；其死亡率雖只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但患此病者，每延至數月至少數年；美若診所試驗中用三十隻傳染了此病的天竺鼠，其中一半未用放射微菌素治療，都在九十六小時內死了，其餘一半受此藥的治療都活着。

這工作最饒興趣的地方，就是土拉倫斯桿菌與鼠疫桿菌極相似，所以我們竟因新放射微菌素的發現，而獲得一治療鼠疫的新武器。

這藥對治鳥類傷寒——一種與人類傷寒相似之病——也很有用。因為這種發現，更引起了美國費城的三位臨床實驗專家的興趣，特拿來在人體試驗，看是否對人之傷寒亦有同效；雷曼（Hobart A. Reimann）愛利斯（William F. Elias），及普乃斯（Alison H. Price）；在美國醫學會週刊中，報告用此藥醫治五個傷寒病人，結果

顯有希望：受治病人中三個，顯然因此治療而就痊；其餘兩個受着治療，高熱驟退，後來也好了，且他們痊愈的過程與平常傷寒所顯者完全不同。

這些醫生解釋兩點：第一，他們在病的開初未能得到此藥來治療，第二，藥的劑量及給藥的方法，因係實驗性，恐不能十分有效，然而他們終於下了一個結論，就是新放射微菌素對治療傷寒及防止痊愈之帶菌者很可樂觀。

但是最足歡欣鼓舞的成就，就是它對致結核病之結核桿菌之作用；這試驗目前只限於實驗室之平皿培養基上，尚未用於動物體內，不過所有研究者都認為這種新藥對許多細菌之殺滅力極可樂觀，假如一旦新放射微菌素被證明確能治愈在美國每年殺死六萬人的結核病，它定能完成醫藥上空前最偉大的成就。

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假如新放射微菌素能制服結核桿菌，它也應能殺滅大麻瘋桿菌，因結核桿菌與大麻瘋桿菌極相似而且是同一菌屬。

談到商業的利益方面，新放射微菌素自然還差得遠，它的出產正為四年前盤尼西林的出產一樣的有限。培養產生此藥的微生物的工作是精密嚴格的，提練的步驟也艱苦費力，可是產量卻極微，直到現在所有新放射微菌素的產量，還不够做它對結核病人的試驗。

但是放射微菌素的低毒性及它作用之廣大，無疑地會促進它很快的發展，工業上既已知道以低成本，大規模地

製造盤尼西林。只要新放射黴菌確能如理想那樣有用，類似的方法及知識定也會應用到它的製造上。

現在魏克士曼仍繼續在抗生素的研究工作方面不斷的努力，他及他的同伴們在新放射黴菌素之後又發現兩種抗生素，可惜都不見得很有用。

魏克士曼對他這方面的工作及他工作的前途有一個很清楚的見解；他說：

『人在生存競爭中克服了許多微生物，而且知道如何去利用它們：如牛乳中之乳酸菌；酒及麵包之酵母，分解機物產生肥料之微生物。然而這些不過是微生物界之一部，我們現在正進而利用另一部新的微生物去對抗與人類及與人類有關的動植物有害的細菌。』

他將注意力集中到這方面，對治病之前途將有無限量之貢獻。對所有人類動植物的疾病：自西瓜之枯萎以至嬰兒麻痺症，我們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都會找出很快制服它們的微生物來。

### 愛情名言

茵茵

愛情是自給的，不是買來的。——Milton

愛情是不會失去的。如果它未表接受它會流回來  
澄清了我們的心。——Washington Irving

愛情和咳嗽一樣，是不能隱瞞的。——Long-fellow

愛情的視覺不是眼睛，而是心靈。——Shakespear

## 一九四五年最大的新聞

純一

美國美聯社於每年年底請各地報紙編輯選出一年中世界最重大的新聞。選擇的標準是根據消息的驚人程度，新聞的重要性，和發表時標題的大小。據該社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的報告，世界一九四五年度最重大的新聞如下（依發生時日的先後排列）：

(一) 美國羅斯福總統於四月十二日在美國溫泉逝世。

(二) 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於四月二十日被義大利民衆處死。

(三) 漢堡(Hamburg)無線電台於五月一日發表希特勒的死訊。

(四) 德國於五月六日在里姆(Reime)無條件投降。

(五) 聯合國世界和平大會在六月二十六日大功告成。

(六) 英國勞工黨在八月二日競選獲勝。

(七) 八月二日波茨坦宣言發表。

(八) 美國特魯曼總統於八月六日宣佈第一顆原子弹轟炸日本廣島。

(九) 美國特魯曼總統於八月十四日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

(十) 德國戰爭罪犯於十一月二十日在紐倫堡(Nuremberg)被審。

在這些新聞中，第一顆原子弹轟炸廣島被公認為一九四五年最重大最驚人的新聞。

★疲乏是普遍而浪費的。對於個人，這可能是永遠的痛苦。



## 怎樣克服疲乏 何凱

拉克里夫 (J. D. Ratcliff) 原著  
譯自一九四五年十月號皇冠雜誌

我們經過一天辛苦的工作晚上回家時，我們感到疲倦。我們需要休息。科學說我們是疲乏了。

可是我們許多人在工作時也感到疲倦，結果引起生產的遲延，這每年使工業耗費數十萬萬元。疲乏是普遍而浪費的。對於個人，這可能是永遠的苦痛。

科學家知道疲乏的情形，可是就連他們，這也是尚未完全解決的問題。疲乏是極端複雜的東西。這裏面包括已知的事實和未知的事實。而使它的複雜更形繁複的是，我們可能精神上疲倦，也可能肉體上疲倦。

並且不論我們疲倦的原因如何，疲乏的要素觀各人而異。對於一個人輕便的工作，却會大傷另一人的肉體。比如，愛因斯坦如果要砍半打樹，結果也許將病倒在醫院裏。可是一個砍樹工人却能一連砍一星期的樹，不過到星期六他想要算出薪水中的扣薪時，就會感覺疲倦。

爲欲努力解決疲乏之謎起見，數年前研究人員設計一種頗引人注意的實驗。他們剪下青蛙的腿筋。這筋肉繫着一個重物被懸掛在鹽溶液中，不斷的電擊使筋肉收縮，把重物舉起。電擊一直繼續到筋肉精疲力竭爲止。

對這疲乏的筋肉作化學分析的結果，研究人員發現，它的乳酸量大形增加。研究人員說，疲乏的原因即在於此。當我們工作太辛勞時，我們筋肉中的乳酸累積，於是我們感覺疲倦。在我們睡眠中，我們的身體把這乳酸燃燒，於是我們醒來又振起精神了。

這乳酸理論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却也有缺點，比方，不做勞力工作的記帳員也會疲倦，該怎樣講呢？還有電影院的收票員，她整天不離開她的坐椅，怎麼也會疲倦呢？熱心的研究人員把這種人的血液分析之後，並沒有發現過多的乳酸。可是這些人也同樣感覺疲倦。

因此最後決定，乳酸決沒有對疲乏的問題供給全部的答案。可是這理論確會填補一個裂縫——結果頗為有趣。他們發現，乳酸的產生率是人體耐久力的最好的測量表。會受良好訓練的運動家緩緩地產生乳酸；而姿勢不正常的商人，即使作着不費力的運動，也很快地產生乳酸。有幾個狡猾的教練，利用乳酸的產生率，替他們大學的田徑隊選取長距離賽跑選手。

在這種實驗進行之中，對疲乏已有新的認識。比如，現在已經證明疲乏有兩種主要的形式：肉體的和心理的。

肉體的疲乏似乎比較容易對付。這可以歸諸具體的原因，如過勞、營養不良、缺乏適當的光線或通風，或體內中毒。除此以外，肉體的疲乏還有一個要素——那就是適應。誰也注意到，在新工作開始的幾天，我們感到異常疲倦。經過數日對新的需要之調整後，這疲勞就消失了。人身差不多不斷地在適應着。

適應大都是不知不覺的，可是它能夠幫助我們的身體去克服肉體的疲乏之主要因素，只要我們學習正當地使用

筋肉和正當地鬆弛筋肉的方法。例如，我們多數作某項動作時，同時使用腿和背部筋肉，而實際上其中之一已可應付裕如。時常用錯筋肉的人對一項工作所使用的精力將二倍於使用得法的人。這全是將筋肉使用得法與否的問題。

正當地鬆弛筋肉是每個人最好都能够學習的功夫。因為假使我們睡時未使筋肉鬆弛，我們失去睡眠的利益，醒

來仍覺疲乏。在睡眠中避免緊張的方法，就在晚上就寢前鬆弛筋肉。你把筋肉儘量鬆弛之後，身體就準備睡眠了。

當你把筋肉鬆弛成爲習慣，你每夜自然得到真正的安息。

可時我們多數人往往在一日的工作時間中發生肉體的疲乏。現在有許多方法可以減少這種疲乏。通風應對你的心肺供給充分的空氣，以免心肺因缺乏燃燒疲乏之毒素所必需的氧而緊張。這將減少疲乏。改良不良的光線將減少不良的光線所引起的神經的緊張，使你得以增加避免疲倦的機會。並且記着：姿勢在肉體疲乏的原因中佔着重要的地位。姿勢的不正引起筋肉的緊張。同時它引起膀胱的壓縮，因而減少極端重要的氧的供應。

感覺肉體疲乏的不僅辦公室職員和勞工。主婦也感覺疲倦。紐約州康納爾大學家與經濟學院的最近研究工作對家庭的疲勞作了新的說明。這研究表示，主婦的疲乏泰半須歸罪於家中的器具。因爲人的高度並不完全相同，可是污水盆、燙衣檯和桌子的高度却是相同的！

康納爾大學的研究過程中會將工作中的主婦攝成影片。在影片中顯示在燙衣等的工作中，女人單用臂和肩膀肉，本可完成的工作，却用着腿和身體的筋肉。後來於燙衣檯被擺在適當高度之後，主婦就用以前所用的一小部分精力即將工作完成。在其他工作中也獲得同樣的結果——如洗盆、煮蔬菜、替小孩穿衣服。他們指示主婦把工作的平面和舒適的高度相配合。

關於肉體的疲乏最後還有一點。人體的疲倦中常含着化學的成分。哈佛疲乏實驗室的工作人員在建造波爾特（美國地名）水閘的炎熱的峽谷中證明了這一點。在一年的建造過程中，十五個工人因暑氣衰弱而喪命，數百其他工人則患日射病。哈佛的研究員追究這原因是由於血鹽通過汗腺而消失的結果。當工人們得到鹽片以補償這損失後，他們筋肉虛脫的現象隨即消失。

化學的疲勞當然是和維他命有關的，因缺乏維他命而引起的營養不良是肉體疲乏的原因之一，最近在洛克希特飛機工廠，維他命丸對患有維他命缺乏症的工人之產量平均一年增加十天半的工作日。

在化學上引起的疲乏方面，烏司特實驗生物學基金團的霍格蘭博士(Hoagland)和賓克斯博士(Pincus)發見，當一個人疲乏時，他大量分泌甲狀腺所產生的荷爾蒙。他們經過一番研究，發現一種化學品，足以抵消這大量的分泌。服用這化學品的人們馬上解脫了肉體的疲乏。

霍格蘭和賓克斯記着，乳酸怎樣會一度好似答復了疲乏的問題，所以他們還不預備主張，他們有一種化學品，可以神奇地消除疲乏而不留任何有害的副作用。可是他們的工作似乎表示，肉體的疲乏是能够克服的。

我們上面會說過，肉體的疲乏僅是複雜的疲乏問題的一面。此外還有精神的或心理的疲乏。心理的要素本身也許不至因過勞而引起衰退，可是它在疲勞上確佔着重要的

地位。一個人對討厭的工作會感到疲乏不堪，可是一碰到手邊有甚麼消遣時就會馬上振起精神。當初的疲乏僅是精神的而已。

在她傑出的著作《避免疲勞》(Avoiding Fatigue)中，雷伊女士(Marie B. Ray)舉出精神疲乏的一個有趣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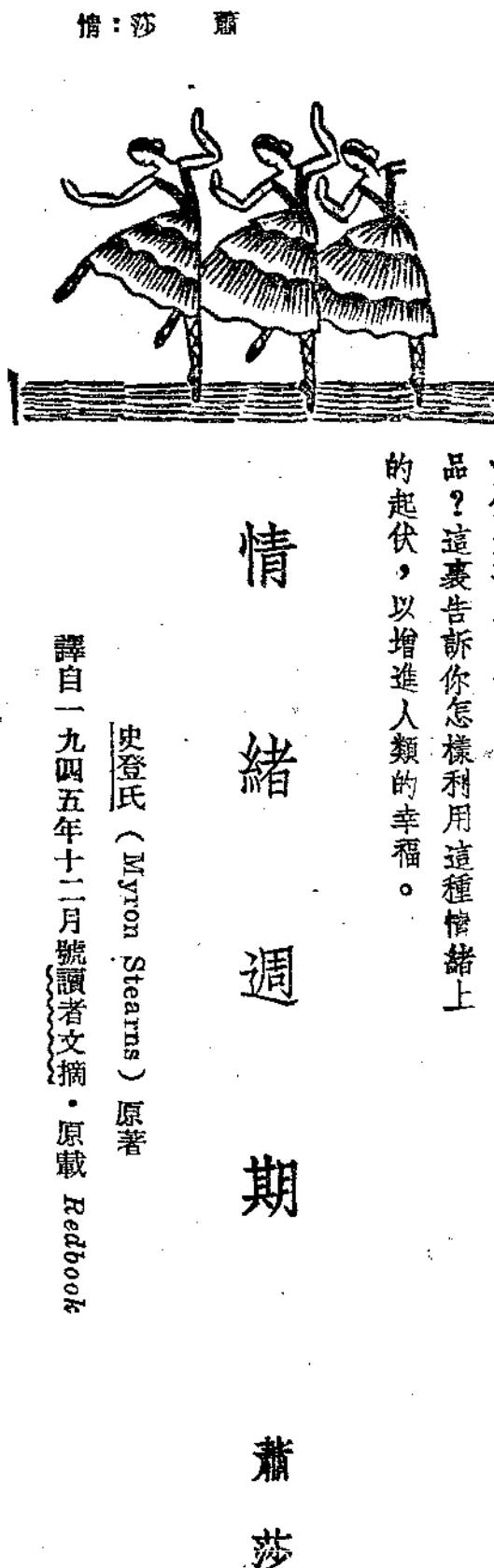
『在某工廠中，製造三種紡織物：棉織物、綢織物、和毛織物。這三種紡織物在處置上以及在所需的體力量上，顯示三種不同的困難。織綢物的纖維是難得斷的；棉織物，一匹一匹地滾出來。棉織工人必須比較警戒，比織綢工人更辛苦地工作，但是却比毛織工人要舒服些。』

『那麼各羣工人的疲乏量，你以為是怎樣的呢？你說毛織工人是最疲倦的。不錯！棉織工人第二，織綢工人第三。你錯了！織綢工人差不多和辛苦毛織工人同樣疲乏。』

為什麼呢？因為織綢工人感着厭倦，為精神的疲乏所苦。直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神奇的藥丸，可以使我們的『疲乏病』斷根。可是對於精神疲乏，自我分析能奏奇効。試揀出你日常生活中有趣的場面。你將發現新的有興趣之點，這對於消除疲勞之感將大有幫助。

至於我們都感到的精神疲乏，也許最重要的一點是，晚上在床上試將身體舒暢。當你上床之後，記着身體的舒暢將給你更舒適的安息——和早晨新的開始。

★你爲甚麼要做『情緒週期』的犧牲品？這裏告訴你怎樣利用這種情緒上的起伏，以增進人類的幸福。



## 情 緒 週 期 薦 莎

史登氏 (Myron Stearns) 原著

譯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號讀者文摘·原載 Redbook

心理學家許多年前就知道(你自己也知道)：對於同樣的事物，人們在不同的時候會發生不同的反應。某一天，週期

老板很和藹，對於女書記所做的小錯誤是不以爲意的。在別的日子裏，她的工作必須十全十美，否則老板便會大發雷霆。做母親的都知道她們的孩子有時很親切，很聽話，有時却好像着了魔似的，脾氣很壞。你的丈夫有些早晨高

高興興的哼着歌曲，有些早晨則快快不樂。

精神換發與無精打采乃是司空見慣的現象。你認爲運氣不佳會使你無精打采；在另一方面，聽到好消息則會使你精神煥發。你確信這是一定的道理。

可是，科學的研究證明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美國賓

斯凡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赫賽博士 (Dr. R. B. Hersey) 對於人類情緒的起伏，會做過十七年以上的研究。他發現我們有時精神煥發，有時無精打采，這種情緒的起伏差不多是跟潮水的升降一樣有定期的。客觀的環境只不過使我們這種情緒起伏的期限稍微提前或遲延吧了。當你覺得無精打采時，好消息只能使你暫時高興一下，並不能使你變得精神煥發。在另一方面，當你覺得精神煥發時，惡耗比較不會使你墮入憂鬱的深淵。人類『情緒週期』 (emotional cycle) 的長度通常約爲三十三天。

赫賽爲了研究鐵路修理工場工人的最佳工作狀況，才

在一九二七年發見這種『情緒週期』。他以二十五個工人爲研究對象，在一年餘的時間中，每天調查四次，根據他們的言語，行爲，和身心狀態，製成圖表。不久，他發見所有的圖表都表現相當固定的型式，不禁大爲驚奇。每個工人在每個『情緒週期』中總有一個精神煥發的時期和一個無精打采的時期。

有一個工人給汽車輾斷一條臂膀。這個意外事件剛巧在他精神煥發的時期發生，因此在他住醫院的最初數星期中，他還是很快樂。『你不能阻擋一個有志向的人！』他說。『我出院後也許會尋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他的期望居然成爲事實。他恢復健康之後被派爲小監工，權力和酬報都比前更大。可是到那時候，他已經陷入無精打采的時期，因此他不但不覺得高興，反而鬱悶寡歡，而跟那真正愛他的美麗的未婚妻解除婚約。

有個年長的工匠說他不受任何『情緒週期』的支配。

他說，『我始終是快活的。』可是赫賽的圖表却證明這個人每到第五星期總比較歡喜批評上司，不願跟同伴們說笑，也不願和人家談話。

差不多每一個人都不承認自己在情緒上有甚麼改變，他們認爲如有任何變化，都是外界的環境引起的。無精打采的原因是很容易尋到的，而且似乎都入情入理，例如，睡眠不足，與妻子吵架，或天氣不佳之類。

赫賽爲了想找出『情緒週期』變化的原因，同時想研

究怎樣利用這種情緒上的起伏，以增進人類的幸福，便拿自己爲研究的對象。他不久發見在無精打采的時期，他比較喜歡批評，而且比較易怒。他不願跟人家談話。他因此替自己排定一個工作表，在無精打采的時期專心從事研究工作，避免任何需要自信的事情。在他精神煥發的時期，他則從事會談和演講。

接着他又把自己身上的變化程序作長時期的研究，以確定生理狀態對於情緒變化的影響。他和費拉得非亞醫師（Doctor's Hospital in Philadelphia）的內分泌專家本奈特醫師（Dr. M.J. Bennett）合作，在一年餘的

時期中，每星期作一次極詳細的身體檢驗。

他發見他的甲狀腺，黏液腺，肝臟及其他器官的工作及分泌量每星期很不相同。他的紅血球的數目也大有差別。甲狀腺的分泌對於『情緒週期』的變化，較其他因素的影響爲大。據研究的結果，這種分泌的產量往往由低至高，由高至低，四五星期中重複一次。赫賽與本奈特的結論是：人類身體上的各種因素互相協調，而造成一個長達三十三天至三十六天的『正常』週期。

這種『情緒週期』根本就是一種身體能力的產生和消耗的過程。可是能力的產生與消耗，其速度並不十分平衡。最初我們所產生的能力多於所消耗的，結果我們變得更加活潑，精神煥發，因而所消耗的能力多於所產生的。這樣繼續下去，直至我們身上所餘剩能力消耗淨盡，引起

反動，而造成疲乏，灰心，無精打采的情形。

當我們覺得精神煥發的時候，我們所儲藏的能力已經減少。反之，當我們覺得無精打采時，我們身上的能力已經開始產生。

赫賽和本奈特兩博士觀察許多人之後得到一個結論：有些人的情緒變化與三十三天週期不很符合，大抵是由於甲狀腺的活動趨於反常之故。如果你的甲狀腺分泌量過多，你的『情緒週期』也許會縮短至三星期。如果你的甲狀腺分泌量過少，你的『情緒週期』也許會比常人延長數星期之久。赫賽發見他自己年紀越大，『情緒週期』越有延長的傾向。他說，他自己現在的『情緒週期』大約比十年前延長三天。

男女的『情緒週期』長度似乎沒有甚麼分別。不過女人的『情緒週期』往往因經期而發生混亂的現象，因為經期本身對於情緒也有影響。當經期的憂鬱與『情緒週期』的無精打采狀態恰巧同時的時候，女人也許會產生極度的神經質或憂慮的變態情狀。赫賽和本奈特相信：許多沒有必要的離婚或分居事件，是在這種時候肇端的。

你曉得這些研究的結果對你個人多麼重要。第一，你知道你覺得無精打采，乃是生活上一個很自然的階段，不久便會有幾天或幾星期覺得樂觀，覺得精神煥發。這種知識可以使你在遇到阻礙的時候，比較不灰心失志，使你減少憂慮或愁悶。當前的處境也許使你悲觀，可是你相信不

久一定會覺得樂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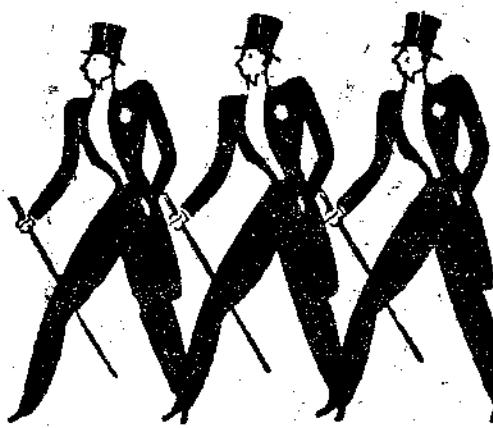
第二，你可以記住你自己的『情緒週期』循環的情形，使你知道甚麼時候會精神煥發，甚麼時候會無精打采。你簡直可以把你覺得特別悲觀或失望的日子記在日曆上，以供參考。記住無精打采的日子比精神煥發的日子更為準確，因為前者為期較短，往往只有三五天，而且比較甲狀腺的活動趨於反常之故。如果你的甲狀腺分泌量過多，你的『情緒週期』也許會縮短至三星期。如果你的甲狀腺分泌量過少，你的『情緒週期』也許會比常人延長數星期之久。赫賽發見他自己年紀越大，『情緒週期』越有延長的傾向。他說，他自己現在的『情緒週期』大約比十年前延長三天。

男女的『情緒週期』長度似乎沒有甚麼分別。不過女人的『情緒週期』往往因經期而發生混亂的現象，因為經期本身對於情緒也有影響。當經期的憂鬱與『情緒週期』的無精打采狀態恰巧同時的時候，女人也許會產生極度的神經質或憂慮的變態情狀。赫賽和本奈特相信：許多沒有必要的離婚或分居事件，是在這種時候肇端的。

在無精打采的時期中，你往往會過分重視小小的危機或不幸事件。這是一個很大的危險。赫賽博士說，『你不要因為無精打采，而把無關緊要的困難誇大起來。』

## 西風徵求各地代理

西風復利伊始，擬徵求各地代理經銷處。辦法簡便，利益優厚，有意者請即來信接洽，或親來面談。



★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只要是值得做的，不管事情之大小，你應該嘗試一下。而且你今天就該開始，不要等待明天，因為無情的時光是永不再回來的。

## 不 等 待 明 天 藍萍心

伍爾夫 (James D. Woolf) 原著  
節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號 *Your Life*

我有一個朋友上一個月逝世。他活了六十一歲，可是他一生最想做的一件事，到離開世界時還沒有做成功。他想作一次環球旅行；他心中有這個念頭已經二十五年。雖然他有充足的時間和金錢去實現這個計劃，可是他終究沒有這樣做。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前，就開始起想作一次環球旅行，但他認為當時商務太忙，不能分身。在戰爭的期間，旅行當然辦不到。第一次大戰結束之後，他開始計劃這個偉大的冒險，可是他又覺得他的事業需要他，不能讓他離開。後來世界不景氣，他的產業大部分損失了。接着，他便拼命埋頭苦幹，希望恢復過去事業的成功。

在這許多年中，他的環球旅行的計劃並未放棄。在拖延二十六年之後，他終於準備一切，真的要啟程作旅行世界的壯舉了。這一年剛巧是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戰爆發，他的計劃又成泡影。他現在死了，再也不能實現他二十五年中有時間和金錢可以實現的最大願望了！

我們公司裏有一個同事，在一九二九年對我說，他想辭職到蘇聯去遊歷一次。他當時是個三十歲的青年。他的思想並不激烈；他不過對蘇聯這個國度很好奇，想去看個究竟。他在我們公司裏職位很好，前途極有希望。

我認為這個計劃不大妥當，可是他堅決的說，這是很好的計劃。『是的，我決定出國。我要去蘇聯遊歷，如果

我現在不去，將來也許永無機會。』

我這青年朋友真的到蘇聯去了。他在那邊住了幾年，學會俄語，最後還帶了一個漂亮的俄籍妻子回美國。他現在仍在原來的公司任職，積蓄當然比出國以前少得多，可是他的前途是十分遠大的。同時，他也比前快活得多。他的經驗使他的視野擴大；他的態度比較安閒，對人生比較滿足。將來當他要離開世界時，他至少有一個可以感到歡慰的思想：『有一件事情我一生很想做——我終於把它做成功了！』

### 藍萍心不想要等明天待明

433

英國現代作家威爾斯（H. G. Wells），在他的自傳

（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裏提出他一生奉行的『兩個主要的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如果你真正想要一樣東西（當然指正當的東西），你應該不顧一切的去取得它。』第二個原則是：『如果你認為生活不够好，那麼，你不妨改變生活方式。不要忍受一種無聊而討厭的生活方式；如果你為改變生活方式而不斷的奮鬥，你有失敗的可能，但也有成功的希望。到死神來臨，一切完結的時候，纔追悔甚麼事情沒有做，可就太遲了。』

環境的壓力常常使我們不能實行我們感覺興趣的偉大計劃；這當然也是實情。比方說，環球旅行是我們夢寐求之的事情，但真有能力可以作環球旅行的並不很多。可是我們往往忽略許多可以完成的小計劃；我們往往失掉許多機會，因而不能實現我們的夢想。

有一個簿記員在三十年來天天想做會計師；他決定『有一天』要進夜校去讀會計，以便取得會計師的資格。這個人並不懶惰；不過他總覺得將來還有許多時間，到明天才開始研究會計還不遲。他每天有些工作做，因此把自修計劃延擱起來，日復一日，三十年的時間，計劃還留在心中，迄未實行。

有時我們只要努力一下，便能够使我們的工作成績更好，或使我們的事業更為成功，可是我們總是不會抓住機會。我們在等待明天的到來，明天之後還有明天，結果機會失掉了，計劃成爲泡影了！

我有一個朋友很想學彈鋼琴，可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總沒有開始學習。當他過了四十歲時，他有一天突然覺悟了，他知道韶光易逝，終於開始學彈鋼琴，很有耐心而且很刻苦的學習。到今天，他已能彈一手相當好的鋼琴，深以學到一種新技能爲慰。

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只要是值得做的，不管事情之大小，你應該嘗試一下。你也許不能達到目的，可是你應該記住：『比賽本身是比錦標更重要的』。而且，你今天就該開始嘗試不要等待明天，因為無情的時光是一去永不回來的。

★ 請 把 西 風 的 好 處 告 訴 親 友  
★ 請 把 西 風 的 缺 點 告 訴 我 們

# 應付患難要訣

梁少剛

我們每一個人，遲早總會遇到患難，也許是失戀、財產上的損失、美夢的幻滅、或愛人的死亡。無論它是那一項，無論它甚麼時候發生，沒有一個人能够逃避。

當你遇到這種事情時，你知道怎樣應付嗎？你會感到絕望——覺得生命毫無價值而厭世嗎？你會怨恨不已，讓這厄運來毀滅你嗎？

你不必如此。如果你用適當的方法去應付，你一定可以自拔——雖則已蒙創傷，可是仍能重獲有用的生命，同時更在生命中找到和平與樂趣。由於身體健康，遺傳優良，早年的訓練，你也許碰巧能夠這樣做。可是如果你能依循下面幾條實用心理學的簡單法則去做，你一定用最巧妙的方法去應付患難：

(一) 面對事實——不要自以爲並未受到打擊。你的是受到打擊的，假裝着若無其事是沒有用處的。

(二) 如果你想哭，那麼就盡情放聲大哭一場，使你情感上最初遇到的刺激逐漸消除。

(三) 想一想那些跟你一樣受苦的人們。——想到那些比你遭遇更不幸的人們。然後再回頭想你仍舊有著，而別人沒有的事物。

(四) 找一些比你痛苦更深的人，設法幫助他——如果你找不到這樣的一個人，你不妨獻身於一種有意義的工作。這種努力能够使你全部因難迎刃而解。

(五) 當心你的健康——爲營養而飲食，勿圖口腹之快。從事充分的運動，使你身體疲乏。想睡的時候就睡，儘可能的睡得長久些。

(六) 在規定的時間中研究你的問題——

用相當的時間，從容不迫的去對付那已經發生的不幸事件。在這時期中，殫心竭慮，緩緩的想出一個將來的計劃。

(七) 讓你的心神有所貫注——不要空閒！不要孤獨。無論做甚麼事情，盡你的全力去做；事無大小，做完一件事，就會使你感到滿足。致力於你平時覺得有趣的活動，使你忘掉自己。

(八) 以和善的態度對人——從小地方着腳，使他人得到更多的生趣；他們暗地裏也許跟你一樣受苦。

(九) 如果你不是一個絕對的無神論者，那麼，到禮拜堂去，翻讀世界上最偉大的書籍聖經。

(十) 讓時間來幫助你——在「這也會過去的」這種思想裏找到安慰。人類具有極大的復元的能力。到相當的時候，你將獲得一種新的安定力量——這種安定力量是基於你對付人

生，奮發圖存，和適應生活的能力的。(紐約大學人事管理指導系教授 Robert Flappock 著·譯自九四五五年十月號 *Pageant*)



★『飛刀』的發明，雖然爲了軍事上的需要，但是它却同『雷達』一樣，將永久給予世人以幸福。



## 『飛刀』驅霧器

郭棟材

美契 (Allan A. Michie) 原著

節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 *The Toronto Star Weekly*

### (一) 引言

瞧呀，這白茫茫的一片迷霧，又在籠罩了整個大地。

富於閒情逸致，善於欣賞自然景物的文人雅士，自然覺得霧中的另一境界的美妙可愛。但是我們的生活却是現實的，在這個二十世紀中又怎能容許你有這樣悠閒的雅致。

爲了生活，爲了整個社會的活動，交通機構是不能有一分一秒鐘可以停頓的。因此不知有多少陸上的車輛，海上的船舶和空中的飛機失事在這迷茫之中。不少的科學家會試想克服這種障礙，使人們得以『撥雲霧而見天日』，但未

得成功。直到這次戰爭結束後，我們方似在霧中突見天日，知道人力已能控制霧氣了。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時代日報發載了一篇以『三種軍事秘密』爲題的

美國新聞處特稿：

『有三件過去的軍事秘密最近才發表，第一件是烟幕，第二件是飛機場上的撥霧設備……

『撥霧機』——英國各處很多霧，機場被大霧遮蔽時，飛機下降十分危險，後來英國人發明了一樣撥開雲霧的機器，能够在一片濃霧中間開闢一片長三百三十英尺，寬一百五十英尺，高一百英尺的空隙，理由只要把溫度增加七

度，霧氣就可以消除。所以英國人在飛機跑道兩旁，每隔幾步就要安放一個點燃汽油的機器，同時燃點起來，提高空氣的溫度，平常只要點十分鐘就可以消除霧氣。快的時候六分鐘就够了。這機器從一九四三年一月開始使用，到現在因為有了這機器而安全降落的盟軍飛機超過兩千五百架。安全降落的機員總數一萬人。在這兩年裏頭燃用了十萬噸汽油……」

在這一段簡短的新聞裏，我們雖然已能大略知道了這種所謂撥霧機的用途，但是它的發明經過，是否就如那消息裏這樣輕描淡寫呢？我們不得不更進一步來問一聲。以下的就是關於它怎樣地呱呱誕生的經過。

### (二)『飛刀』發明的動機

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下旬，德國主帥龍休脫將軍的兵力衝破薄弱的美軍防線，直搗比利時，這時聯軍地位很危急，除非出動所有的重轟炸機隊助戰，否則德軍勢將要把聯軍擊潰，但是聯軍重轟炸機的基地都在英國本土，那裏到處都是濃厚的迷霧籠罩了幾乎所有的機場，故此龍休脫早就仔細計劃好，要在歐洲最惡劣的冬季氣候時期，乘聯軍飛機不便出動之際發動攻勢。

然而德國人並不會知道聯軍會有『飛刀』這種奇妙裝置的神力足以驅除大霧，它是戰時一種隱秘不宣的偉大發明。自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以來，美國空軍轟炸機隊即靠它

## 郭棟材：『飛刀』驅霧器

的神力作緊急的降落和起飛。

在戰局最危急的一週中，好似神蹟似的，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迷霧中突然穿開一條弄堂，數百架英美飛機即從這裏怒吼而出發，到德軍後方去轟炸鐵路，橋樑，以及供應站。當這些飛機歸來時，同樣地在空中切開了一條通路，讓所有的飛機安全降陸。在這一週末，正當英倫的霧最濃厚時，大約有三百架美軍重轟炸機起飛至聖飛城 (St. Vige) 在聯軍陸上部隊實行反攻之前作白晝的戰略轟炸。龍休脫將軍的攻勢即因這次的猛轟而被擊破，而德軍失敗的命運也自此註定了。

『飛刀』雖然耗費了極長的時間以及極大的智力去研究方得成功，但其構造却很簡單，只不過是一個外面繞着管子的巨大方箱，裝置在機場的主幹跑道邊五十碼外和機場的門口。它是一具燃燒在高壓力下的噴出的汽油蒸氣的東西。在最初開動『飛刀』時，它發出一團團黑煙，但當汽油蒸氣受到熱力後即燃燒成一股黃白色的猛烈火燄，但却是無烟的。這股強大的熱力使空中的小水點（即構成霧的主要成分）蒸發，而跑道上空的霧即刻消滅。

至於『飛刀』(Fido) 命名的來由，却是『濃霧消除器』(Fog Intensive Dispersal Oil) 打頭幾個字母所拼集而成的。至於『飛刀』所切開的通道，航空人員都稱它為『巨峽』(The Grand Canyon)。

『飛刀』不獨挽救了在比利時的危局，並且使近代空

中戰術起了一次革命，即使以往認為頭痛的不能飛行的日子都不再來臨，聯軍的飛機可以任意起飛降落了。例如在某一氣候最惡劣的冬日，一隊美國轟炸飛機正要飛返基地，發覺英國東部所有的降落機場全被濃霧所蓋，在木橋（Woodbridge）地方的『飛刀』突然開動了，一百另六架美國轟炸機，就從那條『巨峽』中平安降落在蘇福（Suffolk）的緊急降落大機場，在這簡單的一次『飛刀』動作中，即挽救了一千另六十名可能失事的航空人員的生命，以及價值五千萬美金的飛機。

### (三)『飛刀』發明的經過

『飛刀』發明的動機當推源於一九四一年上半年，那時英國空軍出發到歐洲各地的飛機，因迷霧籠罩了機場而失事的日漸增多，當時邱吉爾首相即覺得如此大量航空人員冤枉喪失於回返基地途中，極為遺憾。他知道戰前對於驅霧的試驗毫無成績，所以他提出了這意思交給英國的科學和軍事學家，催促他們加緊研究驅除機場上迷霧的方法。但是那些專家都回頭說不會有任何成就的希望。

飛行員損失數字日漸增加，在夜間，英國飛行員失事於霧中碰撞數目，甚至較之在德境被擊落的數目還要多。故邱吉爾仍頑強地堅持着他的希望，就此將這意思交給一個年青的內閣閣員勞合喬弗來（Geoffrey Lloyd）。他曾經參與石油戰事局的秘密工作，剛纔製成噴火坦克車以

及防禦敵人侵英用的汽油燃燒守衛器。勞合負擔了這新使命之後，即召集了政府各部門和各私人企業中的五百個研究人員實行試驗。工程師，氣象學家，科學家和有經驗的駕駛員差不多每天集議他們研究所得的結果。在他們所考慮到認為可能的驅霧方法計有應用超音波；應用放電的方法；用化學藥劑吸收空中濕氣；用冷凝方法使水分乾燥，和戶外溫度調節裝置等等。

最初，專家即同意認為用熱力的方法最容易成功，因為大家都知道霧和熱空氣二者不能同時存在。霧的凝聚即是因為空氣的溫度冷過於它自身的水蒸氣飽和點，故此若然將空氣加熱，使溫度高過了水蒸氣飽和點，那末空中的小水點即蒸發，而霧即消除了。但這是理論，實行起來時的困難，就在如何有這樣巨量的熱力足使機場跑道這個區域的霧消除，因為空軍方面提出所需要的目標是一條三千呎闊，一百五十呎高的『弄堂』方足夠運用。

勞合的一位顧問——蘭金博士（Dr. A.O. Rankine）自戰前德國刊物中，找出一個應用了許多燃燒爐排列成行以發生大量熱力供給空中之需的方法，他們即根據這方法去試驗，果園中用的暖爐都被徵用，英國的鐵路公司築了一座巨大的焦炭燃燒爐，皇家化學公司製了許多用飛機引擎來鼓風的巨大鼓風爐，吹出熱空氣於跑道上以供試驗。在倫敦郊外的一個未曾應用的蓄水池，就是勞合和他

的專家們日以繼夜地生火，試驗的地方，工作人員造成一

一條一千碼巨大的槽，在這裏燃燒着焦炭，另有一條同樣巨大的槽裏則燃燒汽油。就在這年十一月四日，正是邱吉爾提出他的意見發動研究工作的第三十九天，就得到了初步的成功。在漢雪爾（Hampshire）的模代（Moody）地方，由汽油燃燒爐驅除了五十碼內外的霧。這無霧區域大概有二百碼見方的面積，八十呎的高度。同日，在倫敦近郊的斯坦恩斯（Staines）用一列焦炭爐驅除了更濃厚的霧。

這兩種方法的比較，焦炭發出的煙較汽油為少，但是最初引起火所需的時間較長，而且需要較多人員去管理。汽油燃燒時發出一股濃厚的黑烟，差不多和霧一樣的妨礙視線，但它却可很快地變得淡薄了，而且汽油的供應極為便利，英國各地都有油管網通過，隨時隨地可以取用。故此最後，大家決定將研究目標集中在汽油的裝置上。

這種對霧的征戰已漸漸變成爭取時間的鬥爭了！因為駐英國的美國第八航空隊實力日增，同時英空軍轟炸隊亦已發展到足夠出動一千架轟炸機夜襲的力量——如果機場不為霧所籠罩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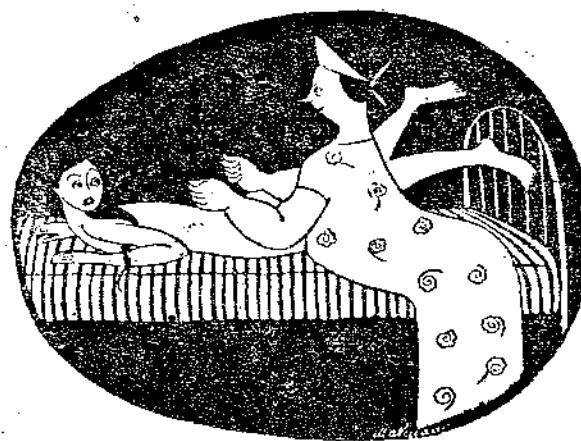
至此就決定將『飛刀』裝置放在一個英空軍機場中作實地的試驗，於是選定了英格蘭中部格來夫雷（Gravelley）的尋路者機場（The Pathfinder Station），這是全國以霧最濃厚而聞名的地方。一個管子圍成的五百碼長的長方形箱放在機場門口，另一具放在跑道旁，第一次試驗舉行於一九四三年一月，當汽油燃燒起來時，它的烟和火光竟

將離機場五十哩外的所有救火車都引來了。

此後數月中，格來夫雷竟始終沒有霧光臨，直到七月十七日勞合和他的人員方才候到了一陣濃霧下降，他們大喜，齊集到『飛刀』旁邊，把它開動了，最初等得不耐煩的幾分鐘，一點也沒有什麼異樣，但隨後霧漸漸離開了跑道，七分鐘之後，他們已能看到天空了。

空軍副元帥貝奈（Bennett）立刻躍入一架轟炸機中從『飛刀』所切開的弄堂中起飛了，隨即他們將『飛刀』關閉了，跑道慢慢地又籠罩了烟霧。他們恐怕剛才的把戲是僥倖的，於是又開動了『飛刀』，立即跑道又在眼前出現了，貝奈就從這弄堂中降落。此後連續在『飛刀』的開動和關閉之中起飛，降落了三次，至此，人類的歷史上開始寫下了人能駕駛霧的一頁。

當歐戰結束時，英國已有十五處機場，歐洲大陸上已有一處機場裝置了『飛刀』。我們不可否認的，『飛刀』的費用是很巨大的，二千五百碼長的『飛刀』裝置開動一小時即需耗汽油八萬加侖。總之，截至歐戰勝利日為止，在試驗期中，裝置『飛刀』的機場共耗用了三千萬加侖，共值一千二百萬美金的汽油，但這種成本因竭力避免浪費而逐漸減少，今日『飛刀』不獨在軍用上發展威力，就是倫敦近郊的斯坦恩斯民用機場也已應用了『飛刀』，因為那兒每年有六十天的霧日。『飛刀』的發明，雖然是為了軍事上的需要。但是它却同『雷達』一樣，將永久給予世人以幸福。



★世界兒童所遭遇的災難是多麼普遍而淒慘，兒童的救濟問題又是多麼嚴重而急切——兒童救濟基金團工作的本質，不只是一種救濟，而且也是一種教育。

## 兒童救濟基金團

汪家正

柴洛納 (Len Chaloner) 原著

譯自一九四五年三月寰球文摘

『飢餓的兒童必須被撫養；疾病的兒童必須被醫療；遲鈍的兒童必須被協助；犯罪的兒童必須被感化；孤苦無依的兒童必須獲得食宿和救濟；在一切危急和災難中，兒

童都必須有得到救濟的優先權。』——這是大家所熟知的唯一莊嚴的偉業，而且，不遺餘力地去推行。

有關於兒童福利的最基本的條例，這也就是一九二二年解布 (Edington Jebb) 所草擬的『兒童權利大憲章』裏面的要點。這些條例和要點，不但被不列顛國際兒童保育協會所採用，而且，又被國際聯盟理事會所奉行。

不過，真正地把這些空洞的條例變成實際的事業的，乃是兒童救濟基金團 (Save the Children Fund)，在

烽火漫天的世界裏，它把全世界苦難兒童的救濟當做它的第一類是英國戰時苦難兒童的保育，第二類是戰後歐洲各國淪陷區兒童救濟工作的計劃和準備。在第一次大戰結束以後，該團曾經在俄國，在塞爾維亞等地辦理過兒童救濟的事業，在這一次大戰終止以後，該團仍將運用過去的那種國際的傳統和方法。疏散工作的加強，因配合戰時的需要而引起的家庭生活的離散，燈火管制和閃電戰，——這一切都是：英國各地都急切地需要着：兒童救濟基金

團來開始工作，來加強工作。因此，兒童救濟基金團就在英國各地開設寄宿的托兒所，創辦私立嬰兒學校，白晝托兒所，同時，又在各防空避難所設立遊戲場。工作愈展開，需要愈擴大，兒童救濟基金團的事業，似乎始終都嫌不够。該團抱定決心：無論情勢多麼危急，也不論世局怎樣變化，更不論戰時的嬰兒學校或托兒所是多麼簡陋，無論如何，一切新創設的嬰兒學校或托兒所都必須保持原有的嬰兒學校的真正精神，並且，無論是寄宿的或者是白天的，一切保育機關都必須給予兒童以真摯的慈愛和個別的照應，因為當前的戰爭正在企圖剝削，褫奪兒童們應有的愛護和照應。

兒童救濟基金團的一切事業，都盡量地求其近於人情，並求其慈善而合乎人道。舉一個實例來說：它會經做過一次頗有成效的實驗——它創辦了一個寄宿托兒所，該所所有的兒童都是從倫敦東區貧民窟裏招收來的。這些貧苦的母親們可以約定一個時期一同到鄉村去訪問她們的孩子，假如有一個母親因為工作繁忙不能夠離家，那末，她就可以請託她的女友順便去看看她的孩子，回來以後，再請她報告她的孩子在托兒所裏的生活狀況。母親們在訪問托兒所的時候，也可以把她自己的兒女領出來過幾天。同時，有時候，托兒所的負責人也到城裏去拜訪各個家庭，和孩子的母親談論關於她的孩子的一切事情和問題。這樣一來，母親們就覺得孩子們跟她們依然有密切的聯繫，並

不會完全離開了家庭。

兒童遊戲場的辦理，盡量設法避免陷於枯燥刻板的形式，並力求家庭化。每一個兒童遊戲場有兩位幹事，她們住在防空洞附近，一到空襲的時候，她們就跑到防空洞或防空避難所附設遊戲場裏去，指導兒童做種種遊戲。因為戰爭的影響，在目前的英國，大部分兒童的生活，差不多都陷於放蕩，散漫，不安，無聊，和苦悶的狀態中：在一起玩的小朋友，搬走了；學校疏散一空，無事可做；今天的安適而美麗的家庭，到了明天，也許會變成一片瓦礫場。兒童們希望可靠的，安定的生活，他們需要一些真正了解他們心理的人，他們渴望在這個大轟炸中也有事可做。兒童救濟基金團的事業，突飛猛進，不但兒童遊戲場的數目日漸增多，同時，該團又創設了許多兒童俱樂部。在從前，在黃昏的時候，孩子們大都跑到街衢或那些被炸毀的房屋的廢墟裏去遊戲，現在呢，他們一窩蜂似的都湧到俱樂部裏去了。

這一類事業在兒童生活上的重要性，從下面這一個故事可以很顯明的看出來：有一家的父母在另外一個地方覓得了一所新屋，他們正在準備搬家，可是，假如一搬去，孩子們就沒有遊戲場可去了。因此，小朋友們都苦苦地哀求還在老屋裏住下去。結局呢，孩子們終究勝利了，為了孩子的安全和福利，那一對父母終於把新居割愛，依然住在老地方。因為遠離了兒童遊戲場，對於家庭，乃是一個

## 極大的不幸！

倫敦近郊的一所嬰兒學校，尤足以充分地表現出該團的一貫的傳統精神，它純粹是一種國際性的機關。這一所嬰兒學校設在倫敦近郊的漢普斯突，它的名稱是：『奧地利嬰兒學校』。它所收容的兒童，隸屬於各種不同的國籍：奧，英，法，挪威，西班牙，以及其他國家；同時，兒童的母親的職業，也是各不相同：有藥劑師，也有負責灑掃公事房的女僕。

本年爲該團二十五週年紀念。國際兒童保育協會的總會原設於法國，自從法國被納粹佔領以後，各方面和總會的聯絡，遂完全斷絕，英國的國際兒童救濟會乃排除一切困難，在英國創立了一個總會的臨時辦事處。國際兒童保育協會總會的臨時辦事處在開會的時候，經常出席的會員國，大約都在十一國以上。

憑藉總會的協助，匈牙利的兒童救濟工作，已經在積極地展開。兒童救濟基金團一方面運送大批救濟品到希臘去，同時，在另一方面，它又捐贈大量的經費給埃及，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敘利亞，中國，和印度的慈善機關，資助它們去推行難童救濟的工作。毛達博士（Dr. Harold Moodie）曾任兒童救濟基金團專門委員多年，目前，他正在英屬牙買加島辦理兒童保育事業。由於他的幫助和領導，該島的兒童教育，已經得到很大的進步，最近他又創設一所示範的嬰兒學校，並希望繼續設立若干所。

曾任兒童救濟基金團評議員多年的巴同夫人（Lady Barton）在阿比西尼亞旅居多年，她跟阿比西尼亞婦女工作協會聯合起來，從事該地兒童生活的調查，刻下，她正在計劃編輯一本報告書呈獻於總會，該報告書將詳細說明阿比西尼亞兒童生活的情況和他們所急需的救濟與教育。

像這一類的實際情況的調查，乃是兒童救濟基金團戰時工作的最重要的一部分。關於歐洲各淪陷區兒童生活狀況，它一再地加以精密的考察並搜羅種種可靠的資料，它又調查各救濟機關過去所做的工作，並調查各淪陷國家現存的慈善團體，以便在該國一旦解放以後，就可以利用它們去辦理兒童的救濟和教育。

一九四四年兒童救濟基金團曾經編輯了一本調查總報告書，由朗曼格芸書店出版，那本報告書的名稱是：『在束縛和壓迫中的兒童』（Children in Bondage）。這一本報告書的目的，是爲了指導救濟工作的進行，因此，對於各種材料和事實，只作一種不帶感情的，平板而冷靜的，公文式的敘述，然而，僅僅這一種平板的敘述，已經足夠使我們心驚膽戰，已經足夠使我們憐憫哀悽了！同時，這一本小書，對於現今的這一種屠戮兒童的全球戰爭，也提出了嚴厲的控訴和抗議！

由於衣服的奇缺，波蘭的母親們不得不拿舊報紙把他們剛生下來的嬰兒包起來；因爲有些猶太兒童企圖逃出華沙的猶太村，於是，納粹軍隊就公開地把三十多個孩子丟

在池塘裏淹死；在希臘街道上，許多小孩都活生生地餓死在母親的懷裏；——這幾樁事，不過是今天孩子們慘狀的一部份，另外還有許多悽慘的災難，我們甚至於不忍心說出來。從這些事例已經足以顯示出：世界兒童所遭遇的災難是多麼普遍而悽慘，兒童的救濟問題，又是多麼嚴重而急切，在這種局勢下，我們應該訓練大批的工作人員，並派他們積極地從事於世界兒童的救濟！

兒童救濟基金團除掉加緊訓練工作人員以外，同時，並籌設診療所，流動餐館，和巡迴廚房。在許多荒僻的鄉村，例如不列顛的劍橋，肯德，多塞特，林肯郡等地的農村，流動餐館和巡迴廚房都已經開始服務。因爲有了這一類設備，許多鄉村小學的小學生每天中午都可以吃到熱的飯菜，無須乎再像從前那樣，爲了回家吃一頓午飯而長途跋涉，而來回奔波了。

兒童救濟基金團除去了在國內從事於各種活動以外，同時，並竭盡全力參加不列顛國外救濟會的工作。兒童救濟基金團內又有一位委員乃是『海陸軍人工作團』的團員。這一種海陸軍人工作團，乃是不列顛國外救濟會和作戰部的聯絡機關，同時，也是不列顛國外救濟會和政府各部會中間的媒介。兒童救濟基金團在開羅也設立了一個附屬機關，那就是巴爾幹救濟協會。

兒童救濟基金團的工作，一下子是說不完的，因爲它時時刻刻都在推廣，都在擴充它的業務。它經常編印一種

月刊，該刊的名稱叫做世界兒童。從這一本月刊中，我們可以約略地看出它的工作範圍和工作進行的概況。當前它的最緊急的工作是搶救在災難和貧病中的兒童的生命，然而，假如要想澈底完成該團的任務，那就必須普遍地提高兒童生活的標準，並擴大保育的範圍，所以，它的工作的本質，不只是一種救濟，而且也是一種教育，因此，即使在大戰停止以後，這一種工作，也值得照常繼續地做下去！——這緣故，就是因爲不論我們獲得何種勝利，也不論我們爲了爭取最後勝利而忍受了何種犧牲，我們未來的一切希望，終究是寄託在兒童和青年身上的！

### 筆 花

星 聚

像彈子般光禿。——(Times)

雲，那些櫛襪的流浪者。——(Don Blanding)

江水好像一片戰場。風水怒接，形成千百處肉搏戰。——(Jan Struther)

和影子般沒有創造性。(Lloyd C. Douglas)

他調整他的面龐，有如調整他的領帶一般。——(John Pen)

那顆心裝有旋轉的門戶，新愛的由一邊進來，舊厭的就由另一面出去了。(Mrs. D. Newton Taylor)

★我們首先應該揭示一條根本的原則，便是城市應設計得像個城市，鄉村亦應像個鄉村，但二者之間仍須具有密切的聯繫。



## 理想的城巿和鄉村 顧啟源

白脫蘭 (Anthony Bertram) 原著  
譯自 *Design* (一九三八年出版之企鵝叢書)

在十八世紀以前，城巿和鄉村原是始終密切地聯繫一起的，那時候，普通的城巿不啻是交易的市集。鄉人的載貨車，鄉下出產的貨品和禽畜，充斥街道，業已司空見慣，而縱橫的阡陌，亦與市街比鄰相望。嗣後，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之間，城巿與鄉村便被分隔了，連城巿裏的老鼠也與鄉下老鼠大不相同：以牠們外貌幾乎可以分辨誰是城裏先生，誰是鄉下紳士來。最美麗和最雜亂的城市，也在這時期內建築起來了。白市 (Bath) (英國風景區小城，在Bristol城南——譯者)便是一個例子；但其他英國的工業區域，却佈滿了雜亂與污穢的城市。

可是到了現在，城巿與鄉村又因其他不同的原因，重又合併，重又密切聯繫起來。因此城巿和鄉村的設計，不該再被人當做兩種不同的情況——城巿的設計與鄉村的設計；而該是一件整個的工作——城巿與鄉村設計了。

當然，在大體上說起來，城巿與鄉村依舊是分離着的，至少它們是有區別的；可是二者目前業已相互混合，竟已不能將它們各自獨立地分拆開來了。此種現象，大抵由於兩種力量。一是因為城巿擁擠煩囂——例如英國或德國等工業國家的城市——促使城中居民競向郊外遷移。二是自從鐵道與汽車發明後，交通大為便利，旅費頓形低廉之故。上述兩種力量，又連帶產生了其他的問題，即是如何去計劃道路的系統，如何去設計便利，安全與美觀的道路，把城巿和鄉村連接起來，以及如何才能使鄉村配合城巿的發展與滿足遊客的需要。

鄉村與城巿必須同時計劃，務使鄉村成為鄉人既可居住，城巿居民亦可遊憩的地方。但此項目的，却殊不易達到。在目前那種混亂叫囂的情形之下，我們的城巿便雜亂無章地一層層向外擴展，竟把鄉村當作商業活動的區域

了。原本預備城市居民休息遊散的鄉村，因此被毀壞了。惡俗的廣告牌，醜陋的汽車站，低級的飯店和簡陋的旅舍，便替代了以前的鄉村。天然的一片美景，變成了零零碎碎的『風景區』，在那兒，賣冰淇淋的商人，却在首尾唧接地停靠着的汽車中間往來穿行。

英國已經弄得很糟，許多地方業已無法補救。唯有作一個全國性的設計，才能使整個國土免於毀壞，這種設計，其目的頗為顯明。城市必須計劃得更切實用，更加衛生與美觀。至於鄉村的天然美景，一面應加保存，一面亦應顧及遊客們的需要，務使他們往鄉下去休憩之時，——無論其休憩一天或一月——得能享受道路，旅館，汽車站等設施；同時亦應使鄉人獲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若干便利。在鄉下居住的人士，應當有良好的道路，以便通往附近的商店與電影院。他們應當有電力與飲水。他們的私人或公共生活，需要俱樂部，公園，和集會的場所等等。上述一切與保存天然美景的原則並無衝突，因為所謂保存也者，乃是一面保持鄉村的美麗，一面保持其活躍性。

在本文裏面，筆者不能冗長地詳細描寫這種設計的內容，祇得將有關城市計劃的若干意見略加敘述而已。

我們首先應該揭示一條根本的原則，便是城市應設計得像個城市，鄉村亦應像個鄉村，但二者之間仍須具有密切的聯繫，近來城市設計中，有一種與上述原則相反的趨勢，便是在城市外廓建造廣袤的『花園區域』。這制度跟

『花園城市』(garden cities)不同。花園城市是一種新穎的城市，它有自治的機構，它具備自己的工業，受着嚴格的管理。至於花園區域，却是商人們以營利為目標而建造的一羣亂雜並且設計不良的房屋。這些房屋，祇能用作附近市塵居民的宿舍而已。

上述那種花園區域，顯然是最浪費的一種城市建築方式。城市應該造得緊密。如果城中居民相當地多，則城市該在增加房屋高度方面謀發展。一層層的樓房愈是崇高，則各樓房相隔距離愈可增加，而不致浪費。但即使我們不需要如此做，房屋亦應整齊緊密地造在一起，不可胡亂地分散各處。

我們似乎已經把建造街道的藝術完全遺忘了。目前，要找到一條新式的街道却非易事。當然，我們有無數的店舖，房屋，以及各式各樣的建築物，排列在車馬往來的孔道兩旁，可是這些不能夠算作街道。一條街道該是一種整個的體系，它像一篇詩歌，一支交響曲或一幅彩畫一樣，必須統盤地籌劃而成的；它不是一堆羈雜在一起的，相互矛盾的駭雜東西，而是許多不同部份互為呼應和諧地配合而成的組織。

本來每一街道，應當用它的建築藝術，來表現人類生活與事業上一種整齊文明的精神，可是我們現在已經差不多不再去希望它如此了。我們漠然地接受許多紛亂的莫名其妙的『型式』(style)，以及各種奇特的形狀，色彩，材

料等等，好像世界上沒有人懂得城市建築藝術一樣。

城市設計者所需要者，便是『秩序』。秩序與單調完全不同。我們雖需要變化，然而需要有秩序的變化，並不是讓每個人都按照一己的意見去胡亂行動。

這句話究竟有什麼意思呢？我們可以先拿街道兩旁的屋頂來說一說。

如今我們街道兩旁的屋頂，頗像一條破舊異常的鋸子，這些屋頂高低式樣，毫不一致。單是屋頂的不整齊，已足破壞街道的美觀了。反之，十八世紀時期的街道，却有整齊的屋頂。有了一長條筆直的屋頂線，與街道的路面平行，才能使整個街道呵成一氣。道旁的窗戶亦應如此。它們應該像裝在同一座房屋裏的窗子那麼地整齊，而不可高低不平。當然，這意思不是說所有的窗子，都該有同樣的大小和尺寸。在十八世紀的街道中，房屋的每一層如有不同，則其相異之處，祇在垂直方面，而在平面的高度。它水平線的統一——即是街道的統一——却能維持不變。即有變化，亦祇限於街道兩端或中央部份而已，因為這是有秩序的變化。

在現代的街道中，却不易見到這種情形。如果若干街道尚稱整齊，則這些街道大都均不免單調的弊病，這也是設計不良的緣故。

城市設計另一重要的原則，便是分區制度。為便利與美觀起見，每一城市都該劃分為各種不同的區域。例如商

店應當集中在某一區域之內，住宅宜建造於另一區域，工廠則設在其他一區裏面。可是我們有時也能把它們混合在一起，例如在店舖樓上建造公寓等等。

優美的設計需要輔以嚴格的管理，始能維持其優美的結果。例如在一列商店前面，假若每一店舖都採用相同的美觀的字體，假若沒有人在店舖門首懸掛各式各樣的招牌標記，或任意用各色油漆塗刷自己的鋪面，則所得結果，有百利而無一害。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這一類的事情，則大家都不會吃虧了。如此則每一家商店都有相等的廣告效力，它們祇得在商品質料與櫥窗陳飾方面去作競爭了。我們都是公民，都是市民的一份子，故我們在自己屋中雖可自由行動，但一出屋子，一到公共事業的地方，便該克盡公民的義務。一座房屋的外表，對於每一行人都有關係，當然這座房屋無論怎樣難看，它的主人不致於受到路人的禁止或干涉的；如果我們都極其文明，我們就絕不至於做出對於社會無禮的行為來，也不復需要什麼法律加以禁止了。可是我們並不如此。在其他許多事情方面，我們都有着法律，為什麼對於這種事情却不需要法律呢？我們既不能用嘈雜和震耳的鬧聲，去擾亂旁人的聽覺，那末怎麼能用醜陋刺目的形狀與色彩，去擾亂旁人的視覺呢？

在城市裏面，公共建築對於社會生活尤有重大的關係。公共建築應該造在適當的地點，例如幹道兩端或廣場附近等等，務使其重要性，能因地位優良而愈益顯著。總

之，它們是城中主要的建築，也是集團生活的中心。此外，重要的辦公室和商店也應造在城市中心。

然而，單是兩旁的房屋，尚不是包括街道的全貌。街道還應該講究路面寬度與路邊房屋高度的比例，以及路面與人行道的比例等等。要規定這些比例，非但要顧及美觀，且須依據那條街道的用度，交通情形，行人的多寡，該路是否僅係供人穿行的小路，或係擠滿行人的商業大道等情形。

此外尚有道旁各種設備的問題。許多公用事業公司都任意在街道兩旁添置各項設備。市政當局也毫不加以管理。例如郵政局的信箱，電線的杆子，路燈的燈柱等等。這些都很難看。公共廁所也十九惡劣不堪。

街道名稱與房屋的號碼，也是城市設計的一部份工作。市政當局應當避免用同樣的或相類的名字去稱呼城中的街道，也不該用不同的名字去稱呼同一街道的各個部份。其次街道的名字，該用美觀的字體標示清楚。

城市設計另一重要之處，便是利用樹木點綴城市。大量的花卉樹木，非但應種植在花園裏面，且應分佈道路兩旁。

若干地方鋪放草地以後，常易爲行人踐踏損壞。市政當局便引以爲藉口說：『把這些美麗東西給一般人民又有什麼用處呢？他們並不尊重這些東西啊。』我以為這意見不甚正確。如果我們在鋪着草地的地方，適宜地留出一條

通行的路徑來，草地就不致於被人踏壞了。你不能強迫路過的人，都在這塊方形草地的旁邊緩行。他們筆直地穿過這塊方地，原是人之常情。所以我們應該在那地方留出一條通路來，却不該責備路人在草地上穿行。

在若干城市之中，每一草地，每一樹木與花叢，都用竹籬，欄干和尖刺等圍護着。這種辦法，却大大違反了栽種花木的本意。因爲這樣一來，便使人覺得有一種官派的色彩，而且往往弄得頗爲難看。

如若採取放任的辦法，反有很好的結果。你若把真正有益的設備給予人民，而讓他們自己負責去管理，他們倒會做得十分妥善的。如果第一次所鋪的草地被人踐踏壞了，或所種的花卉被人摘斷了，我們就應當換上新的。我們必須讓一般民衆，得到一點教育，故對付他們也需要一點耐心。筆者始終樂觀地相信，一般民衆越是獲得好的東西越是希望能夠多獲得一些。我們如能把真正優良的東西給予人民。則他們必能盡力加以愛護，甚至予以改善。可是我們給予他們的設備，必須預先精密地計劃過，務使民衆能够非常容易地接受和利用。例如，在立佛浦城中，有一處非常漂亮整潔的商業區域，可是，不幸那地方店舖附近的路旁，却沒有可以丟棄廢紙的箱子。筆者曾在該處購了一些烟葉。却不得不把包裹烟葉的紙張，仍舊放在袋中。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如此做，因爲這樣未免對於民衆所望過奢了。

其次，市容的遭受損害，常因缺乏兒童遊戲場的緣故，因為誰也不能強迫兒童們在自己庭園內遊戲。還有，我心目中的庭園，該是那種用低疏光滑的欄干所分隔者。那些庭園應當具有寬廣和公開的氣象，因為我們不是關閉在籠中的野獸，毋需和鄰舍完全隔絕。

許多新式的城市，都非常聰明地利用方場，庭院，半圓形的空地等等，去增加市容的變化，與延遲或減少交通頻繁之處的車輛。當然，世上有一部份人是不喜歡幽雅的草地與樹木，反而喜歡接近熱鬧的地方，可是這些人大都是積習已深的年老人士，不能再改變過來了。但這一代的青年，却能依照我們的計劃做的。

我們不可因若干地主的反對，或因若干無知人民的頑固而感到失望。我們應該記住，我們的建設是為現代與未來的人類同時着想的。一部份不幸的人，既已在不良環境中生活太久，而變得污穢與懶惰，則未來的一代，必能在優良的環境中，享受優良，整潔與自重的生活了。教育不單是聽講，上課，書本與規律等事情。亞登公爵（Duke in Arden）既然以『溪流為書籍，岩石為經典』，則在一個設計完善的理想城市之中，所有的樹木，和牆壁磚瓦等等，都含有無數教訓在內了。

市政當局應當採納優良的建議，對於業已被毀壞的老式城市與鄉村，必須竭盡全力以圖改良才是。

★ ★ ★

## 大統書局 出版・發行 印刷・服務

（為同行及讀者盡力服務）

### 出版：『現代英文』月刊

每月十五日出版

★ 英漢對照・譯釋詳明 ★

有趣文選・翻譯指南・會話  
新聞用語・成語公式・商業文牘

### 徐訏氏小說：

精神病患者的小歌（中篇創作）

吉布賽的誘惑（中篇創作） 每冊二百五十元

鬼戀（中篇創作） 每冊二百五十元

每冊二百元

### 西風月刊，『光』半月刊

經銷：『平論』半月刊，『家』月刊  
『現代英文』月刊，西風社圖書

印刷：本局自設印刷廠，精印圖書雜誌，承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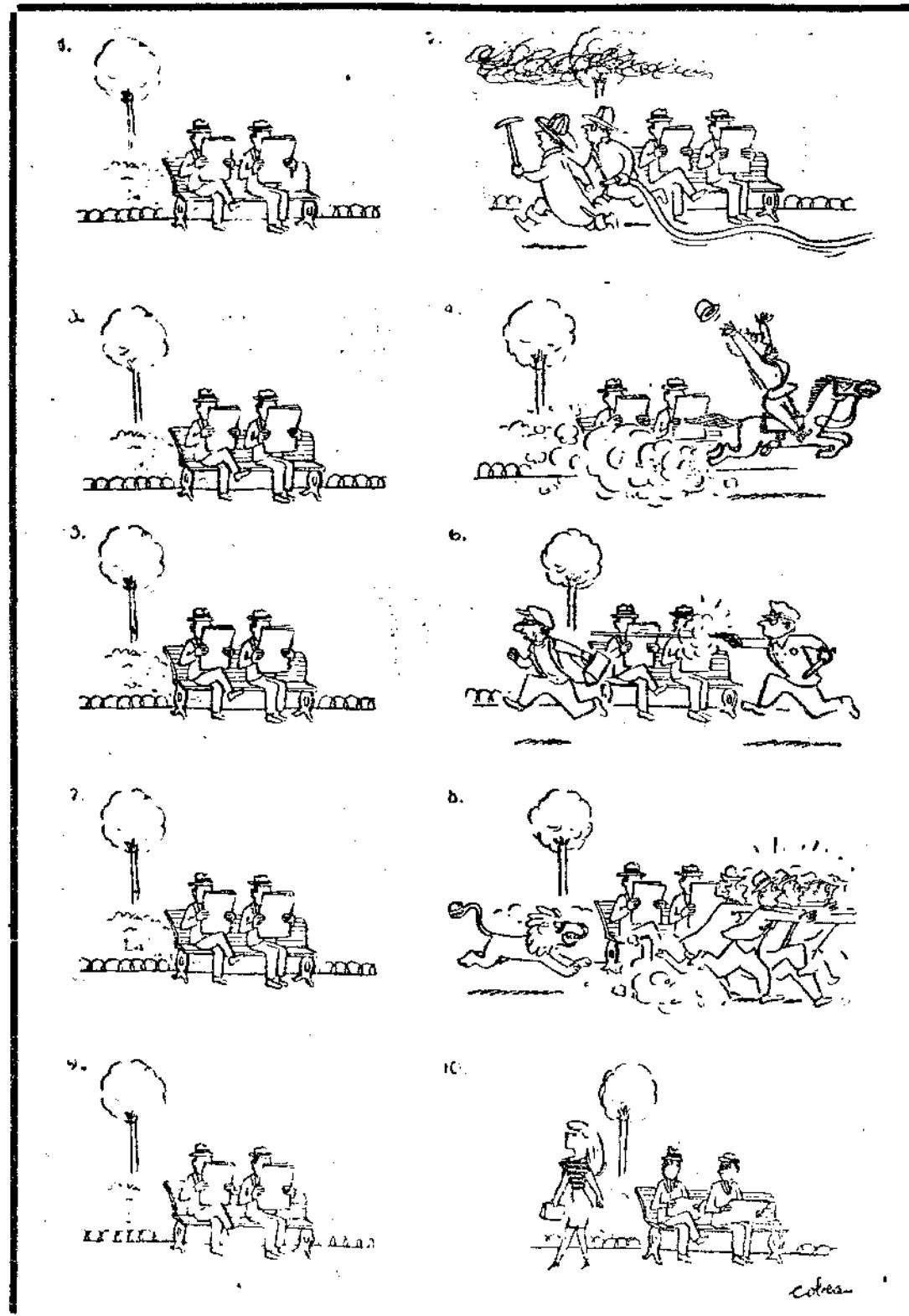
各項文件，辦事迅速，約期不誤。

地址：上海大通路培德里一一三號

電話：三八九五一

# 吸 引 力

# 轉載自奇異世界



# 流犯餘生記(四)

貝朋諾原著  
黃嘉音譯述

## 第三章 悲慘的生活

聖羅蘭監獄已經準備好一部份地方要給我們住了，我們每六十人住在一間牢房裏。上頭有一個正式的命令，幾安那的老犯人，無論任何藉口，不能與新到的犯人互通消息。可是我發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法屬流犯殖民地的正式命令，沒有一個是嚴格實行的。

我們分住在牢房裏，牢門鎖了以後幾小時，有五個犯人到窗口的鐵欄外來。他們低聲說，『香煙要嗎？還有咖啡，香蕉！』

我們心動了。我問道：『我們要怎麼付錢呢？我沒有錢！』

他們說，『用你們的衣服來換。』接着就說出定價來：一條椅子值四十索；一件罩衫值三十索；一條氈子值五法郎。

我們大多躊躇着。我們恐怕被發覺衣服缺了以後，會受刑罰。可是鐵欄外的犯人向我們保證說，『這裏的情形是兩樣的；警士不大注意你有沒有衣服！即使他們問起了，你們也可以說是在船上被偷掉的！』很不幸的，我們當中有許多人的衣服是真的在船上不翼而飛的。交易開始了。有一個新犯人賣掉了一條椅，另外一個賣了一件罩衫……。那天晚上，大家都有一包香烟和幾條香蕉吃了！

第二天早上起身的時候，許多犯人發覺他們所保留的衣服都失蹤了。這些賊不消說還是船上偷東西的那些積犯。至於收買這些贓物的，是那些夜班的獄卒，這些獄卒也是犯人，多數是阿拉伯人，他們的主要

工作是幫助警士執行任務，開閉監房的門，奉令搜查犯人，代警士押解犯人上工場。這些獄卒對犯人也大有用處，他們往往替犯人取得違禁品，在搜查犯人的時候，時常視若無睹，祇要犯人給他們以相當的酬報，他們是什麼事情都肯做的。他們以極低的價錢收買贓物。於是犯人都學乖了，他們情願自己把衣服賣掉，以免被竊。因此交易繼續不斷。

我們抵達後的第二天早上，聖羅蘭監獄的典獄長召集全體人犯作下列的談話。他說：『你們在這裏，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是好的，一條是壞的。你們當中循規蹈矩的人，有得特赦的希望；至少你們在受刑期間，可以不至遭受無謂的痛苦，每日改善你們的生活環境。至於另外一條路，我相信你們多數人是決心要走的，就是逃亡。在幾安那這地方，你們可以享受很大的自由，你們隨便甚麼時候可以設法逃走。可是我們有兩個監守的人員，一直在崗位上；一個守森林，一個守海面。在森林裏，你們不是餓死，就是死在同行者的刀下；在海中，沙魚會把你吃掉。我曉得你們在想甚麼；我在這裏已經十六年了，我比你們自己還明白你們的意念！我曉得不到十五天，你們當中有許多人已經逃到森林裏去了；我也曉得這些逃走的人，除了那些在樹底下被螞蟻吃剩一副骨頭的以外，很快地就都要回來，他們不是進囚牢就是進醫院去。至於心懷善意的人，我希望你們運氣。』他說完了，在轉身的時候他又接上說：『爲要讓你們曉得逃走是不可能的事，第一次逃走不罰你們！』

幾天以後，我們的名字已經登入流犯名籍簿裏了。『雷尼貝朋諾：四六六三五號，』這號碼像烙印似

地燒在我的腦中。從一八五二年起，我是到幾安那來的第四萬六千六百三十五個犯人！

在流犯名籍簿中，麥麟多我一號，我們現在住在同一個牢房裏了。我可以再跟他談話了。他已經曉得羅爾慘死在海中的事了。這事情給他的精神上以極大的打擊。我沒去問他船上的生活情形，因爲我深知這位可憐青年的不幸遭遇。我們同住在一間牢房裏那天晚上，他接到蒂蒂的一張字條，告訴他說第二天要被換到另外一間牢房去了。第二天早上，麥麟就真的被換到蒂蒂的牢房裏去。原來蒂蒂化了些錢，去賄賂那

## 犯 犯 餘 生 記

24

個在監獄裏管簿記的犯人，叫他把妻麟換過去了！妻麟毫不反抗，默然去做那變態性慾者的犧牲品了。有一次他告訴我說：『過那種生活我情願死！』我後來沒再看見他。過了五天，他病了，不久就死在醫院裏。後來我曉得蒂蒂把妻麟的幾件遺物寄回去給他的母親，請她寄些錢去做妻麟的墓碑；這斷腸的母親寄了幾百法郎去給蒂蒂，沒想到這些錢是給殺死她兒子的畜生去飽私囊的。

接着有一次健康檢閱。不到兩小時就全部竣事。新到的犯人有十分之九是被認為健康，可以做任何工作的。那些身體衰弱的，做比較輕易的工作，至於極少數斷肢或跛足的，被認為不適於工作。我到醫生面前的時候，我把參戰恩俸的證書給他看，他把我派在做輕易工作一隊裏，這使我後來少受許多痛苦。

過了一星期，我們被分散在森林中的流犯勞動營裏去工作。我本來曾和穆四約定一有機會就一起逃走，現在我却與穆四分手了。他跟一些別的犯人，被派到巴西邊境的聖喬治村去建造一個無線電台。我們逃走的希望和計劃因此都變成泡影了！他臨走的時候祝我幸運。我以後沒再看見他！後來我接到一個消息，說他到聖喬治村以後，跟六個犯人乘獨木舟逃走，溺死在海裏了。

我們同船的犯人，祇有一小部份留在聖羅蘭。其餘的都被派到森林裏去做苦工了。不論犯人年輕或年老，被判無期徒刑或徒刑五年，犯殺人罪或逃避兵役罪，本來是做小職員、工人、藝術家、或商人，這些當局都不管，全派去做同樣的工作。因為我們是初到的，說起來總比本來在那裏的那些貧血的犯人強壯一點，於是我們就被派去做最繁重的苦工。

同船的犯人多數被派到森林裏去做工。他們多數是習慣於溫帶的城市生活的。他們的手從來沒有碰過斧頭，現在却被派到熱帶去砍大樹了。這些犯人現在開始了一種悲慘的生活，在這種可怕的生存情形之下，一半以上的人很快地就吃不住而死了。統計每年到幾安那的七百名犯人中，有四百名是在第一年中死掉的。

在森林中的流犯營裏，每天早上五點半天還沒亮的時候，警士就把犯人叫醒，分發工具，犯人就分批

到森林裏去。當局規定的工作，是每人每日伐木一堆，疊成一立方公尺。犯人得把樹木砍倒，劈成一塊塊，然後在指定地點疊成一堆，這指定地點離開有樹木的地方往往有幾百碼之遙。初來的犯人，有四天可以學習做這苦工；假使在第五天他還做不完規定的工作，那他回去的時候，就祇有乾麵包可以吃了。

犯人做工的時候，並沒有警士監視。隨便他到甚麼地方去伐木都可以。你替他想想看，手裏祇有一柄斧頭，有甚麼地方可以去呢？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警士到指定堆柴的地點去看大家有沒有做完指定的工作，到那時候還沒有做完的，就祇好挨餓了。

看見這些衣服襤襯的犯人，很不自然地肩着斧頭，赤着腳列隊到森林裏去，祇有半品脫黑咖啡在肚子裏，就可以曉得他們是陷於多麼深的絕望中了。他們汗流浹背，用盡氣力去砍樹，可是這些樹木往往堅硬得足使斧鋒挫鈍，於是他們啜泣，咒罵了。他們對於樹木，完全外行，有時候奮勇地想要把鋼也砍不進的樹砍倒。在中午時候，他們汗如雨下，每一吋皮膚都被蚊蟲叮着，但是還得在烈日或陰濕的大樹蔭下繼續緊張地工作着，以便把所指定的工做完，才有些東西可吃。當他們週身濕淋淋地回到營裏的時候，他們是沒有衣服可以更換的，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衣服；他們不是把衣服換了必需品，就是衣服早已被偷掉了。

當局分發給我們吃的東西，早上五點半，祇有半品脫黑咖啡。中午的時候，有七百五十公分的麵包，一品脫差不多跟白開水一樣沒有菜的湯，九十公分煮牛肉，至少有一部份不能吃得扔掉的。夜裏，每星期有五天有六十公分的飯吃，算起來不過等於六七湯匙而已。此外沒有了。要是沒有飯的時候，就發一百公分的乾豆。法國人早上喝咖啡的時候，向來是必定要吃麵包的，可是十個犯人當中沒有一個能把麵包省一塊到第二天早上吃的！麵包是整塊發出來，讓兩個犯人去分的，那裏的習慣是大家輪流切麵包。沒輪到切麵包的，有首先選擇之權。可是犯人因為飢餓的關係，往往爲了一塊麵包皮，發生口角，甚至動武，拿刀互相殘殺。會到這流犯殖民地來參觀過的法國新聞記者朗特說得不錯：『犯人是在飢餓中生活的！』

我們同船的犯人，開始一種悲慘的生活了。他們連買一點點香烟的錢都沒有，往往連當局每月分發的

## 記 生 餘 犯 流

一塊肥皂也得去賣掉。

在這熱帶地方，也有許多疾病流行着。這些不幸的犯人，都是從氣候寒冷的地方來的，被迫在熱日下和潮濕的森林中做苦工，這真是他們所過不慣的。他們不斷地被蚊子和別種蟲所咬噉，全身被每天所下的雨水所淋濕，同時又營養不足，宿舍不好，待遇惡劣，從一八五二年起到現在，一直是這樣的。

他們看見同伴病了，死了。往往在早上醒來的時候，他們發現滿脚血漬：他們是在晚上被吸血的大蝙蝠所咬的。這種大蝙蝠，佈滿在森林中的流犯營裏，飛的時候，毫無聲息。祇要過幾星期，這些犯人失血過多，就連站都站不起來了。他們到流犯營裏沒有幾天，滿身就生一種像蚤的小蟲，這種蟲會在手腳的指甲內滋生卵囊；卵囊脹大爆開或破裂的時候，就害起傳染病和血中毒了。每次囚船抵達後一個月，醫院裏就住滿了病人，每天晚上有五六具屍體被送上沒有墓碑的墳場去。

犯人除了要在烈日和潮濕的不良氣候下勞作以外，因為生活單調的關係，還得受一種精神上的痛苦。他們初到的時候，流犯的各自爲政的心理使他們吃驚，因為一切的行動都是以自私自利爲出發點的。每個犯人的內心，對於一切都發生反感。現在他們祇求一種最低限度的生存，因此都抱一種退縮的態度，不多與別人交往。他們都感覺非常寂寞，可是同時又都感覺別人不可靠或不能了解他。他們都想找一個可靠的人來談話，來把自己從寂寞中解救出來，可是彼此都看到別人最壞的地方，因此他們都把自己幽禁在自己的世界裏。有許多犯人養成一種自言自語的習慣，算是一種安全的交際，這在某種限度之內，是可以使自己得到一點安慰的。這裏沒有互助，沒有合作，因為在這種人當中，大家是缺少互相信任的，尤其是在這種完全沒有文明氣息的生活環境中。他們的一舉一動，是以個人主義和自我爲中心的，每個流犯的心中，都感覺惶惶不安，這就是大家都想逃走的一個原因。

幾安那的流犯有一句話說，以一船犯人填補另一船犯人的空缺。這句話倒是確實的。因為每年來了七百個新犯人，而犯人的數目却永不增加。當囚船初到的時候，流犯的總數增加到三千五百名；於是醫院客

滿了，有些犯人在森林中失蹤了，在十二個月內，下次囚船開到之前，犯人的數目總是減少到一千八百名。流犯殖民地當局對這些流犯的政策，不是改良或感化他們，而是讓他們死。在當局的眼中，囚船載來的這些犯人，是要他們收拾掉的。

我們這些新來的犯人，有許多都記得典獄長故意留到最後說的那一句話，我們多數都自己這樣想：『這老蠢才，我一星期內就逃給你看！』於是差不多每個犯人一有機會的時候，就都逃之夭夭。他們帶幾塊麵包和別的食物，離開流犯營，滿心想別人雖然失敗了，他們自己祇要有勇氣與決心，一定會得到自由的。有些犯人游水渡過馬朗尼河，到荷屬幾安那的森林裏去，有些逃進法屬的森林，想要逃到巴西去。逃到荷屬幾安那去的，都很快地就被捕了；假如他們逃過荷屬邊境的亞賓那，他們再逃下去，也是被捉回來的；無論如何，能逃過巴拉馬里坡的，可說是很少很少。逃進森林裏去的，往往在森林中彷徨了幾天或幾星期。許多犯人就這樣失蹤死亡了。多數却爲了飢餓，身上發着高熱，戰抖着自動回到他們所離開的流犯營來。有些半夜裏偷偷地回來找東西吃被捕了。有些逃到荷屬幾安那去，被專門追捕犯人求賞者捉住。逃亡回來的犯人，都得了重病，被送進醫院去，他們有的被蟲咬，被刺傷，有的患痢疾，發熱，和其他的病症，有許多就死在醫院裏。這樣，流犯殖民地當局，又間接地收拾掉一批犯人了。

多數的犯人到幾安那來六個月後，生活就變得跟野獸差不多了。他們慣常赤腳，因爲當局所發下來的木底鞋子，既不適於工作，又不宜於環境，所以大家都不能穿了。有好幾個流犯殖民地民的總督，都會提出堅決的抗議，要求更換一種鞋子，可是法國政府發來的，始終祇有這一種。犯人不但沒穿鞋子，內衣和襪子也已成爲過去的東西，至於手巾和毛巾，那是早就不存在了。就是早上他們甚至也沒洗臉，因爲流犯營裏水很少，而且是要留着喝的，所以實在沒法子洗。講到牙刷，那真是一種向所未見的奢侈品了。日常生活習慣一樣樣地去掉，他們也失去自尊心了，於是開始走上頹廢之路。

他們越來越少寫家信了。因爲他們窮得連買信紙信封和郵票的錢都沒有，即使有點兒錢的話，也得先

## 流犯餘生記

去買些香烟以解除寂寞。可是根本的原因還不在此。實在的原因，還是因為環境的關係，同時離開他們的家也太遠了。每次等一封回信，起碼得等四五個月。而且當局禁止他們接受外面寄來的包裹或匯款。有些比較幸運的犯人，有警士替他們轉信和錢，但是這筆錢得分一半給警士，作為酬勞。時間過得稍久，犯人就和他們的家人疏遠起來了。在他們看來，今日的生活和昨日的生活中間，儼然隔了一道不可飛渡的鴻溝。他們不好意思繼續寫信敘述他們現在的生活，同時又沒有旁的話可講。他們受了惡劣環境的包圍，思想上已經沒法子同外面的人交通了。他們的自尊心，也不容許他們把生活情形描繪出來，因此他們就不寫信了。痛苦的生活現狀慢慢地壓倒了對外通訊的念頭，於是他們完全不再寫信了。

流犯殖民地沒有禮拜堂，沒有牧師，沒有一切的宗教設施。也沒有書籍可以讓這幾千個遠離文明世界的流犯閱讀。

犯人要生存這種可怕的環境中，必須有強健的身體和剛強的性格。有許多犯人不能忍受這種環境的摧殘，就此與世長辭了。過了頭六個月還沒死掉的人，就算是能適應這種畜牲過的生活了。他們對於這種生活，算是過得稍微習慣一點的，可是其中也有許多人，不到一年就死了，有的兩年，三年，結果也是一死了之。跟我一起走進聖馬丁監獄的八個犯人，已經死了三個，另外五個不到兩年也都死了。在同船來的七百個犯人中，我是比較矮小，虛弱，不慣受苦的人，不知道我還有幾年可以活呢？

★二次大戰文學傑作！  
★美國去年首選小說！  
★普利哲獎金得獎者！

## 阿丹諾之鐘林友蘭譯

A BELL FOR ADANO by John Hersey

這本書以二次大戰為背景，敘述解放後的義大利小城阿丹諾所發生的一個故事，描寫一個從事善後復興工作的市長喬波羅為解救人民所做的善政。全書美妙生動，譯筆流麗。是一本近年來少見的好書。每冊定價四百元。

光半月刊社出版

# 我的特寫

## 從練習生到編輯

不顯

——我的記者生活——

不顯 從生到編練習

二十年前，初中剛畢業，家境本來就寒苦，每年三十  
八元錢的學費，父親真的供給不起。所以暑假過後，我就  
沒有繼續讀高中。正在準備謀事期間，大公報登了一個廣  
告，用二號字的題目『招考練習生』。父親看見報叫我去  
投考。我記得那是十月一日，我被領上報館的樓上編輯  
部，一位穿西裝的先生給了我一張題旨紙，還有幾張十行  
紙，一支破筆，叫我坐在靠窗子的桌子前一張藤圈椅子上  
去作答案。後來我才知道，這位西裝先生便是曹谷冰先  
生，那張椅子却是季鸞先生每天坐的。

題目一共有七個。說起來好笑，也真簡單得要命。第一  
題是作一篇短文：『我的家庭』。此外還有六個問題，  
我現在還記得起的，計（一）由天津到上海共有幾條路好  
走？怎樣走最快？（二）中國已成鐵路及其起迄點。（三）  
天津共有幾國租界？已交還的幾國？未交還的幾國？在河

東的幾國？在河南河西的幾國？（四）陽曆的大小月及閏  
年，（五）英、法、德、美、日、意、俄、七國的首都，  
最好附註英文。

因為當時報館只需要高小畢業的，所以題目出得這樣  
容易。我初中剛畢業，所以答案沒有什麼錯。最佔便宜的  
就是日本首都『東京』二字，我除了註上英文之外，還寫  
上日文。季鸞先生第一個就看中了我。十月八號，報上登  
出了考試結果，一共取了六個人，我的名字是頭一個，叫  
我們當天下午三時去覆試。我依時換了乾淨衣服，到了報  
館，接見我的是一個瘦瘦的小個子慈祥老人。問了我姓名  
之後，突然對我說了一句日本話：『你會說日本話嗎？』  
那純正的東京音，那麼流利，真使我吃驚。我也用日本話  
回答他老人家：『是的，在學校學過日文。』那時我因爲  
北方傳統觀念，對新聞界的人是不大看得起的，以爲他們  
會寫兩篇可敲竹槓的文章之外，其他一切不懂。當時自己  
又是才出校門，不知天高地厚，所以這位老先生給我的第一  
個印象就是『這個人了不得，比我強。』這位老人便是  
季鸞先生。

他又隨便和我談了幾句話，就叫我回家候信。第二天  
下午，接到報館一封信（這封信是季師親筆，當時不知，  
輕易丟掉，可惜之至），大意說：『昨日覆試，足下合格，  
請即帶行李來社。如能由令尊送你同來更好。』（我想這  
是原文。）雙十節的下午，我就開始做大公報的練習生。

當天的晚上，各位先生都見到了。除了季鸞先生之外，還有心冷、曹谷冰、杜協民、張警吾四位先生是編輯，另外一位張先生是英文翻譯，金先生是日文翻譯。那時胡政之先生在北平辦國聞社，吳達輕先生輕易不到報館來，實際工作者就只有這幾個人。我的工作，第一件是張先生拿一份上海來的電報叫我譯。僅僅二十多個字，我譯了半個鐘頭。自這次以後，只要有電報，就由我來譯。半年多以後，我已經可以不用電碼本譯電了。那時心冷先生是本市新聞編輯，他想開闢新聞路線，就決定叫我每天早上到法院去旁聽，每天由事務上領兩角錢車飯錢（那時我的零用錢是每月五元），這樣每天早上去法院旁聽，下午休息，寫旁聽記；晚上譯電。那時報館的專電加多，每晚有將近五六千字電報，幹起來並不覺累。漸漸的工作熟悉起來，下午可以沒有事，張先生就叫我幫着校對副刊。這時候報館人多了，張遜之、王芸生、楊歷樞、李樹芬幾位先生相繼入社，又繼續招考了第二批練習生，計孔服愷、曹世英、章冬炎、章繩治、郝伯珍、喝硯農、陳心泉，七位先生都是那時考取的。同時許萱伯先生由平調津，燕大新聞系畢業的趙恩源兄也被派來實習。人增多了，報紙擴充到四大張，孔、曹、章、諸兄繼我來譯電，我則調為外埠新聞助理編輯（編輯是安懷音先生）。不久北伐成功，白健生將軍率第四集團軍進攻漢東解決張、褚。季鸞先生派我去作隨軍記者，在白先生軍中採訪新聞。後來白先生

和楊宇霆在漢東見面，當時我發出了一個加急電話給報館，這條新聞成了全國統一的重要紀載。由漢東回天津之後，就改任本市新聞編輯。安懷音先生去吉林龍井村辦民事件報，王芸生先生接辦外埠新聞。到了次年秋天，中東路事件發生，外交部派條約委員會委員郭宇鏡（同）先生到東北去觀察。季鸞先生介紹我給他作私人書記兼採訪東北事件的新聞。隨他一直到哈爾濱，代他參觀了俄犯收容所，招待世界各國記者。隨後周龍光去東北，我才隨郭先生回到天津，立刻就趕上了中原作戰，被派到鄭州第九軍軍部去採訪戰地新聞。中央軍克洛陽之後，才又回到天津。這兩次遠行，寫了幾篇還看得過的通信。如在哈爾濱時的『俄犯收容所參觀記』，被翻譯世界各大報轉載，《邊境奇寒成卒衣單》使東北第一第二兩軍得到中央的接濟，還有在鄭州的『戰區一夜多少淒涼』等。後來回到天津，就負本市副刊的編輯責任，兼跑外勤。九、一八事變以後，十一、八第一次和十一、廿六第二次天津事變，我都參加了以筆桿打擊倭寇的工作。直到塘沽協定以後，我才離開大公報轉到商報去作採訪部主任。我的新聞記者生活，也就終於商報。

在大公報這幾年中，季鸞、胡政之、達輕三先生，對我都是『以工作代教育』的。叫我譯電，校對，都是練習專門技術，到各地去跑，是學着做外勤記者之外，還學着做人。經常要我寫東西，是要我練習寫作。當編輯的時期，也是

在谷冰、心冷、許萱伯諸先生指導下學習。季蠻先生常說可『不顯是個苦孩子，要叫他學成爲一個全才的記者。』可惜我自己沒有出息，辜負了季師的期望！真不該離開新聞界來混入政治漩渦。

在我做本市副刊編輯時，心冷先生到上海結婚，本市新聞由我一個人負責編輯，萱伯先生督導，其實他只是看看大樣。在這個時期，我闖了一個禍，一直闖到東京。四月一日，英國的風俗，叫做萬愚節，是可以和朋友開個小玩笑的。那年的萬愚節，正好趕上梅蘭芳在美國。三月三十一日的白天我想了第二天在報上和讀者開玩笑的方法，結果一直到晚九點我才想到，寫了一條新聞，說梅蘭芳突然回國抵津。想找一張他的西裝照片登在報上，遍找銅版房都沒有。夜間十一點借吃點心爲名跑出去到日日新聞謝友蘭表兄（現編《益世報》）處借來了一塊梅蘭芳西裝照片的銅版（這塊銅版到今還沒有還他），一起交排字房拼版。到大樣打出來的時候，已是上午一點，比平常遲了一小時。新聞寫得活神活像，梅氏如何坐飛機到上海，如何到塘沽，記者如何無意中在『西濱別墅』遇到他，還有談話。大樣交給許先生，他立刻爲之一驚，他就叫我說：『不顯兄，這條新聞是真的嗎？』我告訴了他，他想改版，事實上已來不及，只有在大標題『梅蘭芳抵津』前面加上一個四號字引題：『今日的新聞』，以減輕責任，並把『西湖別墅』四字改成『利順德飯店』。最後加上一

句：『詳情請閱明日日本報』，才拿去付印。許先生改完了對我說：『做的事，要給人家提示，說真就一定像真，梅蘭芳從來不住西湖，他真的回來準住利順德，這都不可不知。』

第二天（四月一日）早上還沒有事，中午就麻煩起來。二二〇五三六的電話，一直就沒有放下，全是讀者來問的，或是利順德來質問的，我都告以『明天看報』。下午六點多鐘，日本聯合社的記者後藤，跑得滿頭大汗，來找政之先生，問梅蘭芳究竟住在什麼地方。胡先生笑而不答，却把他介紹給我。我看他很着急，就問他爲什麼這樣急。他說：『今早六點鐘，我看到貴報，立刻就發一個急電到東京，東京方面爲這個事出了一個號外，同時打電報質問駐上海的記者爲什麼梅氏到上海時他不知道。上海記者受了這申斥，又來電報問我。利順德我一連去了十幾次，他們都說不知道。弄得沒辦法，所以來請教胡先生，胡先生叫我問你，你老兄一定能指我一條路，去訪問梅氏。』我聽完了他的話，又好笑，又佩服，當然只能告訴他明天看報好了，不必在街上找梅蘭芳。他悻悻而去。晚上齊如山（梅派領袖）由北京趕來天津，也撲了一個空。第二天看見我們報上的聲明，才完全明白。真不知道有幾多人騙我們捉挾。

因爲後藤的事，我想起在哈爾濱時代郭宇鏡先生接待一個日本記者事。那時我和郭先生住在馬迭爾三樓，在樓

下另有一間應接室，所有訪他的客人都先由我招待在應接室坐。這個是日本東京日日新聞的記者姓本田，那天上午十點他來的，我把片子拿給郭先生，他說，請他等一下。我就給本田要了一杯咖啡，在應接室陪他聊天。偏巧那天郭先生預約了好多客人，如蔡通升，張景惠之類。一直到下午四點，還沒有時間接見那位記者。幸而下午三點，國際協報記者王研石，國聞社記者高元禮也都來訪郭先生，我才又把片子拿上去提醒，請上去談話。本田這種精神，以中國記者說，我還沒有見過。小鬼們在工作上的認真，以後藤、本田，都值得我們效法。

我們為提倡西洋雜誌文體起見，決定把徵文繼續下去。合格的稿件刊登後酌致薄酬至少千字八百元，每篇最好請勿超過五千字。題目如下：

## 西風繼續徵文啟事

### (一) 我的職業生活

歡迎醫生，律師，工程師，工廠男女職工，傭婦，茶房，舞女，女招待，妓女，會計師，銀行行員，兵士，農夫，新聞記者，嚮導女，乞丐，流浪兒，奶奶，議士，海關關員，稅務人員，司機，郵局職員，公務員，經理，大官，老闆，商店老板，小職員，大學教授，保險掮客，傳教士，學生，和尚，道士，尼姑，苦力，電話接線生，畫家，詩人，藝術家，音樂家，警察，司閽者，清道夫，洋行職員，法官，獄吏，推事，社會工作者，裁縫，鞋匠……各色人等。目的在打破各種職業部門間的隔閡，增進各界人士彼此的了解。

### (二) 我的

(三) 如果我是

## 重慶版書半價

茲為紀念西風遷滬出版，特將西風社及光半月刊社					
重慶版（用土紙印者）新書數種，優待讀者半價發售。					
有意者可向上海西風社或重慶學田灣新邨十一號西風社					
辦事處接洽。					
書名一定價一半價一航郵費一計共					
天才夢	五五〇元	二七五元	一〇八元	三八三元	
光明之路	八〇〇元	四〇〇元	二〇二元	六〇二元	
我愛講的故事	八五〇元	四五元	一八六元	六一一元	
阿丹諾之鐘	五五〇元	二七五元	一〇八元	三八三元	

# 兩枝筆的生涯

聲公

## ——我的職業生活——

『你看不起我的職業生活嗎？』我氣得從藤椅上跳起來，把手上的西風向地上拼命一擲。如其有鬚子，這時刻該也豎起來了。

真的，我看再看西風繼續徵文啓事：

### (一) 我的職業生活

歡迎醫生，律師，工程師，工廠男女職工，傭婦，茶房，舞女，女招待，妓女，會計師，銀行員，兵士，農夫，新聞記者，嚮導女，乞丐，流浪兒，奶奶，護士，海關關員，稅務人員，司機，郵局職員，公務員，經理，大官，閑佬，商店老板，小職員，大學教授，保險掮客，傳教師，學生，和尚，道士，尼姑，苦力，電話接線生，畫家，詩人，藝術家，音樂家，警察，司闈者，清道夫，洋行職員，法官，獄吏，推事，社會工作者，裁縫，鞋匠……各色人等參加。目的在打破各職業部門間的隔閡，增進各界人士彼此的了解。

這啓事裏面許多名堂，却沒有我的職業生活：有新聞記者了，為什麼偏沒有編輯？有大學教授和學生，為什麼

沒有中學教員？是我太小器吧？啓事上面已有『各色人等』的字樣了。不！沒有寫出來，至少至少是編者腦海裏不常常有這種職業生活的人了。好，即使你認爲我太小器也罷，正如我不能禁止你認爲我太小器一樣，你也不能禁止我認爲編者看我的職業生活不起啊！

你看不起我的職業生活嗎？我偏要給你寫。

★ ★

告訴你，我過的是兩枝筆的生涯。

是那兩枝筆呢？毛筆，粉筆。

因為我是編輯，用紅墨水和墨都要毛筆；因為我是中學教員，張大嘴巴講解時便要用粉筆了。

這就是兩枝筆的生活，是我目前的職業生活。不，是我的事業。早上坐在東一堆書稿，西一堆文章的辦公廳，對着漿糊，墨硯，紅墨水，剪刀。大闊大點，大裁大割，好的要，壞的丟，看的是文字，寫的是文字，剪的是文字，丟的也是文字，這是用毛筆的編輯生涯。

吃過中飯，毛筆丟開。腋下夾着文卷和講義，跑到學校。一杯開水擺着龍門陣。鈴聲過後十分鐘，待學生午睡

惺忪的走進課室，便精神抖擻地拿三枝粉筆走到課室去。在黑板上寫滿了，張着嘴巴講，擦乾，再寫，再講，又再擦……惟恐不患肺癆的來一頓豐富的粉筆午餐，這是用粉筆的教師生涯。

★ ★ ★

你以為我因職業生活被看不起而叫苦麼？不，你過分聰明了！我斷不叫苦，也不抱怨。我不是在上面說過嗎？這是我目前的職業生活，也就是我的事業。

在這一切失調的社會裏，職業和事業的合一並不容易。許多人當窮苦公務員祇贏得吃兩餐；或在銀行商行得較多的收入而過着很好的生活。然而，那却祇是一份職業而不是他的事業。事業是要依個人興趣，志願與專長去自由發展的。職業生活無論如何舒適，精神總感到不痛快；惟有事業與職業合一的人，雖則過着辛苦的生活和微薄的收入，他總覺得快樂。

這番話，你明白你過分聰明了。我不特不是向你叫苦，反而是告訴你我怎樣快樂地過職業生活呢。

★ ★ ★

三年了，我一個唸政治的人，到什麼地方都離不開一個『編』字。某省政府的編譯，某省方通訊社的編輯，某刊社的編輯委員，到如今，還是出版社的編輯。整天是墨筆，紅筆，剪刀，糨糊的生活。

是那一位當科長的紅得發紫的班友向我笑：『喂，三年了，你老兄還是一個編輯。』對於他，我沒有話，祇笑一笑。

另一位做商人的闊得怕人的同學關切地問：『你唸政治，為什麼老愛過粉筆生涯？』對他，我也沒有話，祇笑

一笑。

前者我認為有心利祿而無心事業，後者我認為他的政治觀念太庸俗。

我往往當他們冷靜之後向他發問：『有基礎的事業是否三年五年便成功的？』『是否做官才是政治？』

答案呢？『你太遠視了，這動亂的時代，那裏有三十年的人生計劃？』『你太高超了，在中國，不當官那裏可以談政治？』

除了遠視，高超的批評之外，我有時接受到的評語是荒唐，幻想。

我的職業生活正是遠視，高超，荒唐和幻想的結晶品。你明白這話，我才可以告訴你我是怎樣快樂地過我的職業生活。

早在大學，我就愛編了；更早在小學，我就愛寫了。小學生的我，是壁報的編輯委員，初中的我，是報紙副刊的投稿人，到大學更爽快大胆地和同學辦雜誌。然而，那時候還是嘗試嘗試的。畢業了，拿着墨筆，當某省政府的編譯，通訊社的編輯。住在市郊以西的通訊社，清晨四時

半起來，跑四十分鐘路趕五時半的火車，到市郊以北的省府所在地。坐上辦公廳，拿着墨筆，剪刀，替省府編些宣傳政令的小冊，寫些應酬式的演詞和文章，五時下班又趕火車入市。免不了初出社會的循例應酬，九時多才返通訊社，又是紅筆，墨筆，剪刀，寫稿和剪裁各地刊載了的通訊。每見到文章刊在報章上，愉快的心情把辛苦掩蓋了。

『傻瓜！這分明是一樁辛苦的事啊！』你會這麼說。

是的，我不能否認那是辛苦的生活，拿着普通公務員的收入，而要這麼樣日夜辛勤地做着。然而，一個人能够依自己志願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能够發揮自己的長處，那該是快樂的。何況，誰都知道文化事業對社會進步的重要。任何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做一樁值得重視的事業啊！

所以，到如今我還是很快樂地編着，東一堆書稿，西一堆文章，甚而要跑到排字間，澆字房，傷腦筋，污衣裳；或許趕着出一本書，晚間也來做校對工作。何苦呢？然而我不忘記，這是事業，是以影響人類社會的文化事業。當然，如其我更有了錢，如其我也有一種甚麼思想而辦一個文化機關，我的政治成就也許不會見得比當秘書科長來得少吧？

★

★

★

三年了，我一個唸政治的人，到什麼地方也拋不掉一枝粉筆。

作育青年的工作，不論是史太林，是羅斯福，是英國

父，是希特勒，都承認其對人類的影響，承認其意義和偉大。這不是做官，然而從教育影響政治與從文化影響政治比之秘書科長力量大得多；從教育與文化做政治基礎，是歷史上舉不勝舉的先例。

我愛教育工作，固然是我愛事業，尤其是我愛青年。我是青年，我更愛青年。青年是那末純真，坦白。一切心底的話，一切腦裏的思想，他們都向你說。我愛看上課時望着自己的亮晶晶的眼珠，我愛看講授得動情時學生們的悲戚與笑臉；我愛聽學生請教時溫柔和真誠的語句；學生關懷自己聖潔坦白的心懷。當我病了，他們來慰慰問的時候，使我感覺比一切都來得甜蜜；當我和他們玩要的時候，那活潑天真的樣子，使我比任何一個人來得更年青；當我講說自己對人生的理想與需要戰友的時候，看到他們深深首肯和信任的表情，使我的雄心，比一個在廣場上煽動民衆的政治家來得更勇敢。

如其爲社會設想，我爲什麼不造就一輩青年？如其爲政治，我爲什麼不先做對青年的工作？

★

★

★

是爲了社會，是爲了事業，我不惜自己微薄的體力，幹這終日辛苦的兩枝筆的生活。我討厭不做官就沒有政治的利祿心，我討厭以文化教育爲非政治的觀念太庸俗！（即使閱者還以爲這是呆人的想法，以爲我是太自大了。張着眼睛看吧：若干年後，一個能有計劃地去做的大的人，會有他底事業發展的。）

## 兩情但依依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的仰慕者，敬佩你，已經不是一朝一夕了。你是智慧的秋色裏，玲瓏宜人。——我沉思了好久，簡直還猜不着寫這字的人究竟是誰。她的言語，如此的耐人尋味。一明月，遍照宇宙間的繁華城市，和冷淡了深山幽谷的每一角落。我已

往的一件事，老是在心坎上不斷的盪漾着。在神經系統裏盤旋着。今天大膽的同你說出，請你原諒我這幼稚的心靈罷！

我是一個不幸中的大幸者。在十六歲的時候，因為烽煙籠罩了整個國家的每一國民，於是，我便犧牲了我的學業，拋棄了我的慈母的愛，忍痛而愉快的踏上這遙遠的征途。

在K城受了一年的技術訓練。

這短短的時間內，所學的技術，當然是談不到優良的程度的。但是，因為當年的緬甸邊境，屢受敵人的威脅，就把我調到這別有風味的國外去工作了。後來，因為時局的變遷，穿過了敵人的槍林彈雨之間，脫險回國，在滇省C縣服務。

去年秋天的一個碧空無雲的天氣裏，從我的外衣口袋中，發現着這樣的幾行字：「可望不可即，兩情但依依。」相對默無言，原宜惜寸陰。精神益求進，形影益疏離。感

寫這字的人究竟是誰。她的言語，如此的耐人尋味。一瞬間，從我面前來了一個紳士的太太，向我神秘的微微一笑，慢慢的過去了。

唔，我憶起了。她姐姐的大小姐，不是常常和她在一起唱着清脆甜蜜的歌嗎？那小姐今年正是二八妙齡，在C縣中學讀書。她父親在S縣當××隊長。家裏只有一個母親和她。她的人才，雖然比不上嫦娥仙子，但是，也還在一級之上。學問在該校中也不算落伍。她活潑的神情，嫵媚的姿態，溫柔的言語聲——種種都足以引人發生愛感。她常到她姨媽家裏，也就是我們住的地方的隔壁。她姨媽對於我的性情，也認識得相當清楚的。所以，我想那字條一定是那小姐所寫的無疑的了。因為我在工作之外，不常與當地人民接近。而人家的認識我，也是微乎其微。這字的來源，就從這裏確定了。

C縣是一個舊式的城市，人民的頭腦，似乎還是相當的古老，到處都充滿着專制的習氣，一切也較交通線上不同。尤其是男女間的界限，特別嚴重。簡直互相講話的餘地都沒有。這哪裏是現代的青年人永久的住宿地呢？××小姐，她曾經向她的母親要求，要到昆明去讀書。